

中國歷代禁書

李孟材題

第八七卷

清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此
物
乃
是
一
種
新
式
之
電
池
也
其
功
用
甚
大
且
價
格
亦
甚
廉
宜
也
凡
欲
購
者
請
向
本
行
接
洽
可
也
此
佈

◎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◎ 主编 李肇翔

中国历代禁书

第八七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八七卷）

十二樓

（二）

◎清 李漁 著

第四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

仕客、富商走到，净莲惊诧不已，问他甚么来由，忽然举此善念。况且湖广、山西相距甚远，为甚么不曾相约，恰好同日光临，其中必有原故。那位仕客道：『有一桩极奇的事，说来也觉得耳目一新。下官平日极好神仙，终日讲究的都是延年益寿之事。不想精诚之念，感格上清，竟有一位真仙下降，亲口对我讲道：「某处地方新建一所道院，规模已具，只少大殿一层。那位观主乃是真仙谪降，不久就要飞升。你既有慕道之心，速去做了这桩善事，后来使你长生者，未必不是此人力。」下官敬信不过，就求他限了日期，要在今月某日起工，次月某日竖造，某月某日告成。告成之日，观主方来，与他见得一面，就是因缘，不怕后来不成正果。故此应期而来，不敢违了仙限。』

那位富商，虽然与他齐到，却是萍水相逢，不曾见面过的。听他说毕，甚是疑心，就盘问道：『神仙乃是虚幻之事，毕竟有些征验，才信得他，怎见得是真仙下降？焉知不是本观之人，要你替他造殿。假作这番诳语，也未可知。』仕客道：『若没有征验，如何肯信服他？只因所见所闻，都是神奇不测之事，明明是个真仙，所以不敢不信。』富商道：『何所见闻，可好略说一说？』

仕客道：『他头一日来拜，说是天上的真人。小价不信，说他言语怪诞，不肯代传。他就在大门之上，写了四个字云：』

回道人拜。

临行之际，又对小价道：「我是他的故人，他见了拜帖，自然知道。我明日此时，依旧来拜访，你们就不传，他也会出来的了，不劳如此相拒。」小价等他去后，舀一盆热水，洗刷大门。谁想费尽气力，只是洗刷不去，方才说与下官知道。下官不信，及至看他洗刷，果如其言。只得唤个木匠，叫他用推刨刨去。谁想刨去一层，也是如此；刨去两层，也是如此。把两扇大门，都刨穿了，那几个字迹，依然还在。下官心上才有一二分信。晓得「回道人」三字，是吕纯阳的别号，就分付小价道：「明日再来，不可拒绝，我一定要见他。」及至第二日果来，下官连忙出接。见他脊背之上，负了一口宝剑，锋芒耀日，快不可当。腰间系个小小葫芦，约有三寸多长，一寸多大。下官隔了一段路，先对他道：「你既是真仙，求把宝剑脱下，暂放在一边，才好相会。如今有利器在身，焉知不是刺客？就要接见，也不敢接见了。」他听了这句话，就不慌不忙，把宝剑脱下，也不放在桌上，也不付与别人，竟拿来对着葫芦，缓缓的插将进去。不消半刻，竟把三尺龙泉，归之乌有，只剩得一个剑把塞在葫芦口内，却像个壶顶盒盖一般。你说这种光景，叫我如何不信？况且所说的话，又没有一毫私心，钱财并不经手，叫下官自来起造，无非要安置三清。这是眼见的功德，为甚么不肯依他？」说完之后，又问那位富商：「你是何所见而来，也有甚么征验否？」

富商道：「在下并无征验。是本庵一个长老募缘募到敝乡，对着舍下的门终日参禅打坐，不言不语。只有一块粉板倒放在面前，写着几行字道：

募起大殿三间，不烦二位施主。钱粮并不经手，即求檀越就往监临，功德自在眼前，果报不须身

后。

在下见他坐了许久，声色不动，知道是个禅僧，就问他宝山何处，他方才说出地方。在下颇有家资，并无子息。原有好善之名，又见他化钱财，单求造殿，也知道是眼见的功德。故此写了缘簿，打发他先来。他临行的时节，也限一个日期，要在某日起工，某日建造，某日落成，与方才所说的不差一日。难道这个长老与神仙约会的不成？叫他出来一问就明白了。』

净莲道：『本庵并无僧人在外面抄化，或者他说的地方，不是这一处，老善人记错了。这一位宰官，既然遇了真仙，要他来做善事。此番盛事，自当乐从。至于老善人所带之物，原不是本庵募化来的，如何辄敢冒认？况且尼姑造殿，还该是尼姑募缘，岂有假手僧人之理？清净法门，不当有此嫌疑之事，尊意决不敢当。请善人赍了原金，往别处去访问。』

富商听了，甚是狐疑，道：『他所说的话，与本处印正起来，一毫不错，如何又说无干？』只得请教于仕客。仕客道：『既发善心，不当中止。即使募化之事，不出于他，就勉强做个檀越，那也不叫做烧香塑佛。』

富商道：『也说得是。』两个宿了一晚，到第二日起来，同往前后左右踱了一会，要替他选择基址，估算材料，好兴土木之工。不想走到一个去处，见了一座法身，又取出一件东西，仔细看了一会，就惊天动地起来，把那位富商吓得毛发俱竖，口中不住的念道：

奉劝世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你说走到那一处，看见那一座法身，取出一件甚么东西，就这等骇异？原来罗汉堂中，十八尊法像里面，有一尊的面貌，竟与募化的僧人纤毫无异。富商远远望见，就吃了一惊。及至走到近处，又越看越像起来。怀中抱了一本簿子，与当日募缘之疏，又有些相同。取下来一看，虽然是泥做的，却有一条红纸，写了一行大字夹在其中，就是富商所题的亲笔。你说看到此处，叫他惊也不惊？骇也不骇？信服不信服？就对了仕客道：『这等看起来，仙也是真仙，佛也是真佛，我们两个，喜得与仙佛有缘。只要造得殿成，将来的果报，竟不问可知了。』仕客见其所见，闻其所闻，一发敬信起来。

两个刻日兴工，昼夜催督，果然不越限期。到了某月某日，同时告竣。连一应法像，都装塑起来。正在落成，忽有一位方士走到。富商、仕客见他飘飘欲仙，不像凡人的举动，就问：『是那一位道友？』净莲道：『就是本观的观主，道号归正。回去葬了二亲，好来死心塌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。』仕客见说是他，低倒头来，就是四拜，竟把他当了真仙。说话之间，一字也不敢褻狎，求他取个法名，收为弟子，好回去遥相顶戴。归正一一依从。富商也把净莲当做活佛顶礼，也求他：『取个法名，备而不用，万一佛天保佑，生个儿子出来，就以此名相唤，只当是莲花座下之人，好使他增福延寿。』净莲也一一依从。两下备了素斋，把仕客、富商款待了几日，方才送他回去。

这一尼一道，从此以后，就认真修炼起来。不上十年，都成了气候。俗语道得好：『浪子回头金不

换。』但凡走过邪路的人，归到正经路上，更比自幼学好的不同，叫做大悟之后，永不再迷。那里还肯回头，做那不端不正的事？净莲与归正隔了一墙，修行十载，还不知这位道友是个拐子出身。直等他悟道之后，不肯把诳语欺人，说出以前的丑态，才知道他素行不端，比青楼出身更加污秽。所幸回头得早，不曾犯出事来。改邪归正的去处，就是变祸为祥的去处。

净莲问归正道：『你以前所做的事，都曾讲过，十件之中，我已知道八九，只是造殿一事，我至今不解。为甚么半年之前，就拿定有人捐助，到后来果应其言？难道你学仙未成，就有这般的妙术？』归正道：『不瞒贤弟讲，那些勾当，依然是拐子营生。只因贼星将退，还不曾离却命宫，正在交运接运之时，所以不知不觉，又做出两件事来，去拐骗施主。还喜得所拐所骗之人，都还拐骗得起，叫他做的，又都是作福之事，还不十分罪过。不然，竟做了个出乖露丑的冯妇，打虎不死，枉被人笑骂一生。』净莲道：『那是甚么骗法？难道一痕的字迹，写穿了两扇大门；寸许的葫芦，摄回了三尺宝剑；与那役鬼驱神、使罗汉带缘簿出门替人募化的事，也是拐子做得来的？』

归正道：『都有原故。那些事情，做来觉得奇异，说破不值半文。总是做贼的人，都有一番贼智，使人测度不来。又觉得我的聪明，比别人更胜几倍。只因要起大殿，舍不得破费己资，故此想出法来，去赚人作福。知道那位仕客平日极信神仙，又知道那位富商生来极肯施舍，所以做定圈套，带两个徒弟出门，一个乔扮神仙，一个假妆罗汉，遣他往湖广、山西，各行其道。自己回家葬亲，完了身背之事。不想神明

呵护，到我转来之日，果应奇谋。这叫做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」。天也助一半，人也助一半，不必尽是诓骗之功。」就把从前秘密之事，一齐吐露出来，不觉使人绝倒。

原来门上所题之字，是龟溺写的。龟尿入木，直钻到底，随你水洗刀削，再弄他不去。背上所负之剑，是铅锡造的，又是空心之物。葫芦里面预先贮了水银，水银遇着铅锡，能使立刻销融。所以插入葫芦，登时不见。至于罗汉的法身，就是徒弟的小像，临行之际，定要改塑一尊，就是为此。写了缘簿，就寄转来，叫守院之人裹上些泥土，塞在胸前。所以富商一见，信杀无疑，做了这桩善事。

净莲听到此处，就张眼吐舌，惊羨不已。说他：『有如此聪明，为甚么不做正事？若把这些妙计，用在兵机将略之中，分明是陈平再出，诸葛复生，怕不替朝廷建功立业？为甚么将来误用了？』可见国家用人，不可拘限资格。穿窬草窃之内，尽有英雄；鸡鸣狗盗之中，不无义士。恶人回头，不但是恶人之福，也是朝廷当世之福也。

后来归正、净莲一齐成了正果。飞升的飞升，坐化的坐化。但不知东西二天，把他安插何处，做了第几等的神仙，第几尊的菩萨？想来也在不上不下之间。最可怪者：山西那位富商，自从造殿之后，回到家中，就连生三子。湖广那位仕客，果然得了养生之术，直活到九十余岁，才终天年。穷究起来，竟不知是甚么原故。

可见做善事的，只要自尽其心，终须得福。不必问他是真是假，果有果无。不但受欺受骗，原有妆聋

做哑的阴功；就是被劫被偷，也有失财得福的好处。世间没有温饱之家，何处养活饥寒之辈？失盗与施舍，总是一般，不过有心无心之别耳。

评：

贝去戎一生事迹，乃本传之正文，从前数段，不过一冒头耳。正文之妙，自不待言；即冒头中无限烟波，已令人心醉目饱。山水之喻，奇矣，又复继以阴晴；阴晴之譬，妙矣，又复继以投诚纳款。以投诚纳款喻回头，可谓穷幽极奥，无复遗蕴矣，乃又有行路一段，取譬更精。无想不造峰巅，无语不臻堂奥。我不知笠翁一副心胸，何故玲珑至此。然尽有玲珑其心，而不能玲珑其口；玲珑其口，而不能玲珑其手者。即有妙论奇思，无由落于纸上，所以天地间快人易得，快书难得，天实有以限之也。今之作者，无论少此心胸；即有此心胸，亦不能有此口与手。读《十二楼》以后，都请搁笔可也。如必欲效颦，须令五丁入腹，遍凿心窍，使之彻底玲珑，再出而镂其手口，庶可作稗官后劲耳。

萃雅樓

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

诗云：

岂是河阳县，还疑碎锦坊。

贩来常带蕊，卖去尚馀香。

价逐蜂丛踊，人随蝶翅忙。

王孙休惜费，难买是春光。

这首诗，乃觉世稗官二十年前所作。因到虎丘山下卖花市中，看见五采陆离，众香芬馥，低回留之不能去。有个不居奇货、喜得名言的老叟，取出笔砚来索诗，所以就他粉壁之上，题此一律。市廛乃极俗之地，花卉有至雅之名。『雅俗』二字，从来不得相兼，不想被卖花之人。趁了这主肥钱，又享了这段清福。所以诗中的意思极赞羨他。生意之可羨者，不止这一桩，还有两件贸易与他相似。那两件：书铺，香铺。这几种贸易，合而言之，叫做『俗中三雅』。开这些铺面的人，前世都有些因果。只因是些飞虫走兽托生，所以如此，不是偶然学就的营业。是那些飞虫走兽？

开花铺者，乃蜜蜂化身。

开书铺者，乃蠹鱼转世。

开香铺者，乃香麝投胎。

还有一件生意最雅，为甚么不列在其中？开古董铺的，叫做『市廛清客』，帽子文人，岂不在三种之上？只因古董铺中，也有古书，也有名花，也有沉檀、速降，说此三件，古董就在其中，不肯以高文典册、异卉名香作时物观也。说便这等说，生意之雅俗，也要存乎其人。尽有生意最雅，其人极俗；在书史花香里面过了一生，不但不得其趣，倒厌花香之触鼻，书史之闷人者，岂不为书史花香之累哉？这样人的前身，一般也是飞虫走兽，只因他止变形骸，不变性格，所以如此。蜜蜂但知采花，不识花中之趣劳碌一生，徒为他人辛苦。蠹鱼但知蚀书，不得书中之味，老死其中，止为残编殉葬。香麝满身是香，自己闻来不觉。虽有芬脐馥卵，可以媚人，究竟是他累身之具。这样的人，不是『俗中三雅』，还该叫他做『雅中三俗』。

如今说几个变得完全、能得此中之趣的，只当替斯文交易挂个招牌，好等人去下顾。只是一件，另有一个美色招牌，切不可挂；若还一挂，就要惹出事来。奉劝世间标致店官，全要以谨慎为主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个少年：一姓金，字仲雨；一姓刘，字敏叔。两人同学攻书，最相契厚。只因把杂技分心，不肯专心举业，所以读不成功。到二十岁外，都出了学门，要做贸易之事。又有个少而更少的朋友，是扬州人，姓权字汝修，生得面似何郎，腰同沈约，虽是男子，还赛过美貌的妇人。与金、刘二君，都有后庭之好。金、刘二君，只以交情为重，略去一切嫌疑。两个朋友合着一个龙阳，不但醋念不生，反借他为联络形骸之具。

人只说他两个增为三个，却不知道三人并作一人。大家商议道：『我们都是读书朋友，虽然弃了举业，却还要择术而行。寻些斯文交易做做，才不失文人之体。』就把三十六行的生意，件件都想到，没有几样中意的。只有书铺、香铺、花铺、古董铺四种。个个说通，人人道好，就要兼并而为之。竟到西河沿上，赁了三间店面，打通了并做一间。中间开书铺，是金仲雨掌管；左边开香铺，是权汝修掌管；右边开花铺，又搭着古董，是刘敏叔掌管。后面有进大楼，题上一个匾额，叫做『萃雅楼』。结构之精，铺设之雅，自不待说。每到风清月朗之夜，一同聚啸其中，弹的弹，吹的吹，唱的唱，都是绝顶的技艺，闻者无不消魂。没有一部奇书，不是他看起；没有一种异香，不是他烧起；没有一本奇花异卉，不是他赏玩起。手中摩弄的，没有秦汉以下之物；壁间悬挂的，尽是宋唐以上之人。受用过了，又还卖出钱来。越用得旧，越卖得多。只当普天下人出了银子，买他这三位清客在那边受享。

金、刘二人各有家小，都另在一处。独有权汝修未娶，常宿店中，当了两人的家小，各人轮伴一夜，名为守店，实是赏玩后庭花。日间趁钱，夜间行乐。你说普天之下，那有这两位神仙？合京师的少年，没有一个不慕，没有一个不妒。慕者慕其清福，妒者妒其奇欢。

他做生意之法，又与别个不同。虽然为着钱财，却处处存些雅道。收贩的时节，有三不买；出脱的时节，有三不卖。那三不买？低货不买，假货不买，来历不明之货不买。他说：『这几桩生意，都是雅事。若还收了低假之货，不但卖坏名头，还使人退上门来，有多少没趣。至于来历不明之货，或是盗贼劫来，

或是家人窃出，贪贱收了，所趁之利不多，弄出官符口舌，不但折本，还把体面丧尽。麻绳套颈之事，岂是雅人清客所为？』所以把这三不买，塞了忍气受辱之源。

那三不买？太贱不卖，太贵不卖，买主信不过不卖。『货真价实』四个字，原是开店的虚文，他竟当了实做事。所讲的数目，虽不是一口价，十分之内，也只虚得一二分。莫说还到七分，他断然不肯。就有托熟的主顾，见他说这些，就还这些；他接到手内，也秤出一二分还他，以见自家的信行。或有不曾交易过的，认货不确疑真作假，就兑足了银子，他也不肯发货。说：『将钱买疑惑，有甚么要紧？不如别家去看。』他立定这些规矩，始终不变。

初开店的时节，也觉得生意寥寥，及至做到后来，三间铺面的人，都挨挤不去。由平民以至仕宦，由仕宦以至官僚，没有一种人不来下顾。就是皇帝身边的宫女，要买名花异香，都分付太监，叫到萃雅楼上去；其驰名一至于此。

凡有官僚仕宦往来，都请他楼上坐了，待花已毕，然后取货上去，待他评选。那些官僚仕宦见他楼房精雅，店主是文人，都肯破格相待。也有叫他立谈的，也有与他对坐的。大约金、刘二人立谈得多，对坐得少；独有权汝修一个，虽是平民，却像有职分的一般，次次与贵人同坐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他年纪幼少，面庞生得可爱，上门买货的仕宦，料想没有迂腐之人，个个有龙阳之好。见他走到面前，恨不得把膝头做了交椅，搂在怀中说话，岂忍叫他侧身而立，与自己漠不相关？所以对坐得多，立谈得少。

彼时，有严嵩相国之子严世蕃，别号东楼者，官居太史，威权赫奕。偶然坐在朝房，与同僚之人说起书画古董的事。那些同僚之人，都说萃雅楼上的货物，件件都精，不但货好，卖货之人也不俗。又有几个道：『最可爱者，是那小店官，生得冰清玉润。只消他坐在面前，就是名香，就是异卉，就是古董书籍了，何须看甚么货！』东楼道：『莲子胡同里面少了标致龙阳，要到柜台里面去取？不信市井之中，竟有这般的尤物。』讲话的道：『口说无凭，你若有兴趣，同去看就是了。』东楼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等退朝之后，大家同去走一遭。』

只因东楼口中说了这一句，那些讲话的人，一来要趋奉要津，使自己说好的他也说好，才见得气味相投；二来要在铺面上讨好，使他知道权贵上门，预先料理；若还奉承得到这一位主顾，就抵得几十个贵人，将来的生意不小。自己再去买货，不怕不让些价钱。所以都分付家人，预先走去知会，说：『严老爷要来看货，你可预先料理。这位仕宦不比别个，是轻慢不得的。莫说茶汤要好，就是送茶陪坐的人，也要收拾收拾，把身材面貌打扮齐整些。他若肯说个「好」字，就是你的时运到了。难道一个严府，抵不得半个朝廷？莫说趁钱，就要做官做吏也容易。』

金、刘二人听到这句说话，甚是惊骇，说『叫我准备茶汤，这是本等；为甚么说到陪坐之人，也叫他收拾起来？他又不是跟官的门子，献曲的小唱，不过因官府上楼，没人陪话。叫点点货物，说说价钱。谁知习以成风，竟要看觑他起来？照他方才的话，不是看货，分明是看人了。想是那些仕宦在老严面前极口

形容，所以引他上门，要做「借花献佛」之事。此老不比别个，最是敢作敢为。他若看得中意，不是隔靴搔痒、夹被摩疼，就可以了得事的，毕竟要认真舞弄。难道我们两个家醋不吃，连野醋也不吃不成？」私自商议了一会，又把汝修唤到面前，叫他自定主意。汝修道：「这有何难。待我预先走了出去，等他进门，只说不在就是了。做官的人只好逢场作戏，在同僚面前逞逞高兴罢了。难道好认真做事，来追拿访缉我不成？」金、刘二人道：「也说得是。」就把他藏过一边，准备茶汤伺候。

不上一刻，就有三四个仕宦随着东楼进来。仆从多人，个个如狼似虎。东楼跨进大门，就一眼觑着店内，不见有个小官，只说他上楼去了。及至走到楼上，又不见面，就对众人道：「小店官在那里？」众人道：「少不得就来。没有我辈到此，尚且出来陪话，天上掉下一位福星，倒避了开去之理？」

东楼是个奸雄，分外有些诡智：就晓得未到之先，有人走漏消息，预先打发开去了。对着众人道：「据小弟看来，此人今日决不出来见我。」众人心上都说：「知会过的，又不是无心走到，他巴不得招揽生意，岂肯避人？」那里知道，市井之中，一般有奇人怪士，倒比纱帽不同：势利有时而轻，交情有时而重。宁可得罪权要，不肯得罪朋友的。众人因为拿得稳，所以个个肯包，都说：「此人不来，我们愿输东道，请赌一赌。」东楼就与众人赌下，只等他送茶上来。

谁想送茶之人，不是小店官，却是个跣背的老仆。问他：「小主人在那里？」老仆回话道：「不知众位老爷按临，预先走出去了。」众人听见，个个失色起来，说：「严老爷不比别位，难得见面的，快去寻他

回来，不可误事。』老仆答应一声，走了下去。不多一会，金、刘二人走上楼来，见过了礼，就问：『严老爷要看的是那几种货物？好取上来。』东楼道：『是货都要看，不论那一种。只把价高难得、别人买不起的，取来看就是了。』二人得了这句话，就如飞赶下楼去，把一应奇珍宝玩、异卉名香，连几本书目，一齐搬了上来，摆在面前，任凭他取阅。

东楼意在看人，买货原是末着。如今见人不在，虽有满怀怒气，却不放一毫上脸。只把值钱的货物，都拣在一边，连声赞好。绝口不提『小店官』三字。拣完之后，就说：『这些货物，我件件要买。闻得你铺中所说之价，不十分虚诬。待我取回去，你开个实价送来，我照数给还就是了。』金、刘二人只怕他为人而来，决不肯舍人而去，定有几时坐守，守到长久的时节，自家不好意思。谁想他起身得快，又一毫不恼，反买了许多货物，心上十分感激他。就连声答应道：『只愁老爷不用，若用得着，只管取去就是了。』东楼分付管家，收取货物，入袖的入袖，上肩的上肩，都随了主人，一齐搬着出去。东楼上轿之际，还说几声『打搅』，欢欢喜喜而去。

只有那些陪客，甚觉无味，不愁输了东道，只怕东楼不喜。因这小事料不着，连以后的大事都不肯信任他。这是患得患失的常态。

作者说到此处，不得不停一停，因后面话长，一时讲不断也。

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

金、刘二人等东楼起身之后，把取去的货物，开出一篇帐来，总算一算。恰好有千金之数。第二三日不好就去领价，直到五日之后，才送货单上门。管家传了进去，不多一会，就出来回覆说：『老爷知道了。』金、刘二人晓得官府的心性比众人不同，取货取得急，发价发得缓，不是一次就有的，只得走了回去。过上三五日，又来领价，他回覆的话仍照前番。

从此以后，伙计二人，轮班来取。或是三日一至，或是五日一来，莫说银子不见一两，清茶没有一杯，连回覆的说话。也贵重不过。除『知道了』三字之外，不曾增出半句话来。心上思量道：『小钱不去，大钱不来。领官府的银子，就像烧丹炼汞一般，毕竟得些银母，才变化得出，没有空烧白炼之理。门上不用个纸包，他如何肯替你着力？』就秤出五两银子，送与管事家人，叫他：『用心传禀；领出之后，还许抽分，只要数目不亏，就是加一扣除也情愿。』

家人见他知窍，就露出本心话来说：『这主银子，不是二位领得出的。闻得另有一位店官，生得又小又好，老爷但闻其名，未识其面。要把这宗货物做了当头，引他上门来相见的。只消此人一到，银子就会出来。你们二位都是有窍的人，为甚么丢子钥匙不拿来开锁，倒用铁丝去搯？万一搯了簧，却怎么处？』二人听了这些话，犹如大梦初醒，倒惊出一身汗来，走到旁边去商议说：『我们两个反是弄巧成拙了。那是等他见一面，倒未必取货回来。谁知道「货」者，祸也；如今得了货，就要丢了人；得了人，就要丢

了货。少不得有一样要丢，还是丢货的是，丢人的是？」想了一会，又发起狠来道：「千金易得，美色难求，还是丢货的是。」定了主意，过去回覆管家说：「那位敝伙计，还是个小孩子，乃旧家子弟。送在店中学生意的，从来不放出门，恐怕他父母计较。如今这主银子，随老爷爷也得，不发也得，决不把别人家儿女，拿来换银子用。况且又是将本求利，应该得的。我们自今以后，再也不来了。万一有意外之事，偶然发了出来，只求你知会一声，好待我们来取。」

管家笑一笑道：「请问二位，你这银子不领，宝店还要开么？」二人道：「怎么不开？」管家道：「何如！既在京师开店，如何恶识得当路之人？古语道得好：「穷不与富敌，贱不与贵争。」你若不来领价，明明是仇恨他，羞辱他了。这个主子可是仇恨得、羞辱得的？他若要睡人妻子，这就怪你不得，自然拼了性命要拒绝他；如今所说的，不过是一位朋友，就送上门来与他赏鉴赏赏，也像古董、书画一般，弄坏了些。也不十分减价，为甚么丢了上千银子，去换一杯醋吃？况且丢去之后，还有别事出来，决不使你安稳。这样有损无益的事，我劝你莫做。」二人听到此处，就幡然自悔起来，道他讲得极是。

回到家中，先对汝修哭了一场。然后说出伤心之语，要他同去领价。汝修断然不肯，说：「烈女不更二夫，贞男岂易三主？除你二位之外，决不再去滥交一人。宁可把这些货物算在我帐里，决不去做无耻之事。」金、刘二人又把利害谏他，说：「你若不去，不但生意折本，连这店也难开，将来定有不测之祸。」汝修立意虽坚，当不得二人苦劝，只得勉强依从，随了二人同去。

管门的见了，喜欢不过，如飞进去传禀。东楼就叫快传进来。金、刘二友送进仪门，方才转去。

东楼见了汝修，把他浑身上下仔细一看，果然是北京城内第一个美童，心上十分欢喜，就问道：『你是个韵友，我也是个趣人，为甚么别官都肯见，单单要回避我？』汝修道：『实是无意偶出，怎么敢回避老爷。』东楼道：『我闻得你提琴箫管，样样都精，又会葺理花木，收拾古董。至于烧香制茗之事，一发是你的本行，不消试验的了。我在这书房里面，少一个做伴的人，要屈你常住此间，当做一房外妾，又省得我别请陪堂。极是一桩便事，你心上可情愿么？』

汝修道：『父母年老，家计贫寒，要觅些微利养亲，恐怕不能久离膝下。』东楼道：『我闻得你是孤身，并无父母，为甚么骗起我来？你的意思，不过同那两个光棍相与熟了，一时撇他不下，所以托故推辞。难道我做官的人，反不如两个铺户？他请得你起，我倒没有束修么？』汝修道：『那两个是结义的朋友，同事的伙计，并没有一毫苟且。老爷不要多疑。』

东楼听了这些话，明晓得是掩饰之词，耳朵虽听，心上一毫不理。还说与他未曾到手，情义甚疏，他如何肯撇了旧人来亲热我？就把他留在书房，一连宿了三夜。

东楼素有男风之癖。北京城内，不但有姿色的龙阳，不曾漏网一个；就是下僚里面，顶冠束带之人，若是青年有貌，肯以身事上台的，他也要破格垂青，留在后庭相见。阅历既多，自然知道好歹。看见汝修肌滑如油，豚白于雪，虽是两夫之妇，竟与处子一般，所以心上爱他不过，定要相留。这三夜之中，不知

费了几许调停，指望把『温柔软款』四个字，买他的身子过来。不想这位少年，竟老辣不过，自恃心如铁石，不怕你口坠天花。这般讲来，他这般回覆；那样说去，他那样推辞。东楼见说他不转，只得权时打发。到第四日上，就把一应货物取到面前，又从头细阅一遍，拣最好的留下几件，不中意的尽数发还。除货价之外，又封十二两银子，送他做遮羞钱。汝修不好辞得，暂放袖中，到出门之际，就送与他的家人，以见『耻食周粟』之意。

回到店中，见了金、刘二友，满面羞惭，只想要去寻死。金、刘再三劝慰，才得瓦全。从此以后，看见东楼的轿子从店前经过，就趋避不遑，惟恐他进来缠扰。有时严府差人呼唤，只以病辞。等他唤过多遭，难以峻绝。就拣他出门的日子，去空走一遭，好等门簿上记个名字。瞰亡往拜，分明以『阳虎』待之。

东楼恨他不过，心上思量道：『我这样一位显者，心腹满朝，何求不得，就是千金小姐，绝世佳人，我要娶他。也不敢回个「不」字。何况百姓里面，一个孤身无靠的龙阳，我要亲热他，他偏要冷落我；虽是光棍不好，预先钩搭住他，所以不肯改适，却也气恨不过，少不得生个法子弄他进来。只是一件，这样标致后生放在家里，使姬妾们看见未免动心；就不做出事来，也要彼此相形，愈加见得我老丑。除非得个两全之法，止受其益，不受其损，然后招他进来，始为长便。』想了一会，并没有半点机谋。

彼时有个用事的太监，姓沙，名玉成，一向与严氏父子表里为奸，势同狼狽的，甚得官家之宠。因他有痰湿病，早间入宫侍驾，一到巳刻，就回私宅调理。虽有内相之名，其实与外官无异。原是个清客出身，

最喜栽培花竹，收藏古董。东楼虽务虚名，其实是个假清客，反不如他实实在在行。

一日，东楼过去相访，见他收拾器玩，浇溉花卉，虽不是自家动手，却不住的呼僮叱仆，口不绝声，自家不以为烦。东楼听了，倒替他吃力，就说：『这些事情，原为取乐而设，若像如此费心，反是一桩苦事了。』沙太监道：『孩子没用，不由你不费心。我寻了一世馆僮，不曾遇着一个。严老爷府上若有勤力孩子，知道这些事的，肯见惠一个也好。』

东楼听了这句话，就触起心头之事。想个计较出来，回覆他道：『敝衙的人，比府上更加不济。近来北京城里出了个清客少年，不但这些事情，件件晓得；连琴棋箫管之类，都是精妙不过的。有许多仕宦，要图在身边做孩子，只是弄他不去。除非公公呼唤，他或者肯来。只是一件，此人情窦已开，他一心要弄妇人；就勉强留他，也不能长久。须是与公公一样，也替他净子下身，使他只想进来，不想出去，才是个长久之计。』沙太监道：『这有何难。待我弄个法子，去哄他进来，若肯净身就罢；万一不肯，待我把几杯药酒灌醉了他，轻轻割去此道，到醒来知觉的时节，他就不肯做太监，也长不出人道来了。』

东楼大喜，叫他及早图之，不要被人弄了去。临行之际，又叮嘱一句道：『公公自己用他，不消说得；万一到百年以后用不着的时节，求你交还荐主，切不可送与别人。』沙太监道：『那何待说。我是个残疾之人，知道有几年过？做内相的，料想没有儿子，你竟来领去就是。』

东楼设计之意，原是为。料他是个残疾之人，没有三年五载，身后自然归我，落得假手于他。一来

报了见却之仇，二来做了可常之计。见他说着心事，就大笑起来。两个弄盞传杯，尽欢而别。

到了次日，沙太监着人去唤汝修。说：『旧时买些盆景，原是你铺中的，一向没人剪剔，渐渐长繁冗了，央你这位小店官过去修葺修葺。宫里的人，又开出一篇帐来，大半是云油香皂之类，要当面交付与你，好带出来点货。』金、刘二人听了这句话，就连声招揽，叫汝修快些进去。一来因他是个太监，就留汝修过宿，也没有甚么疑心；二来因为得罪东楼，怕他有怀恨之意，知道沙太监与他相好，万一有事，也好做一枝救兵。所以招接不遑，惟恐服事不到。

汝修跟进内府，见过沙太监，少不得叙叙寒暄，然后问他有何使令。沙太监道：『修理花卉与点货入宫的话都是小事。只因一向慕你高名，不曾识面，要借此盘桓一番，以为后日相与之地。闻得你清课里面极是留心，又且长于音律，是京师里面第一个雅人，今日到此，件件都要相烦，切不可吝教。』汝修正有纳交之意，巴不得借此进身，求他护法。不但不肯谦逊，又且极力夸张，惟恐说了一件不能，要塞他后来召见之路。沙太监闻之甚喜，就分付孩子把琵琶、弦管、笙箫、鼓板之属，件件取到面前，摆下席来，叫他一面饮酒，一面敷陈技艺。汝修一一遵从，都竭尽生平之力。

沙太监耳中听了，心上思量说：『小严的言语果然不错。这样孩子，若不替他净身，如何肯服事我？与他明说，料想不肯，不若便宜行事的是。』就对侍从之人眨一眨眼。侍从的换上药酒，斟在他杯中。汝修吃了下去，不上一刻，渐渐的绵软起来，垂头欹颈，靠在交椅之上，做了个大睡不醒的陈抟。沙太监大笑

一声，就叫：『孩子们！快些动手。』

原来未饮之先，把阉割的人都埋伏在假山背后，此时一唤，就到面前。先替他脱去裊衣，把人道捏在手上，轻轻一割，就丢下地来，与獬狃狗儿吃了。等他流去些红水，就把止血的末药带热挽上，然后替他抹去猩红，依旧穿上裤子，竟像不曾动掸的一般。

汝修睡了半个时辰，忽然惊醒，还在药气未尽之时，但觉得身上有些痛楚，却不知在那一处。睁开眼来，把沙太监相了一相，倒说：『晚生贪杯太过，放肆得紧，得罪于公公了。』沙太监道：『看你这光景，身子有些困乏，不若请到书房安歇了罢。』汝修道：『正要如此。』沙太监就唤侍从之人，扶他进去。汝修才上牙床，倒了就睡，总是药气未尽的缘故。

正不知这个长觉，睡到几时才醒，醒后可觉无聊？看官们看到此时，可能勾硬了心肠，不替小店官疼痛否？

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閹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

汝修倒在牙床，又昏昏的睡去。直睡到半夜之后，药气散尽，方才疼痛起来，从梦中喊叫而醒。举手一摸，竟少了一件东西。摸着的地方，又分外疼痛不过。再把日间之事，追想一追想，就豁然大悟：才晓得结识的恩人，倒做了仇家敌国；昨日那番卖弄，就是取祸之由。思想到此，不由他不号啕痛哭。从四更哭起，直哭到天明，不曾住口。

只见到巳牌时候，有两个小内相，走进来替他道喜说：「从今以后，就是朝廷家里的人了。还有甚么官儿管得你着？还有甚么男人敢来戏弄得你？」汝修听到此处，愈觉伤心。不但今生今世，不能勾娶妻，连两位尊夫，都要生离死别，不能勾再效鸾凤了。正在恹惶之际，又有一个小内相走进来唤他说：「公公起来了，快出去参见。」汝修道：「我和他是宾主，为甚么参见起来？」那些内相道：「昨日净了身，今日就在他管下，怕你不参！」说过这一声，大家都走了开去。

汝修思量道：「我就不参见，少不得要辞他一辞，才好出去。难道不傲不睬，他就肯放你出门？」只得爬下床来，一步一步的挣将出去。挣到沙太监面前，将要行礼，他就正颜厉色分付起来。既不是昨天的面容，也不像以前的声口说：「你如今刀疮未好，且免了磕头。到五日之后，出来参见。从今以后，派你看守书房，一应古董书籍，都是你掌管。再拨两个孩子，帮你葺理花木。若肯体心服事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；稍有不到之处，莫怪我没有面情。割去臊子的人，除了我内相家中，不怕你走上天去！」

汝修听了这些话，甚觉寒心。就曲着身子禀道：『既然净过身，自然要服事公公。只是眼下刀疮未好，难以服役，求公公暂时宽假，放回去将养几日。待收口之后，进来服事也未迟。』沙太监道：『既然如此，许你去将养十日。』叫：『孩子们，领他出去，交与萃雅楼主人。叫他好生调理，若还死了这一个，就把那两名伙计割去臊子来赔我，我也未必要他。』几个小内相一齐答应过了，就扶他出门。

却说金、刘二人，见他被沙公唤去，庆幸不了，巴不得他多住几日。多显些本事出来，等沙公赏鉴赏鉴，好借他的大树遮阴。故此放心落意，再不去接他。比不得在东楼府中，睡了三夜，使他三夜不曾合眼，等不到天明，就鞦了头口去接；到不得日暮，就点着火把相迎。只因沙府无射猎之资，严家有攻伐之具。谁料常拚有事，止不过后队消亡；到如今自恃无虞，反使前军覆没。

只见几名内相扶着汝修进门，满面俱是愁容，偏体皆无血色。只说他酒量不济，既经隔宿，还情人扶醉而归。谁知他色运告终，未及新婚，早已作无聊之叹。说出被阉的情节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引得这两位情哥泪雨盆倾，几乎把全身淹没。送来的内相等不得他哭完，就催促金、刘二人：『快写一张领状，好带去回覆公公。若有半点差池，少不得是苦主偿命。』

金、刘二人怕有干系，不肯就写。众人就拉了汝修，要依旧押他转去。二人出于无奈，只得具张甘结与他：『倘有疏虞，愿将身抵。』金、刘打发众人去后，又从头哭了一场。遍访神医替他疗治，方才医得收口。

这十日之内，只以救命为主，料想图不得欢娱。直等收口之后，正要叙叙旧情，以为永别之计，不想许多内相拥进门来，都说：『限期已满，快些进去服役。若迟一刻，连具甘结的人，都要拿进府去，照他一般阉割也未可知。』二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各人含了眼泪，送他出门。

汝修进府之后，知道身已被阉，料想别无去路，落得输心服意，替他做事。或者命里该做中贵，将来还有个进身。凡是分所当为，没有一件不尽心竭力。沙太监甚是得意，竟当做嫡亲儿子看待他。

汝修起初被阉，还不知来历，后来细问同伴之人，才晓得是奸雄所使。从此以后，就切齿腐心，力图报复。只恐怕机心一露，被他觉察出来，不但自身难保，还带累那两位情哥，必有丧家亡命之事。所以妆聋做哑，只当不知。但见东楼走到，就竭力奉承。说：『以前为生意穷忙，不能勾常来陪伴，如今身在此处，就像在老爷府上一般，凡有用着之处，就差人来呼唤。只要公公肯放，就是三日之中过来两日，也是情愿的。』东楼听了此言，十分欢喜。常借修花移竹为名，接他过去相伴。沙太监是无瞭之人，日里使得他着，夜间无所用之，落得公诸同好。

汝修一到他家，就留心伺察。把他所行的事、所说的话，凡有不利朝廷、妨碍军国者，都记在一本经摺之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沙太监自从阉割汝修，不曾用得半载，就被痰湿交攻，日甚一日，到经年之后，就沉顿而死。临死之际，少不得要践生前之约，把汝修赠与东楼。汝修专事仇人，反加得意，不上一年，把他父子二人一生所做之事，访得明明白白，不曾漏了一桩。也是他恶贯满盈，该当败露，到奸迹访完之

日，恰好就弄出事来。

自从杨继盛出疏劾奏严嵩十罪五奸，皇上不听，倒把继盛处斩。从此以后，忠臣不服，求去的求去，复参的复参，弄得皇上没有主意，只得暂示威严，分付叫严嵩致仕，其子严世蕃、孙严鹄等，俱发烟瘴充军。这些法度，原是被群臣聒絮不过，权且疏他一疏。待人言稍息之后，依旧召还，仍前宠用的意思。不想倒被个小小忠臣塞住了这番私念，不但不用，还把他肆诸市朝，做了一桩痛快人心之事。

东楼被遣之后，少不得把他随从之人，都发在府县衙门，讨一个收管，好待事定之后，或是入官，或是发还原主。汝修到唱名之际，就高声喊叫起来，说：『我不是严姓家僮，乃沙府中的内监。沙公公既死，自然该献与朝廷，岂有转发私家之理？求老爷速备文书申报，待我到皇爷面前自去分理。若还隐匿不申，只怕查检出来，连该管衙门，都有些不便。』府县官听了，自然不敢隐蔽，就把他申报上司。上司又转文达部，直到奏过朝廷，收他人宫之后，才结了这宗公案。

汝修入禁之后，看见宫娥彩女所用的云油香皂，及腰间佩带之物，都有『萃雅楼』三字。就对宫人道：『此我家物也。物到此处，人也归到此处，可谓有缘。』那些宫女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就是萃雅楼的店官了，为甚么好好一个男人，不去娶妻子，倒反阉割起来？』汝修道：『其中有故，如今不便细讲。恐怕传出禁外，又为奸党所知，我这种冤情，就不能够伸雪了。直等皇爷问我，我方才好说。』那些宫人听了，个个走到世宗面前，搬嘴学舌，说：『新进来的内监，乃是个生意之人，因被权奸所害，逼他至此。

有甚么冤情要訴，不肯对人乱讲，直要到万岁跟前方才肯说。』

世宗皇帝听了这句话，就叫近身侍御把他传到面前，再三讯问。汝修把被阉割的情节，从头至尾备细说来，一句也不增，一字也不减。说得世宗皇帝大怒起来，就对汝修道：『人说他倚势虐民，所行之事没有一件在情理之中，朕还不信；这等看来，竟是个真正权奸，一毫不谬的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在他家立脚多时，他平日所作所为，定然知道几件，除此一事之外，还有甚么奸款，将来不利于朝廷，有误于军国的么？』

汝修叩头不已，连呼万岁，说：『陛下垂问及此，乃四海苍生之福，祖宗社稷之灵也。此人奸迹多端，擢发莫数。奴辈也曾系念朝廷，留心伺察。他所行的事，虽记不全，却也十件之中，知道他三两件。有个小小经摺在此：都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才敢记在上面。若有一字不确，就不敢妄读听闻，以蹈欺君之罪。』

世宗皇帝取来一看，就不觉大震雷霆，重开天日。把御案一拍，高叫起来道：『好一个杨继盛，真是比干复出，箕子再生。所奏之事，果然一字不差。寡人误杀忠臣，贻讥万世，真亡国之主也。朕起先的意思，还要暂震雷霆，终加雨露，待人心稍懈之后，还要用他。这等看来，「遣配」二字，不足以尽其辜，定该取他回来，戮于市朝之上。才足以雪忠臣之愤，快苍生赤子之心。若还一日不死，就放他在烟瘴地方，也还要替朝廷造祸。焉知他不号召蛮夷，思想谋叛！』

正在踌躇之际，也是他命该惨死，又有人在『火上添油』，忽有几位忠臣封了密疏进来，说：『倭夷人寇，乃严世蕃所使。贿赂交通者，已非一日，朝野无不尽知。只因他势焰熏天，不敢启口。自蒙发遣之后，民间首发者纷纷而起，乞陛下早正国法，以绝祸萌。』世宗见了，正合着悔恨之意，就传下密旨，差校尉速拿进京，依拟正法。

汝修等他拿到京师，将斩未斩的时节，自己走到法场之上，指定了他，痛骂一顿。又做一首好诗赠他，一来发泄胸中的垒块；二来使世上闻之，知道为恶之报其速如此，凡有势焰者切不可学他。既杀之后，又把他的头颅制做溺器。因他当日垂涎自己，做了这桩恶事，后来取乐的时节，唾沫又用得，故此偿以小便，使他不致亏本。

临死所赠之诗，是一首长短句的古风，大有益于风教。其诗云：

汝割我卵，我去汝头。

以上易下，死有余羞。

汝戏我豚，我溺汝口。

以净易秽，死多遗臭。

奉劝世间人，莫施刻毒心；

刻毒后来终有报，八两机谋换一觔。

评：

凡作龙阳者，既以身为妾妇，则所存之人道，原属赘瘤，割而去之，诚为便事。但须此童自发其心，如初集之尤瑞郎则可。东楼不由情愿，竟尔便宜行事，未免过于残忍，无怪小权之切齿腐心。予又笑其泾渭不分，使官刑倒用。是但有奸雄之势力，而无其才与术者也。若使真正奸雄，必以处小权者处金、刘，使据有龙阳之人，顿失所恃，不特自快其心，亦可使倾都人士颂德歌功，谓东楼一生亦曾做二桩痛快人心之事。惜乎见不及此，而使名实俱丧，成其为东楼之恶而已矣。

拂云楼

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娉婷丑妻出丑

诗云：

闺中隐祸自谁萌？狡婢从来易惹情。

代送秋波留去客，惯传春信学流莺。

只因出阁梅香细，引得窥园蝶翅轻。

不是红娘通线索，莺莺何处觅张生？

这首诗与这回小说，都极道婢子之刁顽，梅香之狡狴。要使治家的人，知道这种利害，好去提防觉察。庶不致内外交通，闺门受玷，乃维持风教之书，并不是宣淫败化之论也。从古及今，都把『梅香』二字，做了丫鬟的通号。习而不察者，都说是个美称；殊不知这两个字眼，古人原有深意：梅者，媒也；香者，向也。梅传春信，香惹游蜂。春信在内，游蜂在外。若不是他向里向外牵合拢来，如何得在一处？以此相呼，全要人顾名思义，刻刻防闲。一有不察，就要做出事来，及至玷污清名，梅『香』而主臭矣！若不是这种意思，丫鬟的名目甚多。那一种花卉，那一件器皿，不曾取过唤过？为何别样不传，独有『梅香』二字，千古相因而不变更也？

明朝有个嫠妇，从二八之年守寡，守到四十余岁。通族迫之不嫁，父母劝之不转，真是心如铁石！还

◎

中國歷代

木石書

卷八七

一三七二五

做出许多激烈事来。忽然一夜在睡梦之中，受了奸人的玷污，将醒未醒之际，觉得身上有个男子，只说还在良人未死之时，搂了奸夫尽情欢悦。直到事毕之后，忽然警醒，才晓得男子是个奸人，自家是个寡妇。问他：『何人引进，忽然到此？』奸夫见她身已受染，料无他意，就把真情说出来。原来是此妇之婢，一向与他私通，进房宿歇者，已非一次，诚恐主母知觉要难为他，故此教导奸夫，索性一网打尽，好图个长久欢娱，说：『主母平日喜睡，非大呼不醒。乘他春梦未醒，悄悄过去行奸，只要三寸落肉，大事已成，就醒转来，也不好喊叫地方再来捉获你了。』奸夫听了此话，不觉色胆如天，故此爬上床来，做了这桩歹事。此妇乍闻此言，虽然懊恨，还要顾惜名声，不敢发作。及至奸夫去后，思想二十余年的苦节，一旦坏于丫鬟之手，岂肯甘心？忍又忍不住，说又说不出，只把丫鬟叫到面前，咬上几口，自己长叹数声，自缢而毙。后来家人知觉，告到官司，将奸夫处斩，丫鬟问了凌迟。那爰书上面有四句云：

仇恨虽雪于死后，声名已玷于生前。

难免守身不固之愆，可为御下不严之戒。

另有一个梅香，做出许多奇事，成就了一对佳人才子费尽死力撮不拢的姻缘，与一味贪淫坏事者有别。看官们见了，一定要侈为美谈。说：『与前面之人，不该同年而语。』却不知做小说者，颇谱《春秋》之义，世上的月老人人做得，独有丫鬟做不得。丫鬟做媒，送小姐出阁，就如奸臣卖国，以君父子人，同是一种道理。故此这回小说，原为垂戒而作，非示劝也。

宋朝元祐年间，有个青年秀士，姓裴，名远，字子到。因他排行第七，人都唤做『裴七郎』。住在临安城内，生得俊雅不凡。又且才高学富，常以一第自许。早年娶妻封氏，乃本郡富室子女，奩丰而貌高，行卑而性高，七郎深以为耻。未聘封氏之先，七郎之父曾与韦姓有约，许结婚姻。彼时七郎幼小，声名未著。及至到弱冠之岁，才名大噪于里中，素封之家，人人欲得以为婿。封氏之父，就央媒妁来议亲。裴翁见说他的妆奩较韦家不止十倍，狃于世俗之见，决不肯取少而弃多。所以撇却韦家，定了封氏。

七郎做亲之后，见他状貌稀奇，又不自知其丑，偏要艳妆丽服，在人前卖弄，说他是临安城内数得着的佳人。一月之中，定要约了女伴到西湖上游玩几次。只因自幼娇养，习惯嬉游，不肯为人所制。七郎是个风流少年，未娶之先，曾对朋友说了大话，定要娶了绝世佳人。不然，宁可终身独处。谁想弄到其间，得了东施、嫫姆，恐怕为人耻笑，任他妻子游玩，自己再不相陪，连朋友认得的家僮，也不许他跟随着出去。贴身服事者，俱以内家之人，要使朋友遇见，认不出是谁家之女，那姓之妻。就使他笑骂几声，批评几句，也说不到自己身上。

一日，偶值端阳佳节，阖郡的男女，都到湖上看竞龙舟。七郎到随了众人，夹在男子里面。正看到热闹之处，不想颶风大作，浪声如雷，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，变做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。潮头准有五尺多高，盈舟满载的游女，都打得浑身透湿。摇船之人把捺不定，都叫他及早上岸，再迟一刻，就要翻下水了。那些女眷们听见，那一个不想逃生？几百船的妇人，一齐走上岸去，竟把苏堤立满，几乎踏沉了六桥。

男子里面，有几个轻薄少年，倡为一说道：『看这光景，今日的风潮，是断然不住的了。这些内容，料想不得上船，只好步行回去。我们立在总路头上，大家领略一番，且看这一郡之中，有几名国色。从来有句旧话说：「杭州城内，有脂粉而无佳人。」今日这场大雨，分明是天公好事，要我们考试真才，特地降此甘霖，替他们洗脂涂粉，露出本来面目，好待我辈文人，品题高下的意思，不可负了天心，大家赶上去。』众人听了，都道他是不易之论，连平日说过大话、不能应嘴的裴七郎，也说眼力甚高，竟以总裁自命。大家一齐赶去，立在西泠桥，又各人取些石块垫了脚跟，才好居高而临下。

方才站立得定，只见那些女眷如蜂似蚁而来，也有擎伞的，也有遮扇的，也有摘张荷叶，盖在头上，像一朵落水芙蓉，随风吹倒的。又有伞也不擎，扇也不遮，荷叶也不盖，像一树雨打梨花，没人遮蔽的。众人细观容貌，都是些中下之材，并没有殊姿绝色。看过几百队，都是如此。大家叹息几声，各念四书一句道：『才难，不其然乎。』

正在嗟叹之际，只见一个朋友从后面赶来，对着众人道：『有个绝世佳人来了，大家请看！』众人睁着眼睛，一齐观望，只见许多婢仆簇拥着一个妇人，走到面前，果然不是寻常姿色。莫说他自己一笑，可以倾国倾城；就是众人见了，也都要一笑倾城，再笑倾国起来。有《西江月》一词为证：

面似退光黑漆，肌生冰裂玄纹。腮边颊上有奇痕，仿佛湘妃泪印。指露几条碧玉，牙开两片乌银。

秋波一转更消魂，惊得才郎倒褪！

你道这妇人是谁？原来不是别个，就是封员外的嫡亲小姐，裴七郎的结发夫人。一向怕人知道，丈夫不敢追随，任亲戚朋友在背后批评，自家以眼不见为净的。谁想到了今日，竟要当场出丑！回避不及起来。起先那人看见，知道是个丑妇，故意走向前来，把左话右说，要使人辨眼看神仙。忽地逢魑魅，好吃惊发笑的意思。及至走到面前，人人掩口，个个低头，都说：『青天白日见了鬼，不是一桩好事。』大家闭了眼睛，待他过去。

裴七郎听见，羞得满面通红，措身无地。还亏得预先识窍，远远望见他来，就躲在众人背后，又缩短了几寸，使他从前走过，认不出自己丈夫，省得叫唤出来，被人识破。走到时节，巴不得他脚底腾云，快快的走将过去，省得延捱时刻，多听许多恶声。

谁想那三寸金莲有些驼背，勉强曲在其中，到急忙要走的时节，被弓鞋束缚住了，一时伸他不直，要快也快不来的。若还信意走去，虽然不快，还只消半刻时辰。当不得他卖弄妖娆，但是人多的去处，就要扭捏扭捏，弄些态度出来，要使人赞好。任你大雨盆倾，他决不肯疾趋而过。谁想脚下的烂泥与桥边的石块，都是些冤家对头，不替他长艳助娇，偏使人出乖露丑。正在扭捏之际，被石块撞了脚尖，烂泥糊住高底，一交跌倒，不免四体朝天。到这仓皇失措的时节，自然扭捏不来，少不得抢地呼天，倩人扶救，没有一般丑态不露在众人面前，几乎把上百个少年一齐笑死。起先的裴七郎，虽然缩了身子，还只短得几寸；及至到了此时，竟把头脑手足，缩做一团，假妆个原壤夷俟，玩世不恭的光景，好掩饰耳目。

正在哗噪之时，又有一队妇人走到，看见封氏吃跌，个个走来相扶。内中有好有歹，媿妍不一。独有两位佳人，年纪在二八上下，生得奇娇异艳，光彩夺人。被几层湿透的罗衫粘在玉体之上，把两个丰似多肌、柔若无骨的身子，透露得明明白白，连那酥胸玉乳，也不在若隐若现之间。

众人见了，就齐声赞叹，都说：「状元有了，榜眼也有了，只可惜没有探花，凑不完鼎甲，只好虚席以待。等明岁端阳，再来收录遗才罢了。」裴七郎听见这句话，就渐渐伸出头来，又怕妻子看见，带累自家出丑，取出一把扇子，遮住面容。只从骨扇中间露出一双饿眼，把那两位佳人，细细的领略一遍，果然是天下无双、世间少二的女子。看了一会，众人已把封氏扶起。随身的伴当，见他衣裳污秽不便行走，只得送入寺中，暂坐一会，去唤轿子来接他。

这一班轻薄少年，遇了绝色，竟像饿鹰见兔，饥犬闻腥，那里还丢得下他？就成群结队，尾着女伴而行。裴七郎怕露行藏，只得丢了妻子，随着众人同去。只见那两位佳人，合擎着一把雨盖，缓行几步，急行几步，缓又缓得可爱，急又急得可怜，虽在张皇急遽之时，不见一毫丑态，可见纯是天姿，绝无粉饰。若不是颶风狂雨，怎显得出绝世佳人？及至走过断桥，那些女伴都借人家躲雨，好等轿子出来迎接。这帮少年，跟不到人家里面去，只得割爱而行。

那两位佳人虽中了状元、榜眼，究竟不知姓名。曾否许配，后来归与何人？奉屈看官，权且朦胧一刻，待下回细访。

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殷 失新欢三遭叱辱

裴七郎自从端阳之日，见妻子在众人面前露出许多丑态，令自己无处藏身，刻刻羞惭欲死。众人都说：『这样丑妇，在家里坐上罢了，为甚么也来游湖，弄出这般笑话？总是男子不是，不肯替妇人藏拙，以致如此。可惜不知姓名，若还知道姓名，倒有几出戏文好做。妇人是丑，少不得男子是净，这两个花面，自然是拆不开的。况且有两位佳人做了旦脚，没有东施、嫫姆，显不出西子、王嫱，借重这位功臣点缀也好。』内中有几个道：『有了正旦、小旦，少不得要用正生、小生，拼得费些心机，去查访姓字，兼问他所许之人。我们肯做戏文，不愁他的丈夫不来润笔！这桩有兴的事，是落得做的。』又有一个道：『若要查访，连花面的名字，也要查访出来，好等流芳者流芳，貽臭者貽臭。』

七郎闻了此言，不但羞惭，又且惊怕，惟恐两笔水粉要送上脸来。所以百般掩饰，不但不露羞容，倒反随了众人，也说他丈夫不是。被众人笑骂不足为奇，连自己也笑骂自己。及至回到家中，思想起来，终日痛恨。对了封氏，虽然不好说出，却怀了一点异心。时时默祷神明，但愿他早生早化。

不想丑到极处的妇人，一般也犯造物之忌，不消丈夫咒得，那些魑魅魍魉，要寻他去做伴侣，早已送下邀帖了。只因游湖之日，遇了疾风暴雨，激出个感寒症来。况且平日喜妆标致，惯弄妖娆，只说遇见的男子，没有一个不称羨他。要使美丽之名，扬于通国。谁想无心吃跌，听见许多恶声，才晓得自己的尊容原不十分美丽：『我在急遽之中，露出本相；别人也在仓卒之顷，吐出真言。』平日那些扭捏工夫，都用在

无益之地。所以郁闷填胸，病上加病，不曾睡得几日，就呜呼了。起先要为悦己者容，不意反为憎己者死。

七郎歿了丑妻，只当眼中去屑，那里畅快得了，少不得把以前的大话又从新说起。思想：『这一次续弦，定要娶个倾城绝色，使通国之人选美，方才洗得前羞。通国所赞者，只有那两位女子。料想不能全得，只要娶他一位，也就可以夸示众人。不但应了如今的口，连以前的大话都不至落空。那戏文上面的正生，自然要让我做，岂止不填花面而已哉！』

算计定了，就随着朋友去查访佳人的姓字。访了几日，并无音耗。不想在无心之际，遇着一个轿夫，是那日抬他回去的，方才说出姓名。原来不是别个，就是裴七郎未娶之先与他许过婚议的。一个是韦家小姐，一个是侍妾能红，都还不曾许嫁。

说话的，你以前叙事，都叙得人情，独有这句说话，讲脱节了！既是梅香、小姐，那日湖边相遇，众人都有眼睛，就该识出来了；为何彼时不觉，都说是一班游女、两位佳人，直到此时，方才查访得出？

看官有所不知。那一日湖边遇雨，都在张皇急遽之时，论不得尊卑上下，总是并肩而行。况且两双玉手，同执了一把雨盖，你靠着我，我挨着你，竟像一朵并头莲，辨不出谁花谁叶。所以众人看了，竟像同行姊妹一般。及至查问起来，那说话的人决不肯朦胧答应，自然要分别尊卑，说明就里。众人知道，就愈加赞赏起来，都说：『一分人家，生出这两件至宝。况是一主一婢，可谓奇而又奇！』

这个梅香，反大小姐二岁。小姐二八，他已二九，原名叫做桃花。因与小姐同学读书，先生见他资颖

出众，相貌可观，将来必有良遇，恐怕以『桃花』二字见轻于人，说他是个婢子；故此告过主人，替他改了名字，叫做能红，依旧不失桃花之意，所谓『桃花能红李能白』也。

七郎访着根蒂就不觉颠狂起来说：『我这头亲事，若做得成，不但娶了娇妻，又且得了美妾。图一得二，何等便宜！这头亲事，又不是劈空说起，当日原有成议的。如今要复前约，料想没甚疑难。』就对父母说知，叫他重温旧好。

裴翁因前面的媳妇娶得不妥，大伤儿子之心；这番续弦，但凭他自家做主，并不相拗，原央旧时的媒妁过去说亲。

韦翁听见个『裴』字，就高声发作起来。说：『他当日爱富嫌贫，背了前议。这样负心之辈，我恨不得立斩其头，剜出心肝五脏，拿来下酒，还肯把亲事许他！他有财主做了亲翁，佳人做了媳妇，这一生一世用不着贫贱之交、糟糠之妇了，为甚么又来寻我？莫说我这样女儿，不愁没有嫁处；就是折脚烂腿、耳聋眼瞎，没有人要的，我也拼得养他一世，决不肯折了饿气，嫁与仇人！落得不要讲起。』媒人见他所说的话是一团道理，没有半句回他，只得赔罪出门，转到裴家，以前言奉覆。

裴翁知道不可挽回，就劝儿子别娶。七郎道：『今生今世若不得与韦小姐成亲，宁可守义而死！就是守义而死，也不敢尽其天年，只好等一年半载，若还执意到底，不肯许诺，就当死于非命，以赎前愆。』父母听了此言，激得口呆目定，又向媒人下跪，求他勉力周全。媒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去传说。

韦翁不见，只叫妻子回覆他。妇人的口气更比男子不同，竟带讲带骂，说：『从来慕富嫌贫，是女家所做之事。那一本戏文小说，不是男家守义，女家背盟？他如今倒做转来，却像他家儿子是天下没有的人，我家女儿是世间无用之物。如今做亲几年，也不曾见他带挈丈人、丈母做了皇亲国戚！我这个没用女儿，倒常有举人进士央人来说亲，只因年貌不对，我不肯就许。像他这样才郎，还选得出。叫他醒一醒春梦，不要思量！』说过这些话，就指名道姓咒骂起来，比王婆骂鸡更加热闹。媒人不好意思，只得告别而行，就绝口回覆裴翁，叫他断却痴想。

七郎听了这些话，一发愁闷不已。反覆思量道：『难道眼见的佳人，许过的亲事，就肯罢了不成！照媒人说来，他父母的主意是立定不移了，但不知小姐心上喜怒若何？或者父母不曾读书，但拘小忿，不顾大体，所以这般决裂。他是个读书明理之人，知道从一而终是妇人家一定之理。当初许过一番，就有夫妻之义。矢节不嫁，要归原夫，也未可料。待我用心打听，看有甚么妇人常在他家走动，拼得办些礼物去结识他。求他在小姐跟前探一探动静。若不十分见绝，就把「节义」二字去劝动他。小姐肯许，不怕父母不从。死灰复燃，也是或有之事。』

主意定了，就终日出门打听。闻得有个女工师父叫做俞阿妈，韦小姐与能红的绣作，是他自小教会的。住在相近之处，不时往来。其夫乃学中门斗。七郎入泮之年，恰好派着他管路，一向原是相熟的。七郎问着此人，就说有三分机会了，即时备下盛礼，因其夫而谒其妻，求他收了礼物，方才启齿，把当日改娶的

苦衷，与时求亲的至意，备细陈述一番，要他瞒了二人，达之闺阁。

俞阿妈道：『韦家小姐是端庄不过的人，非礼之言，无由入耳。别样的话，我断然不敢代传；独有「节义」二字，是喜闻乐听的，待我就去传说。』七郎甚喜，当日不肯回家，只在就近之处，坐了半日，好听回音。

俞阿妈走入韦家，见了小姐，先说几句闲言，然后引归正路。照依七郎的话，一字不改；只把图谋之意，变做撺掇之词。小姐回覆道：『阿妈说错了。「节义」二字，原是分拆不开的。有了义夫，才有节妇。没有男子不义，责妇人以守节之礼。他既然立心娶我，就不该慕富嫌贫，悔了前议；既悔前议，就是恩断义绝之人了，还有甚么瓜葛！他这些说话，都是支离矫强之词，没有一分道理。阿妈是个正人，也不该替他传说。』俞阿妈道：『悔盟别娶之事，是父母逼他做的，不干自己之事，也该原有他一分。』韦小姐道：『父母相逼，也要他肯从。同是一样天伦，难道他的父母，就该遵依；我的父母，就该违拗不成？四德三从之礼，原为女子而设，不曾说及男人。如今做男子的，倒要在家从父；难道叫我做妇人的，反要未嫁从夫不成？一发说得好笑！』俞阿妈道：『婚姻之事，执不得古板，要随缘法转的。他起初原要娶你，后来惑于媒妁之言，改娶封氏。如今成亲不久，依旧做了鳏夫。你又在闺中待字，不曾许嫁别姓。可见封家女子与他无缘，裴姓郎君该你有分的了。况且这位郎君，又有绝美的姿貌，是临安城内数一数二的才子。我家男人现在学里做斋夫，难道不知秀才好歉？我这番撺掇，原为你终身起见，不是图他的谢礼。』韦小姐道：

『缘法之有无，系于人心之向背。我如今一心不愿，就是与他无缘了。如何强得？人生一世，贵贱穷通，都有一定之数，不是强得来的。总是听天由命，但凭父母主张罢了。』

俞阿妈见他坚决不允，就改转口来，倒把他称赞一番。方才出去。走到自己门前，恰好遇着七郎来讨回覆。俞阿妈留到家中，把小姐的话对他细述一番，说：『这头亲事是断门绝路的了。及早他图，不可误了婚姻大事。』

七郎呆想一会，又对他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另有一桩心事，望你周全。小姐自己不愿，也不敢再强。闻得他家有侍妾，唤做能红，姿貌才情不在小姐之下。如今小姐没分，只得想到梅香，求你劝他主人，把能红当了小姐，嫁与卑人续弦。一来践他前言；二来绝我痴想；三来使别人知道，说他志气高强，不屑以亲生之女嫁与有隙之人，但以梅香塞责。只当羞辱我一场，岂不是一桩便事？若还他依旧执意，不肯通融，求你瞒了主人，把这番情节，传与能红知道，说我在湖边一见，蓦地销魂，不意芝草无根，竟出在平原下土。求他鉴我这点诚心，想出一条门路，与我同效鸾凰，岂不是桩美事？』说了这些话，又具一副厚礼，亲献与他：不是钱财，也不是帛帛。有诗为证：

钱媒薄酒不堪斟，别有程仪表寸心。

非是手头无白镪，爱从膝下献黄金。

七郎一边说话，一边把七尺多长的身子，渐渐的矮将下去。说到话完的时节，不知不觉就跪在此妇面

前，等他伸手相扶，已做矮人一会了。

俞阿妈见他礼数殷勤，情词哀动，就不觉动了婆心，回覆他道：『小姐的事，我决不敢应承，在他主人面前也不好说得。他既不许小姐，如何又许梅香？说起梅香，倒要愈增其怒了。独有能红这个女子，是乖巧不过的人。算计又多，口嘴又来得，竟把一家之人，都放不在眼里，只有小姐一个，他还忌惮几分。若还看得你上，他自有妙计出来，或者会驾驭主人，做了这头亲事也未见得。你如今且别，待我缓缓的说他，一有好音，就遣人来相覆。』

七郎听到此处，真个是死灰复燃，不觉眉欢眼笑起来，感谢不已。起先丢了小姐，只想梅香，还怕图不到手。如今未曾『得陇』，已先『望蜀』。依旧要藉能红之力，希冀两全。只是讲不出口，恐怕俞阿妈说他志愿太奢，不肯任事。只唱几个肥喏，叮咛致谢而去。但不知后事如何，略止清淡，再擎麈尾。

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

俞阿妈受托之后，把七郎这桩心事，刻刻放在心头。一日，走到韦家，背了小姐，正要与能红说话，不想这个妮子，竟有先见之明，不等他开口，就预先阻住道：『师父今日到此，莫非替人做说客么？只怕能红的耳朵比小姐还硬几分，不肯听非礼之言，替人做暧昧之事。你落得不要开口。受人一跪，少不得要加利还他。我笑你这桩生意做折本了。』俞阿妈听见这些话，吓得毛骨悚然，说：『他就是神仙，也没有这等灵异！为甚么我家的事，他件件得知？连受人一跪，也瞒他不得，难道是有千里眼、顺风耳的不成？』

既被他识破机关，倒不好支吾掩饰。就回他道：『我果然来做说客，要使你这位佳人，配个绝世的才子。我受他一跪，原是真的，但不知你坐在家中，何由知道？』能红道：『岂不闻：「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？」我是个神仙转世，你与他商议的事，我那一件不知？只拣要紧的话，说几句罢了。只说一件：他托你图谋，原是为着小姐；如今丢了小姐不说，反说到我身上来，却是为何？莫非借我为由，好做「假途灭虢」之事么？』俞阿妈道：『起先的话，句句被你讲着；独有这一句，却是乱猜。他下跪之意，原是为你。并不曾讲起「小姐」二字，为甚么屈起人来？』能红听了这句话，就低头不语，想了一会，又问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他为我这般人，尚且下跪，起先为着小姐，还不知怎么样哀求。不是磕碎头皮，就是跪伤脚骨了。』俞阿妈道：『这样看起来，你还是个假神仙。起先那些说话，并没有真知灼见，都是偶然撞着的。他说小姐的时节，不但不曾下跪，连喏也不唱一声。后来因小姐不许，绝了指望，

就想到你身上来。要央我作伐，又怕我畏难不许，故此深深屈了一膝。这段真切的意思，你也负不得他。」

能红听到此处，方才说出真情。原来韦家的宅子，就在俞阿妈前面。两家相对，止隔一墙。韦宅后园之中，有危楼一座，名曰『拂云楼』。楼窗外面，又有一座露台，原为晒衣而设，四面有笆篱围着，里面看见外面，外面之人，却看不见里面的。那日俞阿妈过去说亲，早被能红所料，知道俞家门内定有裴姓之人，就预先走上露台，等他回去，好看来人的动静。不想俞阿妈走到，果然同着男子进门，裴七郎的相貌丰姿，已被他一览而尽。及至看到后来，见七郎忽然下跪，只说还是为小姐，要他设计图谋，不但求亲，还有希图苟合之意，就时时刻刻防备他。这一日见他走来，特地背着小姐，要与自己讲话，只说这个老狗自己受人之托，反要我代做红娘，那有这等便宜事！所以不等开口，就预先说破他。正颜厉色之中，原带了几分醋意，如今知道那番屈膝，全是为着自己，就不觉改酸为甜，酿醋成蜜，要与他亲热起来，好商量做事。

既把真情说了一遍，又对他道：『这位郎君，果然生得俊雅。他既肯俯就，我做侍妾的人，岂不愿仰攀？只是一件：恐怕他醉翁之意终不在酒，要预先娶了梅香，好招致小姐的意思。招致得去，未免得鱼忘筌，「宠爱」二字，轮我不着。若还招致不去，一发以废物相看，不但无恩，又且生怨，如何使得？你如今对我直说，他跪求之意，还是真为能红，还是要图小姐？』

俞阿妈道：『青天在上，不可冤屈了人！他实实为你自己。你若肯许，他少不得央媒说合，用花灯四轿抬你过门。岂有把梅香做了正妻，再娶小姐为妾之理！』

能红听了这一句，就大笑起来道：『被你这一句话，破了我满肚疑心。这等看来，他是个情种无疑了。做名士的人，那里寻不出妻子？千金小姐也易得，何况梅香？竟肯下跪起来！你去对他说，他若单为小姐，连能红也不得进门；既然要娶能红，只怕连小姐也不曾绝望。我与小姐其势相连，没有我东他西，我前他后之理。这两姓之人，已做了仇家敌国，若要仗媒人之力，从外面说进里面来，这是必无之事，终身不得的了。亏得一家之人，知道我平日有些见识，做事的时节，虽不服气问我，却常在无意之中，探听我的口气。我说该做，他就去做；我说不该做，就是议定之事，也到底做不成。莫说别样，就是他家这头亲事，也吃亏我平日之间替小姐气忿不过，说他许多不是。所以一家三口，都听了先人之言，恨他人骨。故此媒人见不得面，亲事开不得口。若还这句说话，讲在下跪之先，我肯替他做个内应，只怕此时的亲事，都好娶过门了。如今叫我改口说好，劝他去做，其实有些烦难。若要丢了小姐，替自己说话，一发是难上加难，神仙做不来的事了。只好随机应变，生出个法子来，依旧把小姐为名，只当替他画策。公事若做得就，连私事也会成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』

俞阿妈听了这些话，喜欢不了。问他计将安出？能红道：『这个计较，不是一时三刻想得来的。叫他安心等待。一有机会，我就叫人请你。等你去知会他，大家商议做事。不是我夸嘴说，这头亲事，只怕能红不许；若还许出了口，莫说平等人家图我们不去，就是皇帝要选妃，地方报了名字，抬到官府堂上，凭着我一两张利嘴，也骗得脱身，何况别样的事！』俞阿妈道：『但愿如此，且看你的手段。』

当日别了回去，把七郎请到家中，将能红所说的话，细细述了一遍。七郎惊喜欲狂，知道这番好事，都由屈膝而来，就索性谦恭到底，对着拂云楼深深拜了四拜，做个『望阙谢恩』。

能红见了，一发怜上加怜，惜中添惜。恨不得寅时说亲，卯时就许，辰时就偕花烛。把入门的好事，就像官府摆头踏一般，各役在先，本官在后，先从二夫人做起，才是他的心事。当不得事势艰难，卒急不能到手，就终日在主人面前窥察动静。心上思量道：『说坏的事，要从新说他好来，容易开不得口。毕竟要使旁边的人忽然挑动，然后乘机而入，方才有些头脑。』

怎奈一家之人，绝口不提『裴』字。又当不得说亲的媒人，接踵而至，一日里面极少也有三四起，所说的才郎，家声门第，都在七郎之上；又有许多缙绅大老愿出重聘，要娶能红做小，都不肯羁延时日。说过之后，到别处转一转，就来坐索回音，却像迟了一刻，就轮不着自己，要被人抢去的一般。

为甚么这一主一婢都长到及笄之年，以前除了七郎，并无一家说起；到这时候，两个的婚姻，就一齐发动起来？要晓得韦翁夫妇，是一分老实人家，家中藏着窈窕女儿，娉婷侍妾，不肯使人见面。这两位佳人，就像璞中的美玉、蚌内的明珠，外面之人，何从知道？就是端阳这一日，偶然出去游湖，杂在那脂粉丛中、绮罗队里，人人面白，个个唇红。那些喜看妇人的男子，料想不得拢身，极近便的，也在十步之外，纵有倾城美色，那里辨得出来！亏了那几阵怪风，一天狂雨，替这两位女子，做了个大大媒人，所以倾国的才郎都动了求婚之念。知道裴七郎以前没福，坐失良缘，所谓『秦失其鹿』，非高才捷足者不能得之。故

此急急相求，不肯错过机会。

能红见了这些光景，不但不怕，倒说裴七郎的机会就在此中。知道一家三口，都是极信命的，故意在韦翁夫妇面前假传圣旨，说：『小姐有句隐情，不好对爷娘说得，只在我面前讲。他说婚姻是桩大事，切不可轻易许人，定要把年纪生月预先讨来，请个有意思的先生推算一推算，推算得好的，然后与他合婚。合得着的，就许；若有一毫合不着，就要回绝了他。不可又像裴家的故事，当初只因不曾推合，开口便许，那里知道不是婚姻！还亏得在未娶之先，就变了卦，万一娶过门去，两下不和，又要变更起来，怎么得了得？』

韦翁夫妇道：『婚姻大事，岂有不去推合之理！我在外面推合，他那里得知？』能红道：『小姐也曾说过，婚姻是他的婚姻，外面人说好，他耳朵不曾听见，那里知道？以后推算，都要请到家里来；就是他自己害羞，不好出来听得，也好叫能红代职，做个过耳过目的人。』又说：『推算的先生，不要东请西请，只要认定一个。随他判定，不必改移。省得推算的多，说话不一，倒要疑惑起来。』韦翁夫妇道：『这个不难。我平日极信服的是个江右先生，叫做张铁嘴，以后推算，只去请他就是。』

能红得了这一句，就叫俞阿妈传语七郎：『叫他去见张铁嘴，广行贿赂，一托了他。须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，方才说到七郎身上。有我在里面，不怕不倒央媒人过去说合。初说的时节，也不可就许，还要他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方才可以允诺。』七郎得了此信，不但奉为圣旨，又且敬若神言，一一遵从，不敢违

了一字。

能红在小姐面前又说：『两位高堂恐蹈覆辙，今后只以听命为主。推命合婚的时节，要小姐自家过耳，省得后来埋怨。』小姐甚喜，再无疑是能红愚弄他。

且等推命合婚的时节，看张铁嘴怎生开口，用甚么过文，才转到七郎身上。这番情节虽是相连的事，也要略断一断，说来分外好听，就如讲谜一般。若还信口说出，不等人猜，反觉得索然无味也。

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方谋差相佳婿

韦翁夫妇听了能红的说话，只道果然出自女儿之口，从此以后，凡有人说亲，就讨他年庚来合。聚上几十张，就把张铁嘴请来，先叫他推算。推算之后，然后合婚。张铁嘴见了一个，就好不好；配做一对， just 说不合。一连来上五、六次，一次判上几十张，不曾说出一个『好』字。韦翁道：『岂有此理，难道许多八字里面，就没有一个看得的？这等说起来，小女这一生一世，竟嫁不成了。还求你细看一看，只要夫星略透几分，没有刑伤相克，与妻宫无碍的，就等我许他罢了。』张铁嘴道：『男命里面不是没有看得的。倒因他刑伤不重，不曾克过妻子，恐于令爱有妨，故此不敢轻许。若还只求命好，不论刑克，这些八字里面，那一个配合不来？』韦翁道：『刑伤不重，就是一桩好事了，怎么倒要求他克妻？』

张铁嘴道：『你莫怪我说。令爱的八字，只带得半点夫星，不该做人家长妇；倒是娶过一房，头妻没了，要求他去续弦的，这样八字才合得着。若还是头婚初娶，不曾克过长妻。就说成之后，也要反悔；若还嫁过门去，不消三朝五日，就有灾晦出来，保不得百年长寿。续弦虽是好事，也不便独操箕帚，定要寻一房姬妾，帮助一帮助，才可以白发相守；若还独自一个坐在中宫，合不着半点夫星，倒犯了几重关煞。就是寿算极长，也过不到二十之外。这是倾心唾胆的话，除了我这张铁嘴，没有第二个人敢说的。』

韦翁听了，惊得眉毛直竖，半句不言。把张铁嘴权送出门，夫妻两口自家商议。韦翁道：『照他讲来，竟是个续弦的命了。娶了续弦的男子，年纪决然不小。难道这等一个女儿，肯嫁个半老不少的女婿，又是

重婚再娶的不成？」韦母道：「便是如此。方才听见他说，若还是头婚初娶，不曾克过长妻的，就说成之后也要翻悔。这一句话，竟被他讲着了！当初裴家说亲，岂不是头婚初娶？谁想说成之后，忽然中变起来！我们只说那边不是，那里知道是命中所招。」韦翁道：「这等说起来，他如今娶过一房，新近死了，恰好是克过头妻的人。年纪又不甚大，与女儿正配得来。早知如此，前日央人来议亲，不该拒绝他才是。」韦母道：「只怕我家不允。若还主意定了，放些口风出去，怕他不来再求？」韦翁道：「也说得是，待我在原媒面前微示其意，且看他来也不来？」

说到此处，恰好能红走到面前，韦翁对了妻子做一个眼势，故意走开，好等妻子同他商议。韦母就把从前的话，对他述了一番道：「丫头，你是晓事的人，替我想一想看，还是该许他，不该许他？」能红变下脸来，假妆个不喜的模样说：「有了女儿，怕没人许，定要嫁与仇人？据我看来，除了此人不嫁，就配个三四十岁的男人，也不折这口饿气！只是这句说话，使小姐听见不得。他听见了，一定要伤心。还该到少年里面去取，若有小似他的便好。若还没有，也要讨他八字过来，与张铁嘴推合一推合。若有十分好处，便折了饿气嫁他；若还是个秀才，终身没有甚么出息，只是另嫁的好。」韦母道：「也说得是。」就与韦翁相议，叫他分付媒人，但有续娶之家，才郎不满二十者，就送八字来看，只是不可假借。若还以老作少，就是推合得好，查问出来，依旧不许，枉费了他的心机。」又说：「一面也使裴家知道，好等他送八字过来。」

韦翁依计而行。不上几日，那些做媒的人，写上许多年庚，走来回复道：『二十以内的人，其实没有；只有二十之外、三十之内的。这些八字送不送由他，合不合由你。』韦翁取来一看，共有二十多张。只是裴七郎的不见，倒去问原媒取讨。原媒回复道：『自从你家回绝之后，他已断了念头，不想这门亲事，所以不发庚帖。况且许亲的人家又多不过，他还要拣精拣肥，不肯就做，那里还来想着旧人。我说「八字借看一看，没有甚么折本。」他说：「数年之前，曾写过一次，送在你家。比小姐大得三岁，同月同日，只不同时。一个是午末未初，一个是申初未末。」叫你想就是了。』

韦翁听了这句话，回来说与妻子。韦母道：『讲得不差，果然大女儿三岁，只早一个时辰。去请张铁嘴来，说与他算就是了。』韦翁又虑口中讲出，怕他说有成心。也把七郎的年庚记忆出来，写在纸上，杂在众八字之中；又去把张铁嘴请来，央他推合。

张铁嘴也像前番，见一个，就说一个不好，才捡着七郎八字，就惊骇起来道：『这个八字，是我烂熟的！已替人合过几次婚姻，他是有主儿的了，为甚么又来在这边？』韦翁道：『是那几姓人家求你推合，如今就了那一门？看他这个年庚，将来可有些好处？求你细讲一讲。』张铁嘴道：『有好几姓人家，都是名门阀阅，讨了他的八字送与我推。我说这样年庚，生平不曾多见，过了二十岁就留他不住，一定要飞黄腾达，去做官上之官、人上之人了。那些女命里面，也有合得着的，也有合不着的。莫说合得着的，见了这样八字不肯放手；连那合不着的，都说只要命好，就参差些也不妨。我只说这个男子被人家招去多时了，

难道还不曾说妥，又把这个八字送到府上来不成？」

韦翁道：「先生这话果然说得不差。闻得有许多乡绅大老，要招他为婿，他想是眼睛忒高，不肯娶将就的女子，所以延捱至今，还不曾定义。不瞒先生说，这个男子，当初原是我女婿。只因他爱富嫌贫，悔了前议。又另娶一家，不上一二年，那妇人就死了，后面依旧来说亲。我怪他背盟，坚执不许。只因先生前日指教，说小女命该续弦，故此想到此人身上。这个八字，是我自家记出来的，他并不曾写来送我。」张铁嘴道：「这就是了。我说他议亲的人，争夺不过，那里肯送八字上门！」韦翁道：「据先生说来，这个八字是极好的了？但不知小女的年庚，与他合与不合？若嫁了此人，果然有些好处么？」张铁嘴道：「令爱的贵造，与他正配得来！若嫁了此人。将来的富贵，享用不尽。只是一件，恐怕要他的多，轮不到府上。待我再看令爱的八字，目下气运如何。婚姻动与不动，就知道了。」说过这一句，又取八字放在面前，仔细一看，就笑起来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这头亲事决成。只是挨延不得，因有个恩星在命，照着红鸾，一讲便就；若到三日之后，恩星出宫，就有些不稳了。」说完之后，就告别起身。

韦翁夫妇听了这些说话，就慌张踊跃起来，把往常的气性，丢过一边，倒去央人说合。连韦小姐心上也担了一把干系。料他决妆身分，不是一句说话讲得来的，恨不得留住恩星，等他多住几日。

独有能红一个，倒宽着肚皮，劝小姐不要着慌。说：「该是你的姻缘，随你甚么人家抢夺不去。照我的意思，八字虽好，也要相貌合得着。论起理来，还该男子约在一处，等小姐过过眼睛。果然生得齐整，

然后央人说合，就折些饿气与他，也还值得。万一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倒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搯上门去，送与那丑驴受用，有甚么甘心？」韦小姐道：「他那边妆作不过，上门去说尚且未必就许，那里还肯与人相？」能红道：「不妨，我有个妙法。俞阿妈的丈夫是学中一个门斗，做秀才的，他个个认得。托他做个引头，只说请到家中说话，我和你预先过去，躲在暗室之中，细看一看就是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哄他过来容易，我和你出去烦难。你是做丫鬟的，邻舍人家还可以走动；我是闺中的处子，如何出的大门？除非你去替我，还说得通。」能红道：「小姐既不肯去，我只得代劳。只是一件，恐怕我说得好，你又未必中意，到后面埋怨起来，却怎么处？」小姐道：「你是识货的人，你的眼睛，料想不低似我，竟去就是。」

看官，你说七郎的面貌，是能红细看过的，如今事已垂成，只该急急赶人去做，为甚么倒宽胸大肚，做起没要紧的事来？要晓得此番举动，全是为着自己。二夫人的题目，虽然出过在先。七郎虽然口具遵依，却不曾亲投认状。焉知他事成之后，不妄自尊大起来？屈膝求亲之事，不是簇新的家主肯对着梅香做的，万一把别人所传的话，不肯承认起来，依旧以梅香看待，却怎么处？所以又生出这段波澜，拿定小姐不好出门，定是央他代相，故此设为此法，好脱身去见他。要与他当面订过，省得后来翻悔。这是他一丝不漏的去处。虽是私情，又当了光明正大的事做，连韦翁夫妇都与他说明，方才来对俞阿妈去约七郎相见。

此番相见，定有好戏做出来，不但把婚姻订牢，连韦小姐的头筹，都被他占了去，也未可知。各洗尊眸，看演这出『无声戏。』

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

能红约七郎相见，俞阿妈许便许了，却担着许多干系。说：『乾柴烈火，岂是见得面的？若还是空口调情，弄些眉来眼去的光景；背人遣兴，做些捏手捏脚的工夫，这还使得。万一弄到兴高之处，两边不顾廉耻，要认真做起事来，我是图吉利的人家，如何使得？』所以到相见的时节，夫妻两口，着意提防，惟恐他要瞒人做事。

那里知道，这个作怪女子，另是一种心肠。你料他如此，他偏不如此。不但不起淫心，亦且并无笑面，反做起道学先生的事来。七郎一到，就要拜谢恩人。能红正颜厉色止住他道：『男子汉的脚膝头，只好跪上两次；若跪到第三次，就不值钱了。如今好事将成，亏了那一个？我前日分付的话，你还记得么？』七郎道：『娘子口中的话，我奉作纶音密旨，朝夕拿来温颂的，那一个字不记得？』能红道：『若还记得，须要逐句背来！倘有一字差讹，就可见是假意奉承，没有真心向我。这两头亲事，依旧撒开，劝你不要痴想。』

七郎听见这句话，又从新害怕起来。只说他有别样心肠，故意寻事来难我。就把俞阿妈所传的言语，先在腹中温理一遍，然后背将出来。果然一字不增，一字不减，连助语词的字眼，都不曾说差一个。

能红道：『这等看起来，你前半截的心肠，是真心向我的了；只怕后面半截还有些不稳，到过门之后，要改变起来。我如今有三桩事情，要同你当面订过，叫做「约法三章」。你遵与不遵，不妨直说，省得后来

翻悔。』

七郎问是那三件。能红道：『第一件，一进你家门，就不许唤「能红」二字。无论上下，都要称我二夫人。若还失口唤出一次，罚你自家掌嘴一遭，就是家人犯法，也要罪坐家主，一般与你算帐。第二件，我看你举止风流，不是个正经子弟，偷香窃玉之事，一定是做惯了的。从我进门之后，不许你擅偷一人，妾嫖一妓。我若查出踪迹，与你不得开交。你这付脚膝头跪过了我，不许再跪别人。除日后做官做吏，叩拜朝廷、参谒上司之外，擅自下人一跪者，罚你自敲脚骨一次，只除小姐一位，不在所禁之中。第三件，你这一生一世，只好娶我两个妇人，自我之下，不许妄添蛇足。任你中了举人进士，做到尚书阁老，总用不着第三个妇人。如有擅生邪念，说出「娶小」二字者，罚你自己撞头，直撞到皮破血流才住。万一我们两个都不会生子，有碍宗祧，且到四十以后，别开方便之门，也只许纳婢，不容娶小。』

七郎初次相逢，就见有这许多严政，心上颇觉胆寒。因见他姿容态度，不是个寻常女子，真可谓之奇娇绝艳；况且又有拨乱反正之才，移天换日之手。这样妇人，就是得他一个，也足以歌舞终身；何况自他而上，还有人间的至美。就对他满口招承，不作一毫难色。

俞阿妈夫妇道：『他亲口承认过了，料想没有改移；如今望你及早收功，成就了这桩事罢。』能红道：『翻云覆雨之事，他曾做过一遭，亲尚悔得，何况其他？口里说来的话，作不得准。要我收功完事，须是亲笔写一张遵依，着了花押，再屈你公婆二口做两位保人。日后倘有一差二错，替他讲起话来，也有些见』

证。』俞阿妈夫妇道：『讲得极是。』就取一副笔砚，一张绵纸，放在七郎面前，叫他自具供状。

七郎并不推辞，就提起笔来写道：

具遵依人裴远，今因自不输心，误受庸媒之惑，弃前妻而不娶，致物议之纷然。犹幸篡位者夭亡，待年者未字。重敦旧好，虽经屡致媒言，为易初盟，遂尔频逢岳怒。赖有如妻某氏，造福闺中，出巧计以回天，能使旭轮西上；造奇谋而缩地，忽教断壁中连。是用设计酬功，剖肝示信。不止分茅锡土，允宜并位于中官；行将道寡称孤，岂得同名于臣妾？虞帝心头无别宠，三妃难并双妃；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一屈岂堪再屈？悬三章而示罚，虽云有挟之求；秉四德以防微，实系无私之奉。永宜恪守，不敢故违。倘有跳梁，任从执朴！

能红看了一遍，甚赞其才，只嫌他开手一句，写得糊涂，律以《春秋》正名之义，殊为不合。叫把『具遵依人』的『人』字加上两画，改为『夫』字。又叫俞阿妈夫妇二人着了花押，方才收了。

七郎又问道：『娘子分付的话，不敢一字不依。只是一件：我家的人，我便制得他服，不敢呼你的尊名。小姐是新来的人，急切制他不得；万一我要称你二夫人，小姐倒不肯起来，偏要呼名道姓却怎么处？这也叫做家人犯法，难道也好罪及我家主不成？』能红道：『那都在我身上，与你无干。只怕他要我做二夫人，我还不情愿做，要等他求上几次，才肯承受着哩。』说过这一句，就别了七郎起身，并没有留连顾盼之态。

回到家中，见了韦翁夫妇与小姐三人，极口称赞其才貌，说：『这样女婿，真个少有！怪不得人人要他。及早央人去说，就赔些下贱，也是不折本的。』韦翁听了，欢喜不过，就去央人说亲。

韦母对了能红，又问道：『我还有一句话，一向要问你，不曾说得，如今迟不去了。有许多仕宦人家要娶你做小，日日央人来说。我因小姐的亲事还不曾着落，要留你在家做伴。如今他的亲事央人去说，早晚就要成了。他出门之后，少不得要说着你；但不知做小的事，你情愿不情愿？』能红道：『不要提起。我虽是下贱之人，也还略有些志气，莫说做小的事，断断不从，就是贫贱人家要娶我作正，我也不情愿去！宁可迟些日子，要等个像样的人家。不是我夸嘴说，有了这三分人才、七分本事，不怕不做个家主婆。老安人不信，辨了眼睛看就是了。』韦母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小姐嫁出门，你还是随去不随去？』能红道：『但凭小姐。他若怕新到夫家，没有人商量行事，要我做个陪伴的人，我就随他过去暂住几时。看看人家的动静，也不叫做无益于他。若还说他有新郎做伴，不须用得别人，我就住在家中，也没有甚么不好。只有一件事，我替他甚不放心，也要在未去之先，定下个主意才好。』

说话的时节，恰好小姐也在面前。见他说了这一句，甚是疑心，就同了母亲，问是那一件事。能红道：『张铁嘴的话，你们记不得么？他说小姐的八字，止带得半点夫星，定要寻人帮助；不然，恐怕三朝五日之内，就有灾晦出来。他嫁将过去，若不叫丈夫娶小，又怕于身命有关。若还竟叫他娶，又是一桩难事。世上有几个做小的人，肯替大娘一心一意？你不吃他的醋，他要拈你的酸！两个争闹起来，未免要啣

些小气。可怜这位小姐，又是慈善不过的人，我同他过了半生，重话也不曾说我一句。如今没气喘的时节，倒有我在身边，替他消愁解闷；明日有了个喘气的，偏生没人解劝，他这个娇怯身子，岂不弄出病来？」说到这里，就做出一种惨然之态，竟像要啼哭的一般，引得他母子二人悲悲切切，哭个不了。能红说过这一遍，从此以后就绝口不提。

却说韦翁央人说合，裴家故意相难，不肯就许。等他说到至再至三，方才践了原议，选定吉日，要迎娶过门。韦家母子被能红几句话触动了心，就时时刻刻以半点夫星为虑。又说能红痛痒相关，这个女子断断离他不得。就不能勾常相倚傍，也权且带在身边。过了三朝五日，且看张铁嘴的说话验与不验，再做区处。故此母子二人，定下主意，要带他过门。

能红又说：「我在这边，自然该做梅香的事。随到那边去，只与小姐一个有主婢之分；其余之人，我与他并无统属，「能红」二字，是不许别人唤的。至于礼数之间，也不肯十分卑贱，将来也要嫁好人做好事的，要求小姐全些体面。至于抬我的轿子，虽比小姐不同，也要与梅香有别。我原不是赠嫁的人，要加上二名轿夫，只当送亲的一样，这才是个道理。不然，我断断不去！」韦氏母子见他讲得人情，又且难于抛撇，只得件件依从。

到了这一日，两乘轿子一齐过门，拜堂合卺的虚文，虽让小姐先做，倚翠偎红的实事，到底是他筋节不过，毕竟占了头筹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七郎心上原把他当了新人，未曾进门的时节，就另设一间洞房，

另做一副铺陈伺候。又说良时吉日，不好使他独守空房，只叫母亲陪伴他，分做两处歇宿。原要同小姐睡了半夜，到三更以后托故起身，再与二夫人做好事的。不想这位小姐执定成亲的古板，不肯趋时脱套，认真做起新妇来。随七郎劝了又劝，扯了又扯，只是不肯上床。那里知道这位新郎是被丑妇惹厌惯的，从不曾亲近佳人，忽然遇见这般绝色，就像饿鹰看了睡鸡，馋猫对着美食，那里发极得了。若还没有退步，也只得耐心忍性，坐在那边守他。当不得肥鸡之旁现有壮鸭，美食之外另放佳肴，为甚么不去先易而后难，倒反先难而后易？就借个定省爷娘的名色，托故抽身，把三更以后的事情，挪在二更以前的来做。

能红见他来得早，就知道这位小姐毕竟以虚文误事，决不肯蹈人的覆辙，使他见所见而来者，又闻所闻而往。一见七郎走到，就以和蔼相加，口里便说好看话儿，叫他转去，念出《诗经》两句道：

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

心上又怕他当真转去，随即用个挽回之法，又念出《四书》二句道：
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
七郎正在急头上，又怕担搁工夫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对着牙床扯了就走，所谓忙中不及写大『壹』字。能红也肯托熟，随他解带宽衣，并无推阻，同人鸳鸯，做了第一番好事。

据能红说起来，依旧是尊崇小姐，把他当做本官，自己只当是胥役，向前替他摆了个头踏。殊不知尊崇里面，却失了大大的便宜。世有务虚名而不顾实害者，皆当以韦小姐为前车。

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移奸作孽亏人改作完人

七郎完事之后，即便转身，走到新人房内，就与他雍容揖逊起来。那一个要做古时新人，这一个也做古时新郎，暂且落套违时，以待精还力复。直陪他坐到三更，这两位古人都做得不耐烦了，方才变为时局，两个笑嘻嘻的上床，做了几次江河日下之事。做完之后，两个搂在一处，呼呼的睡着了。

不想睡到天明，七郎在将醒未醒之际，忽然大哭起来。越哭得凶，把新人越搂得紧。被小姐唤了十数次，才惊醒转来。啐了一声道：『原来是个恶梦！』小姐问他：『甚么恶梦？』七郎只不肯讲。望见天明，就起身出去。小姐看见新郎不在，就把能红唤进房来，替自己梳头刷鬓。

妆饰已完，两个坐了一会，只见有个丫鬟走进来问道：『不知新娘昨夜做个甚么好梦，梦见些甚么东西？可好对我们说说。』小姐道：『我一夜醒到天明，并不曾合眼，那有甚么好梦？』那丫鬟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相公为甚么原故清早就叫人出去，请那圆梦的先生？』小姐道：『是了，他自己做个恶梦，睡得好好的，忽然哭醒。及至问他又不肯说。去请圆梦先生，想来就是为此。这等那圆梦先生可曾请到？』丫鬟道：『去请好一会了，想必就来。』小姐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等他请到的时节，你进来通知一声，引我到说话的近边去听他一听，且看甚么要紧，就这等不放心，走下床来就请人圆梦。』

丫鬟应了出去，不上一刻，就赶进房来说：『圆梦先生已到，相公怕人听见，同他坐在一间房内，把门都关了，还在那边说闲话，不曾讲起梦来。新娘要听，就趁此时出去。』小姐一心要听恶梦，把不到三朝

不出绣房的旧例全不遵守，自己扶了能红，走到近边去窃听。

原来夜间所做的梦甚是不祥，说七郎搂着新人同睡。忽有许多恶鬼拥进门来，把铁索锁了新人，竟要拖他出去。七郎扯住不放说：『我百年夫妇，方才做起，为甚么原故就捉起他来？』那些恶鬼道：『他只有半夫之分，为甚么搂了个完全丈夫？况且你前面的妻子又在阴间等他，故此央了我们前来捉获。』说过这几句，又要拽他同去。七郎心痛不过，对了众鬼，再三哀告道：『宁可拿我，不要捉他。』不想那几个恶鬼，拔出刀来，竟从七郎脑门劈起，劈到脚跟，把一个身子分为两块。正在疼痛之际，亏得新人叫喊，才醒转来。你说这般的恶梦，叫人惊也不惊，怕也不怕？况又是做亲头一夜，比不得往常，定然有些干系，所以接他来详。

七郎说完之后，又问道：『这样梦兆，自然凶多吉少，但不知应在几时？』那详梦的道：『凶便极凶，还亏得有个「半」字，可以释解。想是这位令正，命里该有个帮身，不该做专房独阃，所以有这个梦兆。起先既说有半夫之分，后来又把你的尊躯剖为两块，又合着一个「半」字。叫把这个身子分一半与人，就不带他去了。这样明明白白的梦，有甚么难解？』七郎道：『这样好妻子，怎忍得另娶一房，分他的宠爱，宁可怎么样，这是断然使不得的！』那人道：『你若不娶，他就要丧身；疼他的去处，反是害他的去处，不如再娶一房的好。你若不信，不妨再请个算命先生，看看他的八字，且看寿算何如。该有帮助不该有帮助？同我的说话再合一合就是了。』七郎道：『也说得是。』就取一封银子，谢了详梦先生，送他出去。

小姐听过之后，就与能红两个悄悄归房，并不使一人知道。只与能红商议道：『这个梦兆，正合着张铁嘴之言，一毫也不错，还要请甚么先生，看甚么八字！这等说起来，半点夫星的话，是一毫不错的了。倒不如自家开口，等他再娶一房，一来保全性命，二来也做个人情，省得他自己发心，娶了人来，又不知感激我。』能红道：『虽则如此，也还要商量。恐怕娶来的人未必十分服贴，只是捱着的好。』小姐听了这句话，果然捱过一宵，并不开口。

不想天公凑巧，又有催帖送来。古语二句说得不错：

阴阳无耳，不提不起。

鬼神祸福之事，从来是提起不得的。一经提起，不必在暗处寻鬼神，明中观祸福，就在本人心上生出鬼神祸福来。一举一动，一步一趋，无非是可疑可怪之事。韦小姐未嫁以前，已为先人之言所惑。到了这一日，又被许多恶话触动了疑根。做女儿的人，有多少胆量，少不得要怕神怕鬼起来。又有俗语二句道得好：

日之所思，夜之所梦。

裴七郎那些说话，原是成亲之夜与能红睡在一处，到完事之后，教道他说的。第二日请人详梦，预先分付丫鬟，引他出去窃听，都是做成的圈套。这叫做巧妇勾魂，并不是痴人说梦。一到韦小姐耳中，竟把假梦变作真魂，耳闻幻为目击，连他自己睡去，也做起极凶极险的梦来：不是恶鬼要他做替身，倒说前妻

等他做伴侶。做了鬼夢，少不得就有鬼病上身，恹恹纏纏，口中只说要死。

一日，把能紅叫到面前，与他商議道：『如今捱不去了，我有句要紧的說話，不但同你商量，只怕还要用着你，但不知肯依不肯依？』能紅道：『我与小姐，分有尊卑，情无尔我。只要做得的事，有甚么不依？』小姐道：『我如今现要娶小，你目下就要嫁人，何不把两桩事情并做一件做了。我也不消娶，你也不必嫁，竟住在这边，做了我家第二房，有甚么不好？』

能紅故意回覆道：『这个断使不得！我服事小姐半生，原要想个出头日子；若肯替人做小，早早就出去了，为甚么等到如今？他有了银子，那里寻不出人来，定要苦我一世！还是别娶的好。』小姐道：『你与我相处半生，我的性格，就是你的性格。虽然增了一个，还是同心合胆的人；就是分些宠爱与你，也不是别人。你若生出儿子来，与我自生的一样，何等甘心。若叫他外面去寻，就合着你的说话，我不吃他的醋。他要拈我的酸，啣起气来，有些甚么好处？求你看十六年相与之情，不要推辞，成就我这桩心事罢！』

能紅见他求告不过，方才应许。应许之后，少不得又有题目出来，要小姐件件依他，方才肯做。小姐要救性命，有甚么不依？议妥之后，方才说与七郎知道。七郎受过能紅的教诲，少不得初说之际。定要学王莽之虚谦，曹瞒之固逊，有许多欺世盗名的话说将出来，不到黄袍加身，决不肯轻易即位。

小姐与七郎说过，又叫人知会爷娘。韦翁夫妇闻之，一发欢喜不了，又办一付嫁妆送来，与他择日成亲，做了第二番好事。

能红初次成亲，并不妆作；到了这一夜，反从头做起新妇来，狠推硬扯，再不肯解带宽衣。不知为甚么原故，直到一更之后，方才说出真情：要他也像初次一般，先到小姐房中假宿一会，等他催迫几次，然后过来。名为尽情，其实是还他欠帐。能红所做之事，大率类此。

成亲之后，韦小姐疑心既释，灾晦自然不生。日间饮食照常，夜里全无恶梦，与能红的身子一齐粗大起来，未及一年，各生一子。夫妻三口，恩爱异常。

后来七郎联掇高魁，由县令起家，屡迁至京兆之职。受了能红约束，终身不敢娶小。

能红之待小姐，虽有欺诳在先，一到成亲之后，就输心服意，畏若严君，爱同慈母，不敢以半字相欺，做了一世功臣，替他任怨任劳，不费主母纤毫气力。

世固有以操、莽之才，而行伊、周之事者，但观其晚节何如耳！

十卷樓

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題額 难摆布快婿完姻

词云：

寡女临妆怨苦，孤男对影嗟穷。孟光难得遇梁鸿，只为婚姻不动。

久旷才知妻好，多欢反觉

夫庸。甘霖不向旱时逢，怎得农人歌颂？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世上人的好事，件件该迟，却又人人愿早。更有『富贵婚姻』四个字，又比别样不同，愈加望得急切。照世上人的心性，竟该在未曾出世之际，先等父母发财；未经读书之先，便使朝廷授职；拣世上绝标致的妇人，极聪明的男子，都要在未曾出幼之时，取来放在一处，等他欲心一动，就合拢来，连做亲的日子，都不消拣得，才合着他的初心；却一件也不能勾如此。陶朱公到弃官泛湖之后，才发得几主大财。姜太公到发白齿动之年，方受得一番显职。想他两个，少年时节，也不曾丢了钱财不要，弃了官职不取。总是因他财星不旺，禄运未交。所以得来的银钱，散而不聚，做出的事业，塞而不通，以致淹淹缠缠，直等到该富该贵之年，就像火起水发的一般，要止也止他不住。

梁鸿是个迟钝男子，孟光是个偃蹇妇人，这边说亲也不成，那边缔好也不就。不想这一男一女，都等到许大年纪，方才说合拢来。迟钝遇着偃蹇，恰好凑成一对。两个举案齐眉，十分恩爱，做了千古上下第

一对和合的夫妻。虽是有德之人，原该如此，却也因他等得心烦，望得意躁，一旦遂了心愿，所以分外有情。

世上反目的夫妻，大半都是早婚易娶，内中没有几个是艰难迟钝而得的。古语云：『若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。』事事如此，不独婚姻一节为然也。冒头说完，如今说到正话。

明朝永乐初年，浙江温州府永嘉县，有个不识字的愚民，叫做郭酒痴，每到大醉之后，就能请仙判事，其应如响。最可怪者，他生平不能举笔，到了请仙判事的时节，那悬笔写来的字，比法帖更强几分。只因请到之仙，都是些书颠草圣，所以如此。从不曾请着一位是《淳化帖》上没有名字的。因此合郡之人，略有疑事，就办几壶美酒，请他吃醉了请仙。一来判定吉凶，以便趋避；二来裱做单条册页，供在家中，取名叫做『仙帖』。还有起房造屋的人家，置了对联匾额，或求大仙命名，或望真人留句。他题出来的字眼，不但合于人心，切着景致，连后来的吉凶祸福，都寓在其中。当时不觉，到应验之后，始赞神奇。

彼时学中有个秀才，姓姚名戡，字子毅。髫龄入泮，大有才名。父亲是本县的库吏，发了数千金，极是心高志大。见儿子是个名士，不肯容易就婚，定要娶个天姿国色。直到十八岁上，才替他定了婚姻，系屠姓之女。闻得众人传说，是温州城内第一个美貌佳人。下聘之后，簇新造起三间大楼，好待儿子婚娶。造完之后，又置一座堂匾，办下筵席，去请郭酒痴来，要求他降仙题咏。一来壮观，二来好卜休咎。郭酒痴来到席上，手也不拱，箸也不拈，只叫取大碗斟酒：『真仙已降，等不得多时，快些吃醉了好写。』姚家

父子听见，知道请来的神仙，就附在他身上，巴不得替神仙润笔，就亲手执壶，一连斟上数十碗，与郭酒痴吃下肚去。他一醉之后，就扞口不言。悬起笔来，竟像拂尘扫地一般，在匾额之上题了三个大字、六个小字。其大字云：

十叠楼。

小字云：

九日道人醉笔。

席间有几个陪客，都是子毅的社友，知道『九日』二字，合来是个『旭』字，方才知道是张旭降乩。只是一件，『十叠』的『叠』字，该是景致的『景』。或者说此楼造得空旷，上有明窗，可以眺远，看见十样景致。故此名为『十景楼』，为何写做『合叠』之『叠』？又有人说：『「合叠」的「叠」字，倒切着新婚，或者是十字错了，也不可。凡人到酒醉之后，作事定有讹舛，仙凡总是一理。或者见主人劝得殷勤，方才多用了几碗，故此有些颠倒错乱，也未可知。何不问他一问？』姚姓父子就虔诚拜祷说：『「十叠」二字，文义不相联属，其中必有讹舛，望大仙改而政之。』酒痴又悬起笔来，写出四句诗道：

十叠原非错，诸公枉见疑。

他年虚一度，便是醉人迷。

众人见了，才知道他文义艰深，非浅人可解，就对着姚姓父子一齐拱手称贺道：『恭喜，恭喜！这等

看来，令郎必有一位夫人，九房姬妾。合算起来，共有十次合卺，所以名为「十卺楼」。庶民之家，那得有此乐事！其为仕宦无疑了。子为仕宦，父即封翁，岂不是个极美之兆！」姚姓父子原以封翁仕宦自期，见众人说到此处，口虽谦让，心实欢然。说：『将来这个验法，是一定无疑的了。』当晚留住众人，预先吃了喜酒，个个尽欢而别。

及至选了吉期，把新人娶进门来，揭起纱笼一看，果然是温州城内第一个美貌佳人！只见他：

月挂双眉，霞蒸两靥，肤凝瑞雪，髻挽祥云。轻盈绰约不为奇，妙在无心入画；袅娜端庄皆可咏，绝非有意成诗。地下拾金莲，误认作两条笔管；樽前擎玉腕，错呼为一盏玻璃。诚哉绝世佳人，允矣出尘仙子！

姚子穀见了，惊喜欲狂，巴不得早散华筵，急归绣幕，好去亲炙温柔。当不得贺客缠绵，只顾自己贪杯，不管他人好色。直吃到三更以后，方才撤了筵席，放他进去成亲。

子穀一入绣房，就劝新人就寝。少不得内致温存，外施强暴，以绿林豪客之气概，遂绿衣才子之心情。替他脱去衣裳，拉归衽席。正要颠鸾倒凤之事，不意变出非常，事多莫测！忽以人生之至乐，变为千古之奇惊！这是甚么原故？有新小令一阙，单写他昔日的情形，一观便晓：

好事太稀奇，望巫山，路早迷。遍寻没块携云地。玉峰太巍，玉沟欠低。五丁惜却些儿费。漫惊疑，磨盘山好，何事不生脐？

右调《黄莺儿》

原来这位新妇面貌虽佳，却是一个石女！子毅一团高兴，谁想弄到其间，不但无门可入，亦且无缝可钻。伸手一摸，就吃惊吃怪起来，捧住他问道：『为甚么好好一个妇人，竟有这般的锢疾？』屠氏道：『不知甚么原故，生出来就是如此。』姚子毅叹息一声，就掉过脸来，半晌不言语。

新妇对他道：『你这等一位少年，娶着我这个怪物，自然要烦恼。这是前生种下的冤孽，叫我也没奈何。求你将错就错，把我当个废物看承，留在身边，做一只看家之狗。另娶几房姬妾，与他生儿育女。省得送我还家，出了爷娘的丑，连你家的体面也不好看相。』姚子毅听了这句话，又掉过脸来道：『我看你这副面容，真是人间少有，就是无用，也舍不得休了你。少不得留在身边，做一匹看马。只是看了这样的容貌，就像美食在前不能入口，叫我如何熬得住？』新妇道：『不但你如此，连我心上也爱你不过，当不得眼饱肚饥，没福承受，活活的气死。』说到此处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姚子毅正在兴发之时，又听了这些可怜的话，一发爱惜起来，只得与他搂做一团，多方排遣。到那排遣不去的时节，少不得寻条门路出来，发舒狂兴。那舍前趋后之事，自然是理所必有，势不能无的了。新妇要得其欢心，巴不得穿门凿户，弄些空隙出来，以为容纳之地，怎肯爱惜此豚，不为阳货之献？这一夜的好事，虽不叫做全然落空，究竟是勉强塞责而已。

第二日起来，姚子毅见了爷娘，自然要说明就里。爷娘怕恼坏儿子，一面托几个朋友，请他出去游山

解闷；一面把媒人唤来，要究他欺骗之罪。少不得把衙门声势挂在面上，官府的威风挂在口头，要逼他过去传说。欺负那位亲翁是个小户人家，又忠厚不过，从来怕见官府，最好拿捏。说：『他所生三女，除了这个孽障，还有两女未嫁，速抬一个来换，万事都休。不然，叫他吃了官司，还要破家荡产！』

媒人依了此言，过去传说。不想那位亲翁，先有这个主意，因他是个衙门领袖，颇有威权，料想敌他不过。所以留下二女，不敢许亲，预先做个退步。他若看容貌分上，不求退亲，便是一桩好事。万一说起话来，就把二女之中，拣一个去替换。见媒人说到此处，正合着自己之心，就满口应承，并无难色。只要他或长或幼，自选一人。省得不中意起来，又要翻悔。

姚子毅的父亲，怕他长女年纪太大，未免过时。幼女只小次女一岁，就是幼女罢了。订过之后，就乘儿子未归，密唤一乘轿子，把新妇唤出房来，呵叱一顿，逼他上轿。新妇哭哭啼啼，要等丈夫回来，面别一别了去。公婆不许，立刻打发起身，不容少待。

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人，又不犯七出之条，只因裤裆里面少了一件东西，到后来三摈于乡，五黜于里，做了天下的弃物。可见世上怜香惜玉之人，大概都是好淫，非好色也。

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

却说姚家的轿子，送了一个回去，就抬了一个转来。两家都顾惜名声，不肯使人知道。只见这个女子与前面那位新人，虽是一母所生，却有妍媸粗细之别，面容举止，总与阿姊不同。只有一件放心，料想一门之中，生不出两个石女。姚子穀回家的时节，已是一更多天。又吃得醅醕烂醉，倒在牙床，就昏昏的睡去。睡到半夜还不醒，那女子坐不过，也只得和衣睡倒。

姚子穀到酒醒之后，少不得要动掸起来。还只说这位新人就是昨夜的石女，替他脱了衣裳，就去抓寻旧路。当不得这个女子只管掉过身来，一味舍前而顾后。姚子穀伸手一摸，又惊又喜。喜则喜其原该如是，惊则惊其昨夜不然！酒醒兴发之际，不暇问其所以然，且做一会楚襄王，只当在梦里交欢，不管他是真是假。

及至到云收雨散之后，问他这混沌之物，忽然开辟的来由。那女子说明就里，方才知道换了一个。夜深灯灭之后，不知面容好歹，只把他肌肤一摸，觉得粗糙异常，早有三分不中意了。及至天明之后，再把面庞一看，就愈加憎恶起来，说：『昨日那一个虽是废人，还尽有看相；另娶一房生子，把他留在家中，当做个画中之人，不时看看也好。为甚么丢了至美，换了个至恶的回来，用又不中用，看又不中看，岂不令人悔死！』终日抱怨父母，聒絮不了。

不想这位女子，过了几日，又露出一桩破相来，更使人容纳他不得！姚子穀成亲之后，觉得锦衾绣幔

之中，不时有些秽气。初到那几夜，亏他热麝熏兰，还掩饰过了，到后来日甚一日，不能禁止。原来这个女子，是有小遗病的，醒时再不小解，一到睡去之后，就要撒起溺来。这虽是妇人的贱相，却也是天意使然，与石女赋形、不开混沌者无异。姚子穀睡到半夜，不觉陆地生波，枕席之上，忽然长起潮汛来：由浅而深，几几乎有中原陆沉之惧。直到他盈科而进，将入鼻孔，闻香泉而溯其源，才晓得是脏山腹海中所出，就狂呼大叫走下床来，唤醒爷娘，埋怨个不了，逼他速速遣回：『依旧取石女来还我。』

爷娘气愤不过，等到天明，又唤媒人来商议。媒人道：『早说几日也好，那个石女早有人要他，因与府上联姻，所以不敢别许。自你发回之后，不上一二日，就打发出门去了。如今还有个长的在家，与石女的面容大同小异。两个并在一处，一时辨不出来。你前日只该换长，不该换幼。如今换过一次，难道又好再换不成？』姚子穀的父亲道：『那也顾他不得，一锄头也是动土，两锄头也是动土，有心行一番霸道，不怕他不依！他若推三阻四，我就除了状词不告，也有别样法子处他，只怕他担当不起！』媒人没奈何，只得又去传说。那家再三不肯，说：他『换去之后，少不得又要退来，不如不换的好。』媒人说以利害，又说：『事不过三，那有再退之理！』那家执拗不过，只得应许。

姚子穀的父母，因儿子立定主意只要石女，不要别人。又闻得他面貌相似，就在儿子面前不说长女代换的原故，使他初见的时节认出来。直到上床之后，才知就里，自然喜出望外。

不想果应其言。姚子穀一见此女，只道与故人相会，快乐非常。这位女子，又喜得不怕新郎，与他一

见如故。所以未寝之先，一毫也认不出来。直到解带宽裳之后，粘肌贴肉之时，摸着那件东西，又不似从前混沌，方才惊骇起来，问他所以然的原故。此女说出情由，才晓得不是本人，又换了一付形体。就喜欢不过，与他颠鸾倒凤起来，竭尽生平之乐。

此女肌体之温柔，性情之妩媚，与石女纤毫无异，尽多了一件至宝。只是行乐的时节，两下搂抱起来，觉得那副杨柳腰肢，比初次的新人大了一倍；而所御之下体，又与第二番的幼女不同，竟像轻车熟路一般，毫不费力。只说她体随年长，量逐时宽，所以如此。谁想做女儿的时节，就被人破了元身。不但含苞尽裂，葳锁重开，连那风流种子，已下在女腹之中：进门的时节，已有五个月的私孕了。

但凡女子怀胎，五月之前还看不出，交到六个月上，就渐渐的粗壮起来，一日大似一日，那里瞒得到底！姚子毅知觉之后，一家人也都看出破绽来。再过几时，连邻里乡党之中，都传播开去。

姚氏父子，都是极做体面的人，平日要开口说人，怎肯留个孽障在家，做了终身的话柄？以前暗中兑换，如今倒要明做出来，使人知道，好洗去这段羞渐。就写下休书，唤了轿子，将此女发回母家，替儿子别行择配。

谁想他姻缘蹭蹬，命运乖张，娶来的女子不是前生的孽障，就是今世的冤家，容颜丑陋，性体愚顽，都不必讲起。又且一来就病，一病就死，极长寿的也过不到半年之外。

只有一位佳人，生得极聪明、极艳丽，是个财主的偏房，大娘吃醋不过，硬遣出门。正在交杯合盞之

后，两个将要上床，不想媒人领着卖主，带了原聘上门，要取他回去。只因此女出门之后，那财主不能割舍，竟与妻子拚命，被众人苦劝，许他赎取回去，各宅而居。所以赍聘上门，取回原妾。不然，定要经官告理，说他倚了衙门的势，强占民间妻小。姚家无可奈何，只得受了聘金，把原妾交还他去。姚子穀的衣裳已脱，裤带已解，正要打点行房，不想新人夺了去，急得他欲火如焚，只要寻死。

等到三年之后，已做了九次新郎，不曾有一番着实。他父子二人，无所归咎。只说这座楼房起得不好，被工匠使了暗计，所以如此。要拆去十叠楼，从新造过。姚子穀有个母舅，叫做郭从古，是个积年的老吏，与他父亲同在衙门。一日，商量及此，郭从古道：『请问「十叠楼」三字，是何人题写，你难道忘记了么？仙人取名之意，眼见得验在下遭。十次合叠，如今做过九次，再做一次，就完了匾上的数目，自然夫妻偕老，再无意外之事了。』

姚氏父子听了这句说话，不觉豁然大悟说：『本处的亲事都做厌了，这番做亲，须要他州外县去娶。』郭从古道：『我如今奉差下省，西子湖头，必多美色。何不教外甥随我下去，选个中意的回来。』姚子穀道：『此时宗师按临，正要岁考，做秀才的出去不得。舅舅最有力，何不替我选择一个，便船带回，与我成亲就是。』郭从古道：『也就得是。』姚氏父子就备了聘礼与钗钏衣服之类，与他带了随身。自去之后，就终日盼望佳人，祈求好事。

姚子穀到了此时，也是饿得肠枯，急得火出的时候了。无论娶来的新人才貌俱佳，德容兼美；就遇着

个将就女子，只要胯间有缝，肚里无胎，下得人种进去，生得儿子出来，夜间不遗小便，过得几年才死，就是一桩好事了。不想郭从古未曾到家，先有书来报喜，说替他娶了一个，竟是天下无双、人间少二的女子。姚子毅得了此信，惊喜欲狂。及至仙舟已到，把新人抬上岸来，到拜堂合卺之后，揭开纱笼一看，又是一桩诧异！

原来这位新人不是别个，就是开手成亲的石女！只因少了那件东西，被人推来挽去，没有一家肯要，直从温州卖到杭城，换了一二十次的售主。郭从古虽系至亲，当日不曾见过。所以看了面容，极其赞赏，替他娶回来；又不曾做爬灰老子，如何知道下面的虚实？

姚子毅见了，一喜一忧：喜则喜其得遇故人，不负从前之约；忧则忧其有名无实，究竟于正事无干。姚氏父子与郭从古坐在一处，大家议论道：『这等看起来，醉仙所题之字，依旧不验了。第十次做亲，又遇着这个女子，少不得还要另娶。无论娶来的人好与不好，就使白发齐眉，也做了十一次新郎，与「十叠」二字不相合了。叫做甚么神仙？使人那般敬信！』大家猜疑了一会，并无分解。

却说姚子毅当夜入房，虽然心事不佳，少不得搂了新人，与他重温旧好。一连过了几夜，两下情浓，都有个开交不得之意。男子兴发的时节，虽不能大畅怀来，还亏他有条后路，可以暂行宽解。妇人动了欲心，无由发泄；真是求死不得，欲活不能，说不出那种苦楚。不想把满身的欲火，合来聚在一处，竟在两胯之间，生起一个大毒，名为『骑马痲』，其实是情兴变成的脓血。肿了几日，忽然溃烂起来，任你神方妙

药，再医不好。

一夜，夫妻两口，搂做一团，恰好男子的情根，对着妇人的患处，两下忘其所以，竟把偶然的缺陷，认做生就的空虚，就在毒疮里面，摩疼擦痒起来。在男子心上，一向见他无门可入，如今喜得天假以缘。况他这场疾病，原是由此起，要把玉杵当了刀圭，做个以毒攻毒！在女子心上，一向爱他情性风流，自愧茅塞不开，使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也巴不得以窈为门，使他乘虚而入。与其熬痒而生，倒不若忍痛而死。所以任他冲突，并不阻挠。不想这番奇苦，倒受得有功：一痛之后，就觉得苦尽甘来；焦头烂额之中，一般有趣销魂之乐。

这夫妻两口，得了这一次甜头，就想时时取乐、刻刻追欢。知道这番举动，是瞒着造物做的。好事无多，佳期有限。一到毒疮收口之后，依旧闭了元关，阴自阴而阳自阳，再要想做坎离交媾之后，就不能勾了。两下各许愿心，只保佑这个毒疮多害几时，急切不要收口。却也古怪，又不知是天从人愿，又不知是人合天心，这个知趣的毒疮，竟替他害了一生，到底不曾缝合。

这是甚么原故？要晓得：这个女子，原是有入道的，想是因他孽障未消，该受这几年的磨劫。所以造物弄巧，使他虚其中而实其外。将这件妙物隐在皮肉之中，不能勾出头露面。到此时，魔星将退，忽然生起毒来，只当替他揭去封皮，现出人间的至宝：比世上不求而得，与一求即得的，更希罕十倍。

这一男一女，只因受尽艰难，历尽困苦，直到心灰意死之后，方才凑合起来。所以夫妇之情，真个是

如胶似漆，不但男子画眉，妇人举案，到了疾病忧愁的时节，竟把夫妻变为父母，连那割股尝药、斑衣戏彩的事都做出来。可见天下好事只宜迟得，不宜早得。只该难得，不该易得。古时的人，男子三十而始娶，女子二十而始嫁，不是故意要迟，也只愁他容易到手，把好事看得平常，不能尽琴瑟之欢，效于飞之乐也。

鹤归楼

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风流偏来绝色

诗云：

天河盈盈一水隔，河东美人河西客。耕云织雾两相望，一树绸缪在今夕。双龙引车鹊作桥，风回桂渚秋叶飘。抛梭投杼整环珮，金童玉女行相要。两情好合美如旧，复恐天鸡催晓漏。倚屏犹有断肠言，东方未明少停候。欲渡不渡河之湄，君亦但恨生别离。明年七夕还当期，不见人间死别离。朱颜一去难再归！

这首古风，是元人所作，形容女牛相会之时，缠绵不已的情状。这个题目，好诗最多，为何单举这一首？只因别人的诗，都讲他别离之苦；独有这一首，偏叙他别离之乐，有个知足守分的意思，与这回小说相近，所以借他发端。

骨肉分离，是人间最惨的事，有何好处，倒以『乐』字加之？要晓得『别离』二字，虽不足乐；但从别离之下，又深入一层。想到那别无可别、离不能离的苦处，就觉得天涯海角，胜似同堂。枕冷衾寒，反为清福。第十八层地狱之人，羡慕十七层的受用。就像三十二天的活佛，想望着三十三天；总是一种道理。

近日有个富民，出门作客，歇在饭店之中。时当酷夏，蚊声如雷。自己悬了纱帐，卧在其中，但闻轰轰之声，不见嗷嗷之状。回想在家的乐处：丫鬟打扇，伴当驱蚊，连这种恶声也无由入耳，就不觉怨怅起

来。另有一个穷人，与他同房宿歇，不但没有纱帐，连单被也不见一条。睡到半夜，被蚊虫叮不过，只得起来行走，在他纱帐外面跑来跑去，竟像被人赶逐的一般，要使浑身的肌肉动而不静，省得蚊虫着体。

富民看见此状，甚有怜悯之心，不想那个穷人，不但不叫苦，还自己称赞说他是福人，把『快活』二字，叫不绝口。富民惊诧不已，问他：『劳苦异常，那些快乐？』那穷人道：『我起先也曾怨苦，忽然想到一处，就不觉快活起来。』富民问他：『想到那一处？』穷人道：『想到牢狱之中，罪人受苦的形状，此时上了桙床，浑身的肢体动弹不得，就被蚊虫叮死，也只好做露筋娘娘，要学我这舒展自由、往来无碍的光景，怎得能勾？所以身虽劳碌，心境一毫不苦，不知不觉，就自家得意起来。』富人听了，不觉通身汗下，才晓得睡在帐里思念家中的不是。

若还世上的苦人都用了这个法子，把地狱认做天堂，逆旅翻为顺境，黄连树下也好弹琴，陋巷之中尽堪行乐。不但容颜不老，须鬓难皤，连那祸患休嘉，也会潜消暗长。

方才那首古风，是说天上的生离，胜似人间的死别。我这回野史，又说人间的死别，胜似天上的生离。总合着一句《四书》，要人『素患难行乎患难』的意思。

宋朝政和年间，汴京城中有个旧家之子，姓段名璞，字玉初。自幼聪明，曾噪神童之誉。九岁入学，直到十九岁，做了十年秀才，再不出来应试。人问他何故，他说：『少年登科，是人生不幸之事。万一考中了，一些世情不谙，一毫艰苦不知，任了痴顽的性子，卤莽做去，不但上误朝廷，下误当世，连自家的

性命也要被功名误了，未必能勾善终。不如多做几年秀才，迟中几科进士，学些才术在胸中，这日生日大的利息，也还有在里面。所以安心读书，不肯躁进。」

他不但功名如此，连婚姻之事也是这般。惟恐早完一年，早生一年的子嗣，说：『自家还是孩童，岂可便为人父？』又因自幼丧亲，不曾尽得子道，早受他人之奉养，觉得于心不安。故此年将二十，还不肯定亲。总是他性体安恬，事事存了惜福之心，刻刻怀了凶终之虑，所以得一日过一日，再不希冀将来。

他有个同学的朋友，姓郁，讳廷言，字子昌，也是个才识兼到之人。与他的性格件件俱同，只有一事相反。他于功名富贵看得更淡，连那日生日大的利息，也并不思量。觉得做官一年，不如做秀才一日，把焚香挥麈的受用，与簿书鞭扑的情形比并起来，只是不中的好。独把婚姻一事，认得极真，看得极重。他说：『人生在世，事事可以忘情，只有妻妾之乐、枕席之欢，这是名教中的乐地，比别样嗜好不同，断断忘情不得。我辈为纲常所束，未免情兴索然，不见一毫生趣。所以开天立极的圣人，明开这条道路，放在伦理之中，使人散拘化腐。况且三纲之内，没有夫妻一纲，安所得君臣父子？五伦之中，少了夫妇一伦，何处尽孝友忠良？可见婚娶一条，是五伦中极太之事，不但不可不早，亦且不可不好。美妾易得，美妻难求。毕竟得了美妻，才是名教中最乐之事；若到正妻不美，不得已而娶妾，也就叫做无聊之思。身在名教之中，这点念头也就越于名教之外了。』

他存了这片心肠，所以择婚的念头甚是激切。只是一件，『要早要好』四个字，再不能勾相兼：要早就

不能好，要好又不能早。自垂髫之际，就说亲事起头，说到弱冠之年，还与段玉初一样，依旧是个孤身。要早要好的，也是如此，不要早不要好的，也是如此。倒不如安分守己的人，还享了五六七年衾寒枕冷的清福，不像他扒起扒倒，怨怅天公。赶去赶来，央求媒妁，受了许多熬炼奔波之苦。

一日，徽宗皇帝下诏求贤。凡是学中的秀才，不许遗漏一名，都要出来应试；有规避不到者，即以观望论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宋朝的气运，一日衰似一日；金人的势焰，一年盛似一年。又与辽、夏相持，三面皆为敌国。一年之内，定有几次告警。近边的官吏，死难者多，要人铨补。恐怕学中士子把功名视作畏途，不肯以身殉国。所以先下这个旨意，好驱逐他出山。段、郁二人迫于时势，遂不得初心，只得出来应举。作文的时节，惟恐得了功名，违了志愿，都是草草完事，不过要使广文先生免开规避而已。不想文章的造诣，与棋力酒量一般，低的要高也高不来，高的要低也低不去。乡会两榜，都巍然高列！段玉初的名数，又在郁子昌之前。

却说世间的好事，再不肯单行，毕竟要相因而至：郁子昌未发之先，到处求婚，再不见有天姿国色。竟像西子、王嫱之后，不复更产佳人，恨不生数千百年之先，做个有福的男子。不想一发之后，到处遇着王嫱，说来就是西子。亏得生在今日，不然倒反要错了机缘。

有一位姓官的仕绅，现居尚宝之职，他家有两位小姐，一个叫做围珠，一个叫做绕翠。围珠系尚宝亲生，绕翠是他侄女，小围珠一年。因父母俱亡，无人倚恃，也听尚宝择婚。这两位佳人，大概评论起来，

都是人间的绝色。若要在美中择美、精里求精，又觉得绕翠的姿容，更在围珠之上。京师里面有四句口号云：

珠为掌上珍，翠是人间宝。

王者不能兼，舍围而就绕。

为甚么千金小姐有得人见面，竟拿来编做口号，传播起来？只因徽宗皇帝曾下选妃之诏，民间女子都选不中，被承旨的太监单报他这两名，说：『百千万亿之中，止见得这两名绝色，其余都是庸材。』皇上又问：『二者之中，谁居第一？』太监就丢了围珠，单说绕翠。徽宗听了，就注意在一边，所以都人得知，编了这四句口号。

绕翠将要入宫，不想辽兵骤至，京师闭城两月，直到援兵四集，方得解围。解围之后，有一位敢言的科道上了一本说：『国家多难之时，正宜卧薪尝胆，力图恢复。即现在之嫔妃，尚宜纵放出宫，以来远色亲贤之誉；奈何信任谗阉，方事选择。如此举动，即欲寇兵不至，其可得乎？』徽宗见了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只得勉强听从，下个罪己之诏，令选中的女子，仍嫁民间。故此这两位佳人，前后俱能幸免。

官尚宝到了此时，闻得一榜之上，有两个少年都还未娶，又且素擅才名，美如冠玉，就各央他本房座师前去作合。郁子昌听见，惊喜欲狂，但不知两个里面将哪一个配他。起先未遇佳人，若肯把围珠相许，也就出于望外。此时二美并列，未免有舍围就绕之心，只是碍了交情，不好薄人而厚己。谁料天从人愿，

因他所中的名数，比段玉初低了两名，绕翠的年庚，又比围珠小了一岁，官尚宝就把男子序名，妇人序齿。亲生的围珠，配了段玉初。抚养的绕翠，配了郁子昌。原是一点溺爱之心，要使中在前面的做了嫡亲女婿，好等女儿荣耀一分。序名序齿的话都是粉饰之词。

郁子昌默喻其意，自幸文章欠好，取中略低，所以因祸得福，配了绝世佳人。若还高了几名，怎能勾遂得私愿？段玉初的心事，又与他绝不相同，惟恐志愿太盈，犯造物之所忌。闻得把围珠配他，还说世间第二位佳人，不该为我辈寒儒所得，恐怕折了冥福，亏损前程。只因座师作伐，不敢推辞，那里还有妄念？官尚宝只定婚议，还不许他完姻，要等殿试之后，授了官职，方才合卺，等两位小姐好做现成的夫人。

不想殿试的前后，却与会场不同：郁子昌中在二甲尾，段玉初反在三甲头。虽然相去不运，授职的时节，却有内銓外补之别。况且此番外补，又与往岁不同，大半都在危疆，料想没有善地。官尚宝又从势利之心转出个趋避之法，把两头亲事调换过来。起先并不提起，直等选了吉日，将要完姻，方才分付媒婆，叫他如此如此。这两男二女，总不提防，只说所偕的配偶，都是原议之人。那里知道金榜题名，就是洞房花烛的草稿！洞房花烛，仍照金榜题名的次序，始终如一，并不曾紊乱分毫。知足守分的，倒得了世间第一位佳人；心高志大的，虽不叫做吃亏，却究竟不曾满愿。可见天下之事，都有个定数存焉，不消逆虑。

但不知这两对夫妻成亲之后，相得何如，后来怎生结果？且等看官息息眼力，再演下回。

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闺房罢枕席之欢

郁子昌思想绕翠，得了围珠，初婚的时节，未免有个怨怅之心，过到后来，也就心安意贴，彼此相忘。只因围珠的颜色，原是娇艳不过的，但与绕翠相形，觉得彼胜于此。若还分在两处，也居然是第一位佳人。至于风姿态度，意况神情，据郁子昌看来，却像还在绕翠之上。俗语二句道得好：

不要文章中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试官。

郁子昌的心情原在风流一边，须是赵飞燕、杨玉环一流人，方才配得他上。恰好这位夫人，生来是他的配偶，所以深感岳翁，倒把拂情背理之心，行出一桩合理顺情之事。夫妻两口，恩爱异常，无论有子无子，誓不娶妾；无论内迁外转，誓不相离！要做一对比目鱼儿，不肯使百岁良缘，担误一时半刻。

却说段玉初成亲之后，看见妻子为人饶有古道，不以姿容之艳冶，掩其性格之端庄，心上十分欢喜。也与郁子昌一般，都肯将错就错。只是对了美色，刻刻担忧，说：『世间第一位佳人，有同至宝，岂可以侥幸得之！莫谓朋友无缘，得而复失。就是一位风流天子，尚且没福消受，选中之后，依旧发还。我何人斯，敢以倘来之福，高出帝王之上乎？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」，覆家灭族之祸，未必不阶于此。』所以常在喜中带戚，笑里含愁，再不敢肆意行乐。就是云雨绸缪之际，忽然想到相处，也有些不安起来。竟像这位佳人，不是自家妻子，有些干名犯义的一般。

绕翠不解其故，只说他中在三甲，选不着京官，将来必居险地。故此预作杞人之忧，不时把『义命自

安，吉人天相』的话去安慰他。段玉初道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万一补在危疆，身死国难，也是臣职当然，命该如此，何足介意？我所虑者，以一薄命书生，享三种过分之福，造物忌盈，未有不加倾覆之理！非受阴灾，必蒙显祸，所以忧患若此。』绕翠问：『是那三种？』段玉初道：『生多奇颖，谬窃神童之号，一过份也；早登甲第，滥叨青紫之荣，二过份也；浪踞温柔乡，横截鸳鸯浦，使君交朋友想望而不能得者，一旦攘为己有，三过份也。三者之中有了一件，就能折福生灾，何况兼逢其盛，此必败之道也。倘有不虞，夫人当何以救我？』绕翠道：『决不至此。只是幸福之心，既不宜有，弭灾之计，亦不可无。相公既萌此虑，毕竟有法以处之，请问计将安出？』

段玉初道：『据我看来，只有「惜福安穷」四个字，可以补救得来，究竟也是希图万一，决无幸免之理。』绕翠道：『何为惜福？何为安穷？』

段玉初道：『处富贵而不淫，是谓惜福；遇颠危而不怨，是谓安穷。究竟「惜福」二字，也为「安穷」而设，总是一片虑后之心，要预先磨炼身心，好撑持患难的意思。衣服不可太华，饮食不可太侈，宫室不可太美，处处留些余地，以资冥福。也省得受用太过，骄纵了身子，后来受不得饥寒。这种道理，还容易明白。至于夫妻宴乐之情，衽席绸缪之谊，也不宜沈艳太过。十分乐事，只好受用七分，还要留下三分，预为别离之计。这种道理，极是精微，从来没人知道。为夫妇者，不可不知。为乱世之夫妇者，更不可不知。俗语云：「恩爱夫妻不到头。」又云：「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。」夫妇相与一生，终有离

别之日。越是恩爱夫妻，比那不恩爱的，更离别得早。若还在未别之前，多享一分快乐。少不得在既别之后，多受一分凄凉。我们惜福的工夫，先要从此处做起：偎红倚翠之情，不宜过热，省得欢娱难继，乐极生悲；钻心刺骨之言，不宜多讲，省得过后追思，割人肠腹。如此过去，即使百年偕老，永不分离，焉知不为惜福所生，倒闰出几年的恩爱？」

绕翠听了此言，十分警省，又问他：「铨补当在何时？可能勾饶天之幸，得一块平静地方，苟延岁月？」段玉初道：「薄命书生，享了过分之福，就生在太平之日，尚且该有无妄之灾；何况生当乱世，还有侥幸之理？」绕翠听了此言，不觉泪如雨下。段玉初道：「夫人不用悲凄，我方才所说「安穷」二字就是为此。祸患未来，要预先惜福；祸患一至，就要立意安穷。若还有了地方，无论好歹，少不得要携家赴任。我的祸福，就是你的安危；夫妻相与百年，终有一别。世上人不知深浅，都说死别之苦，胜似生离；据我看来，生离之惨，百倍于死别。若能勾饶天之幸，一同死在危邦，免得受生离之苦，这也是人生百年第一桩快事。但恐造物忌人，不肯叫你如此。」

绕翠道：「生离虽是苦事，较之死别，还有暂辞永诀之分。为甚么倒说彼胜于此，请道其详。」段玉初道：「夫在天涯，妻在海角，时作归来之想，终无见面之期，这是生离的景象。或是女先男死，或是妻后夫亡，天辞会合之缘，地绝相逢之路，这是死别的情形。俗语云：「死寡易守，活寡难熬。」生离的夫妇，只为一念不死，生出无限熬煎。日间希冀相逢，把美食鲜衣，认做糠秕桎梏；夜里思量会合，把锦衾绣褥，

当了芒刺针毡。只因度日如年，以致未衰先老。甚至有未曾出户，先订归期，到后来一死一生，遂成永诀。这都是生离中常有之事，倒不若死了一个，没得思量。孀居的索性孀居，独处的甘心独处，竟像垂死的头陀，不思量还俗。那蒲团上面就有许多乐境出来，与不曾出家的时节纤毫无异。这岂不是死别之乐胜似生离？还有一种夫妇，先在未生之时，订了同死之约，两个不先不后，一齐终了天年。连永诀的话头都不消说得，眼泪全无半点，愁容不露一毫。这种别法，不但胜似生离，竟与拔宅飞升的无异，非修上几十世者，不能有此奇缘。我和你同人危疆，万一遇了大难，只消一副同心带儿，就可以合成正果。俗语云：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」这句话头，还是单说私情，与「纲常」二字无涉。我们若得如此，一个做了忠臣，一个做了节妇，合将拢来，又做了一对生死夫妻，岂不是从古及今，第一桩乐事？」

绕翠听了这些话，不觉蕙质兰心，变作忠肝义胆，一心要做烈妇。说起危疆，不但不怕，倒有些羡慕起来，终日洗耳听佳音，看补在那一块吉祥之地。不想等上几月，倒有个喜信报来。只为京职缺员，二甲几十名不勾铨补，连三甲之前也选了部属。郁子昌得了户部，段玉初得了工部，不久都有美差。捷音一到，绕翠喜之不胜。段玉初道：「塞翁得马，未必非祸，夫人且慢些欢喜。我所谓造物忌人，不肯容你死别者，就是为此。」绕翠听了，只说他是过虑，并不提防，不想点出差来，果然是一场祸事！

只因徽宗皇帝听了谏臣，暂罢选妃之诏，过后追思，未免有些懊悔。当日京师里面，又有四句口号云：

城门闭，言路开；城门开，言路闭。

这些从谏如流的好处，原不是出于本心，不过为城门乍开，人心未定，暂掩一时之耳目，要待烽火稍息之后，依旧举行。不但第一位佳人不肯放手，连那陪贡的一名，也还要留做备卷的。不想这位大臣没福做皇亲国戚，把权词当了实话，竟认真改配起来。

徽宗闻得两位佳人都为新进书生所得，悔恨不了，想着他的受用，就不觉拈酸吃醋起来，分付阁臣道：『这两个穷酸饿莩，无端娶了国色，不要便宜了他。速拣两个远差，打发他们出去！使他三年五载，不得还乡，罚做两个牵牛星，隔着银河难见织女，以赎妄娶国妃之罪！又要稍加分别，使得绕翠的人，又比得围珠的多去几年，以示罪重罪轻之别。』阁臣道：『目下正要遣使如金，交纳岁币，原来是户工二部之事，就差他两人去罢。』徽宗道：『岁币易交，金朝又不远，恐不足以尽其辜。』阁臣道：『岁币之中，原有金帛二项，为数甚多。金人要故意刁难，罚他赔补，最不容易交卸。赍金者多则三年，少则二载，还能勾回来覆命。赍帛之官，自十年前去的，至今未返。这是第一桩苦事！惟此一役，足尽其辜。』徽宗大喜，就差郁廷言赍金，段璞赍帛，各董其事，不得相兼，一齐如金纳币。

下了这道旨意，管教两对鸳鸯，变做伯劳、飞燕。但不知两件事情何故艰难至此，请看下回，便知来历。

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

宋朝纳币之例，起于真宗年间，被金人侵犯不过，只得创下这个陋规，每岁输银若干，为犒兵秣马之费，省得他来骚扰。后来逐年议增，增到徽宗手里，竟足了百万之数。起先名为岁币，其实都是银两。解到后来，又被中国之人教导他个生财之法，说布帛出于东南，价廉而美，要将一半银子买了绸段布匹，他拿去发卖，又有加倍的利钱。在宋朝则为百万，到了金人手里，就是百五十万。起先赠送银两，原是一位使臣；后来换了帛，就未免盈车满载，充塞道途。一人照管不来，只得分而为二，资金者资金，纳币者纳币。又怕银子低了成色，帛帛轻了分两，使他说长道短，以开边衅。就着资金之使预管征收，纳币之人先期采买，是他办来就是他送去，省得换了一手，委罪于人。

初解帛之时，金人不知好歹，见货便收，易于藏拙。纳币的使臣倒反有些利落，刮浆的布匹、上粉的纱罗，开了重价，蒙蔽朝廷。送到地头，就来覆命，原是一个美差，只怕谋不到手。谁想解上几遭，又被中国之人教导他个试验之法。定要洗去了浆，汰净了粉，逐匹上天平弹过，然后验收。少了一钱半分，也要来人赔补。赔到后来，竟把这项银两做了定规，不论货真货假，凡是纳币之臣，定要补出这些常例。常例补足之后，又说他蒙蔽朝廷，欺玩邻国，拿住赃证，又有无限诛求。所以纳币之臣赔补不起，只得留下身子，做了当头，淹滞多年，再不能勾还乡归国，这是纳币的苦处。

至于资金之苦，不过因他天平重大，正数之外要追羨余。虽然所费不资，也还有个数目。只是金人善

诈，见他赔得爽利，就说家事饶余还费得起，又要生端索诈。所以赍金之臣，不论贫富，定要延捱几载，然后了局。当年就返者，十中不及二三。

段、郁二人奉了这两个苦差，只得分头分事，采买的前去采买，征收的前去征收，到收完买足之后，一齐回到家中，拜别亲人，出使异国。郁子昌对着围珠，十分眷恋，少不得在枕上饯行，被中作别，把出门以后，返棹以前的帐目，都要预支出来，做那『一刻千金』的美事。又说自己虽奉苦差，有嫡亲丈人可恃，纵有些须赔补，料他不惜毡上之毫，自然送来接济。多则半年，少则三月，夫妇依旧团圆，决不像那位连襟，命犯孤鸾，极少也有十年之别。

绕翠见丈夫远行，预先收拾行装，把十年以内所用的衣裳鞋袜，都亲手置办起来。等他采买回家，一齐摆在面前道：『你此番出去，料想不是三年五载。妻子鞋弓袜小，不能勾远送寒衣，故此窃效孟美女之心，兼仿苏蕙娘之意，织尽寒机，预备十年之用。烦你带在身边，见了此物，就如见妻子一般。那线缝之中，处处有指痕血迹，不时想念想念，也不枉我一片诚心。』说到此处，就不觉涕泗涟涟，悲伤欲绝。

段玉初道：『夫人这番意思，极是真诚。只可惜把有用的工夫，都费在无用之地。我此番出去，依旧是死别，不要认作生离。以赤贫之士，奉极苦之差，赔累无穷，何从措置？既绝生还之想，又何用苟延岁月？少不得解到之日，就是我绝命之期。只恐怕一双鞋袜、一套衣裳还穿他不旧，又何必带这许多？就作大限未满，求死不能。也不过多受几年困苦，填满了饥寒之债，然后捐生，岂有做了孤臣孽子，囚系外邦，

还想丰衣足食之理！孟姜女所送之衣，苏蕙娘所织之锦，不过寄在异地穷边，并不是仇邦敌国。纵使带去，也尽为金人所有，怎能勾穿得上身？不如留在家中，做了装箱叠笼之具，后来还有用处，也未可知。」绕翠道：「你既不想生还，留在家中也是弃物了，还有甚么用处？」

段玉初欲言不言，只叹一口冷气。绕翠就疑心起来，毕竟要盘问到底。段玉初道：「你不见《诗经》上面有两句伤心话云：『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』我死之后，这几间楼屋里面，少不得有人进来，屋既有人往，衣服岂没人穿？留得一件下来，也省你许多辛苦，省得千针万线，又要服事后人，岂不是桩便事？」

绕翠听了以前的话，只说他是肝膈之言；及至听到此处，真所谓烧香塑佛，竟把一片热肠付之冷水！不由他不发作起来，就厉声回覆道：「你这样男子，真是铁石心肠！我费了一片血诚，不得你一句好话，倒反谤起人来！怎见得你是忠臣，我就不是节妇？既然如此，把这些衣服都拿来烧了，省得放在家中，又多你一番疑虑。」说完之后，果然把衣裳鞋袜叠在一处，下面放了柴薪，竟像人死之后烧化冥衣的一般。不上一刻时辰，把锦绣绮罗，变成灰烬。

段玉初口中虽劝，教他不要如此，却不肯动手扯拽，却像要他烧化，不肯留在家中与别人穿着的一般。绕翠一面烧，一面哭，说：「别人家的夫妇，何等绸缪！自下分离，不过是一年半载，尚且多方劝慰，只怕妻子伤心；我家不是生离，就是死别，并无一句钟情的话，反出许多背理之言。这样夫妻，做他何用！」

段玉初道：「别人修得到，故此嫁了好丈夫，不但有情，又且有福，不至于死别生离。你为甚么前世

不修，造了孽障，嫁着我这寡情薄福之人？但有死灾，并无生趣，也是你命该如此。若还你这段姻缘，不改初议，照旧嫁了别人，此时正好绸缪。这样不情的话，何由入耳？都是那改换的不是，与我何干？焉知我死之后，不依旧遂了初心。把娥皇、女英合在一处，也未可知。况且选妃之诏，虽然中止，目下城门大开，不愁言路不闭。万一皇上追念昔人，依旧选你入宫，也未见得。这虽是必无仅有之事，在我这离家去国的人，不得不虑及此。夫人听了，也不必多心。古语道得好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」又道：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若还你命该失节，数合重婚。我此时就着意温存，也难免红丝别系。若还命合流芳，该做节妇，此时就冲撞几句，你也未必介怀。或者因我说破在先，秘密的天机不肯使人参透，将来倒未必如此，也未见得。」

说完之后，竟去料理轻装，取几件破衣旧服，叠入行囊，把绕翠簇新做起、烧毁不尽的，一件也不带。又把所住的楼房，增上一个匾额，题曰「鹤归楼」，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，以见他决不生还。

出门的时节，两对夫妻一同拜别。郁子昌把围珠的面孔看了又看，上马之后还打了几次回头，恨不曾画幅小像，带在身边，当做观音大士一般，好不时瞻礼。段玉初一揖之后，就飘然长往，任妻子痛哭号啕，绝无半点凄然之色。

两个风餐水宿，带月披星，各把所贲之物解入邻邦。少不得金人验收，仍照往年的定例，以真作假，视重为轻，要硬逼来人赔补。段玉初道：「我是个新进书生，家徒四壁，不曾领皇家的俸禄，不曾受百姓

的羨余。莫说论万论千，就是一两五钱，也取不出。况且所贖之货并无浆粉，任凭洗濯。若要节外生枝，逼我出那无名之费，只有这条性命，但凭贵国处分罢了。」金人听了这些话，少不得先加凌辱，次用追比，后设调停，总要逼他寄信还乡，为变产赎身之计。

段玉初立定主意，把『安穷』二字，做了奇方，又加上一个譬法，当做饮子：到了五分苦处，就把七分来相比，到了七分苦处，又把十分来相衡，觉得阳世的磨折，究竟好似阴间，任你鞭笞夹打，痛楚难熬，还有『死』字做后门。阴间是个退步；到了万不得已之处，就好寻死。既死之后，浑身不知痛痒，纵有刀锯鼎镬，也无奈我何！不像在地狱中遭磨受难，一死之后，不能复死。任你扼喉绝吭，没有逃得脱的阴司，由他峻罚严刑，总是避不开的罗刹。只见活人受罪不过，逃往阴间；不见死人摆布不来，走归阳世。想到此处，就觉得受刑受苦，不过与生疮害疔一般。总是命犯血光，该有几时的灾晦。到了出脓见血之后，少不得苦尽甜来。他用了这个秘诀，所以随遇而安，全不觉有拘挛桎梏之苦。

郁子昌亏了岳父担当，叫他『凡有欠缺，都寄信转来，我自然替你赔补』。郁子昌依了此言，索性做个畅汉。把上下之人都贿赂定了，不受一些凌辱。金人见他肯用，倒把好酒好食不时款待他，连那没人接济的连襟也沾他些口腹之惠。不及五月，就把欠帐还清，别了段玉初预先回去覆命。

宋朝有个成规：凡是出使还朝的官吏到了京师，不许先归私宅，都要面圣过了，缴还使节，然后归家。郁子昌进京之刻，还在已牌，恰好徽宗坐朝，料想覆过了命，正好回家。古语道得好：『新娶不如远归。』

那点追欢取乐的念头，比合番之初更加激切，巴不得三言两语回过了朝廷，好回去重偕伉俪。不想朝廷之上，为合金攻辽一事，众议纷纷，委决不下。徽宗自辰时坐殿，直议到一二更天，方才定了主意。定议之后，即便退朝，纵有紧急军情，也知道他倦怠不胜，不敢入奏，何况纳币还朝，是桩可缓之事。郁子昌熬了半载，只因灾星未退，又找了半夜的零头，依旧宿在朝房，不敢回宅。倒是半载易过，半夜难熬。正合着唐诗二句：

似将海水添官漏，并作铜壶一夜长。

围珠听见丈夫还朝，立刻就回宅，竟是天上掉下月来，那里欢喜得了。就去重熏绣被，再熨罗衾，打点一夜工夫，要叙尽半年的阔别。谁想从日出望起，望到月落，还不见回来，不住在空阶之上走去走来，竟把三寸金莲磨得头穿底裂。及至次日上午，登楼而望，只见一位官员，簇拥着许多人马，摇旗呐喊而来。只说是过往的武职，谁想走到门前，忽然住马。围珠定睛一看，原来就是自己的丈夫。如飞赶下楼来，堆着笑容接见。只说他久旱逢甘，胜似洞房花烛，自然喜气盈腮；不想见了面反掉下恹惶泪来，问他情由，只是哽哽咽咽讲不出口。

原来覆命的时节，又奉了监军督饷之差，要他即日登程，不许羁留片刻，以误师期。连进门一见，也是瞒着朝廷，不可使人知道的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他未到之先，金人有牒文赍到，要与宋朝合兵攻辽。宋朝主意不定，担搁了几时。金人不见回话，又有催檄递来，说：『贵国观望不前，殊失同仇之义。本朝

不复相强，当移伐辽之兵转而伐宋。即欲仍遵前约，不可得矣。」徽宗见了，不胜悚惧。所以穷日议论，不能退朝，就是为此。郁子昌若还迟到一日，也就差了别人。不想冤家凑巧，起先不能决议，恰好等他一到，就定了出师之期。领兵的将帅隔晚已经点出，单少贲饷官一员，要待次日选举。郁子昌擅娶国妃，原犯了徽宗之忌，见他转来得快，依旧要眷恋佳人，只当不曾离别。故此将机就计，倒说他：「纳币有方，不费时日。自能飞挽接济，有裨军功。」所以一差甫完，又有一差相继，再不使他骨肉团圆。

围珠得了此信，把一付火热的心肠激得冰冷；两行珠泪竟做了三峡流泉，那里倾倒得住？扯了丈夫的袖子正要说些衷情。不想同行的武职，一齐哗噪起来，说：「行兵是大事，顾不得儿女私情。那家没有妻子？都似这等留连，一个担迟一会，须得几十个日子才得起身。恐怕朝廷得知，不当稳便。」郁子昌还要羈迟半刻，扯妻子进房，略见归来的大意。听了这些恶声，不觉高兴大扫。只好痛哭一场，做出『苦团圆』的戏文，就是这等别了。临行之际，取出一封书来，说是姨丈段玉初寄回来的家报，叫围珠递与绕翠。

绕翠得书，不觉转忧作喜，只说丈夫出门，为了几句口过，不曾叙得私情，过后追思，自然懊悔。这封家报无非说他改过之心，道他修好之意。及至拆开一看，又不如此，竟是一首七言绝句。其诗云：

文回织锦倒妻思，断绝恩情不学痴；

云雨赛欢终有别，分时怒向任猜疑。

绕翠见了，知道他一片铁心，久而不改，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寡情的男子！况且相见无期，就要他多

情也没用，不如安心乐意做个守节之人，把追欢取乐的念头全然搁起，只以纺绩治生，趁得钱来又不想做人家，尽着受用。过了一年半载，倒比段玉初在家之日肥胖了许多，不像那丈夫得意之人，终日愁眉叹气，怨地呼天，一日瘦似一日，浑身的肌骨，竟像枯柴硬炭一般，与『温香软玉』四个字全然相反。

却说郁子昌尾了大兵料理军饷一事，终日追随鞍马，触冒风霜，受尽百般劳苦。俗语云：『少年子弟江湖老。』为商做客的子弟，尚且要老在江湖；何况随征遇敌的少年，岂能勾仍其故像？若还单受辛勤，止临锋镝，还有消愁散闷之处；纵使易衰易老，也毕竟到将衰将老之年，那副面容才能改变。当不得这位少年，他平生不爱功名，止图快乐，把美妻当了性命，一时三刻，也是丢不下的。又兼那位妻子极能体贴夫心，你要如此，她早已如此。枕边所说的话，被中相与之情，每一思起，就令人销魂欲绝。所以郁子昌的面貌，不满三年，就变做苍然一叟。髭须才出，就白起来。纵使放假还乡，也不是当年娇婿。何况此时的命运，还在驿马星中，正没有归家之日。攻伐不止一年，行兵岂在一处？来来往往，破了几十座城池，方才侥幸成功，把辽人灭尽。

班师之日，恰好又遇着纳币之期，被一个仰体君心的臣子，知道此人入朝，必为皇上所忌，少不得又要送他出门。不如在未归之先，假竟荐他一本，说：『郁廷言纳币有方，不费时日，现有成效可观；又与金人相习多年，知道他的情性，不如加了品级，把岁币一事，着他总理。使资金纳币之官，任从提调，不但重费可省，亦能使边衅不开，此本国君民之大利也。』此本一上，正合着徽宗吃醋之心，当日就下了旨

意：『着吏部写敕，升他做户部侍郎，总理岁币一事。闻命之后，不必还朝，就在边城受事，告峻之日，另加升赏。』

郁子昌见了邸报，惊得三魂入地，七魄升天！不等救命到来，竟要预寻短计。恰好遇着使人，与他一封书札，救了残生。

这封书札是何人所寄，说的甚么事情，为何来得这般凑巧？再看下回，便知端的。

第四回 亲姊妹迴别菜枯 旧夫妻新偕伉俪

你道这封书札，是何人所寄，说的甚么事情？原来是一位至亲瓜葛，同榜弟兄，均在患难之中，有同病相怜之意。恐怕他迷而不悟，依旧堕入阱中，到后来悔之无及，故此把药石之言，寄来点化他的。只因灭辽之信，报入金朝，段玉初知道他系念室家，一定归心似箭，少不得到家之日，又启别样祸端。此番回去，不但受别离之苦，还怕有性命之忧。教他飞疏上闻，只说在中途患病。且捱上一年半载，徐观动静，再做商量，才是个万全之策。

书到之日，恰好遇了邸报。郁子昌拆开一看，才知道这位连襟是个神仙转世，说来的话，句句有先见之明。他当日甘心受苦，不想还家，原有一番深意，吃亏的去处，倒反讨了便宜。可惜不曾学他，空受许多无益之苦。就依了书中的话，如飞上疏。不想疏到在后，命下在先，仍叫他勉力办事，不得借端推委。

郁子昌无可奈何，只得在交界之地，住上几时，等资金纳币的到了，一齐解入金朝。金人见郁子昌任事，个个欢喜。只道此番的使费，仍照当初。当初单管资金，如今兼理币事，只消责成一处，自然两项俱清。那些收金敛币之人，家家摆筵席，个个送下程，把郁老爷、郁侍郎叫不绝口。那里知道这番局面，比前番大不相同：前番是自己着力，又有个岳父担当，况且单管资金，要他赔补，还是有限的数目，自然用得松爽。此番是代人料理，自己只好出力，赔不起钱财。家中知道赎他不回，也不肯把有限的精神，施于无用之地。又兼两边告乏，为数不资，纵有点金之术，也填补不来。只得老了面皮，硬着脊骨，也学段玉

初以前，任凭他摆布而已。金人处他的方法，更比处段玉初不同，没有一件残忍之事，不曾做到。

此时的段玉初，已在立定脚跟的时候，金人见他熬炼得起，又且弄不出滋味来，也就断了痴想，竟把他当了闲人，今日伴去游山，明日同他玩水，不但没有苦难，又且肆意逍遥。段玉初若想回家，他也肯容情释放。当不得这位使君要将沙漠当了桃源，权做个避秦之地。

郁子昌受苦不过，只得仗玉初劝解，十分磨难，也替他减了三分。直到二年之后，不见有人接济，知道他不甚饶余，才渐渐的放松了手。

段、郁二人，原是故国至亲，又做了异乡骨肉，自然彼此相依，同休共戚。郁子昌对段玉初道：『年兄所做之事，件件都有深心，只是出门之际，待年嫂那番情节，觉得过当了些。夫妻之间，不该薄幸至此。』段玉初笑一笑道：『那番光景，正是小弟多情之处。从来做丈夫的，没有这般疼热，年兄为何不察，倒说我薄幸起来？』郁子昌道：『逼他烧毁衣服，料他日后嫁人；相对之时，全无笑面，出门之际，不作愁容。这些光景，也寡情得勾了，怎么还说多情？』段玉初道：『这等看来，你是个老实到底之人！怪不得留恋妻孥，多受了许多磨折。但凡少年女子，最怕的是凄凉，最喜的是闹热；只除非丈夫死了，没有思量，方才情愿守寡。若叫他没原没故，做个熬孤守寡之人，少不得熬上几年，定要郁郁而死。我和他两个，平日甚是绸缪，不得已而相别。若还在临行之际，又做些情态出来，使他念念不忘，把颠鸾倒凤之情，形诸梦寐，这分明是一剂毒药，要逼他早赴黄泉。万一有个生还之日，要与他重做夫妻，也不能勾了。不若

寻些事故与他争闹一场，假做无情，悻悻而别。他自然冷了念头，不想从前的好处，那些凄凉日子就容易过了。古人云：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」我顿挫他的去处，正为要全活他。你是个有学有术的人，难道这种道理，全然悟不着？」

郁子昌道：「原来如此，是便是了，妇人水性杨花，捉摸不定。他未曾失节，你先把不肖之心待他。万一他记恨此言，把不做的事倒做起来，践了你的言语，如何使得？」段玉初道：「我这个法子，也是因人而施；平日信得过他，知道是纲常节义中人，决不敢做越礼之事，所以如此。苟非其人，我又有别样治法，不做这般险事了。」郁子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临别之际，也该安慰他一番，就不能勾生还，也说句圆融的话，使他希图万一，以待将来。不该把匾额上面题了极凶的字眼。难道你今生今世就拿定不得还乡，要做丁令威的故事不成？」

段玉初道：「题匾之意，与争闹之意相同。生端争闹者，要他不想欢娱，好过日子；题匾示诀者，要他断了妄念，不数归期，总是替他消灾延寿，没有别样心肠。这个法子，不但处患难的丈夫，不可不学，就是寻常男子，或是出门作客，或是往外求名，都该用此妙法。知道出去一年，不妨倒说两载；拿定离家一月，不可竟道三旬。出路开路，没有拿得定的日子。宁可使他不望，忽地归来；不可令我失期，致生疑虑。世间爱妻子的，若能个个如此，能保白发齐眉，不致红颜薄命。年兄若还不信，等到回家之日，把贱荆的肥瘦，与尊嫂的丰腴，比一比并，就知道了。」郁子昌听了这些话，也还半信半疑，说他：「见识虽

高，究竟于心太忍。若把我做了他，就使想得到，也只是做不出。』

他两个住在异邦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到了钦宗手里，不觉换了八次星霜，改了两番正朔。忽然一日，金人大举入寇，宋朝败北异常。破了京师，掳出徽、钦二帝，带回金朝。段、郁二人见了，少不得痛哭一场，行了君臣之礼。徽宗问起姓名，方有些懊悔，知道往常吃的，都是些无益之醋，即使八年以前，不罢选妃之诏，将二女选入宫中。到了此时，也像牵牛织女隔着银河，不能勾见面，倒是让他的好。

却说金人未得二帝以前，止爱玉帛子女，不想中原大事，所以把银子看得极重。明知段、郁二人追比不出，也还要留在本朝做个鸡肋残盘，觉得弃之有味。及至此番大捷以后，知道宋朝无人，锦绣中原唾手可得，就要施起仁政来。忽下一道旨意，把十年以内宋朝纳币之臣，果系赤贫、不能赔补者，俱释放还家，以示本朝宽大之意。徽、钦二宗闻了此信，就劝段、郁还朝。段、郁二人道：『圣驾蒙尘，乃主辱臣死之际。此时即在本朝，尚且要奔随赴难，岂有身在异邦，反图规避之理？』二宗每三劝谕，把『在此无益、徒愧朕心』的话，安慰了一番，段、郁二人方才拜别而去。

郁子昌未满三十，早已须鬓皓然，到了家乡相近之处，知道这种面貌难见妻子，只得用个点染做造之法，买了些乌须黑发的妙药，把头上脸上都妆扮起来，好等到家之日，重做新郎，省得佳人败兴。谁想进了大门，只见小姨来接尊夫，不见阿姐出迎娇婿。只说他多年不见，未免害羞，要男子进去就他，不肯自移莲步。见过丈人之后，就要走入洞房，只见中厅之上有件不吉利的东西高高架起。又有一行小字贴在面

前，其字云：『宋故亡女郁门官氏之柩。』郁子昌见了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扯住官尚宝细问情由。

官尚宝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『自从你去之后，无一日不数归期，眼泪汪汪，哭个不住。哭了几日，就生起病来。遍请医生诊视，都说是七情所感，忧郁而成，要待亲人见面，方才会好。起先还望你回来，虽然断了茶饭，还勉强吃些汤水，要留住残生见你一面；及至报捷之后，又闻得奉了别差，知道等你来，就痛哭一场，绝粒而死，如今已是三年。因他临死之际，分付不可入土，要隔了棺木会你一次，也当做骨肉团圆，所以不敢就葬。』

郁子昌听了，悲恸不胜，要撞死在柩前，与他同理合葬。被官尚宝再三劝慰，方才中止。官尚宝又对他道：『贤婿不消悲苦，小女此时就在，也不是当日的围珠，不但骨瘦如柴，又且面黄肌黑，竟变了一副形骸，与鬼物无异。你若还看见，也要惊怕起来，掩面而走。倒不如避入此中，还可以藏拙。』郁子昌听了，想起段玉初昔日之言，叫他回到家中，把两人的肥瘦比并一番，就知其言不谬。『如今莫说肥者果肥，连瘦的也没得瘦了。这条性命，岂不是我害了他！』就对了亡灵，再三悔过说：『世间的男子，只该学他，不可像我。凄凉倒是闹热，恩爱不在绸缪。「置之死地而后生」，竟是风流才子之言，不是道学先生的话。』

却说段玉初进门，看见妻子的面貌胜似当年，竟把赵飞燕之轻盈，变做杨贵妃之丰泽，自恃奇方果验，心上十分欣喜，走进房中，就陪了个笑面。问他：『八年之中，享了多少清福？闲暇的时节，可思量出去之人否？』绕翠变下脸来，随他盘问，只是不答。段玉初道：『这等看来，想是当初的怨气至今未消，要

我认个不是，方才肯说话么？不是我自己夸嘴，这样有情的丈夫，世间没有第二个；如今相见，不叫你拜谢，也勾得紧了，还要我赔起罪来？」绕翠道：「那一件该拜？那一件该谢？你且讲来。」

段玉初道：「别了八年，身体一毫不瘦，倒反肥胖起来，一该拜谢；多了八岁，面皮一毫不老，倒反娇嫩起来，二该拜谢；一样的姊妹，别人死了，你偏活在世上，亏了谁人？三该拜谢；一般的丈夫，别人老了，我还依旧，不曾改换容颜，使你败兴，四该拜谢；别人家的夫妇原是生离，我和你二人已经死别，谁想捱到如今，生离的倒成死别，死别的反做生离。亏得你前世有缘，今生有福，嫁着这样丈夫，有起死回生的妙手，旋乾转坤的大力，方才能勾如此，五该拜谢。至于孤眠独宿，不觉凄凉，枕衾寒胜如温暖；同是一般更漏，人恨其长，汝怪其短；并看三春花柳，此偏适意，彼觉伤心。这些隐然造福的功劳，暗里钟情的好处，也说得许多，只好言其大概罢了。」

绕翠听了这些话，全然不解，还说他：「以罪为功，调唇弄舌，不过掩饰前非，那一句是由衷的话。」段玉初道：「你若还不信，我八年之前，曾有个符券寄来与你，取出来一验就知道了。」绕翠道：「谁见你甚么符券？」段玉初道：「姨夫覆命之日，我有一封书信寄来，就是符券，你难道不曾见么？」绕翠道：

「那倒不是符券，竟是一纸离书，要与我断绝恩情，不许再生痴想的。怎么到了如今，反当做好话，倒说转来？」段玉初笑一笑道：「你不要怪我轻薄。当初分别之时，你有两句言语道：「窃效孟姜女之心，兼做苏蕙娘之意。」如今看起来，你只算得个孟姜女，叫不得个苏蕙娘，织锦回文的故事全不知道。我那封书信

是一首回文诗，顺念也念得去，倒读也读得来。顺念下去，却像是一纸离书；倒读转来，分明是一张符券。若还此诗尚在，取出来再念一念，就明白了。』

绕翠听到此处，一发疑心，就连忙取出前诗，预先顺念一遍。然后倒读转来，果然是一片好心，并无歹意。其诗云：

疑猜任向怒时分，别有终欢赛雨云；

痴学不情恩绝断，思妻倒织锦回文！

绕翠读过之后，半晌不言，把诗中的意思咀嚼了一会，就不觉转忧作喜。把一点樱桃裂成两瓣道：『这等说来，你那番举动，竟是有心做的，要我冷了念头，不要往热处想的意思么？既然如此，做诗的时候，何不明说，定要藏头露尾，使我恼了八年。直到如今，方才欢喜，这是甚么意思？』

段玉初道：『我若要明说出来，那番举动，又不消做得了。亏得我藏头露尾，才把你留到如今。不然，也与令姐一般，我今日回来，只好隔着棺木相会一次，不能勾把热肉相粘，做真正团圆的事了。当初的织锦回文，是妻子寄与丈夫；如今倒做转来，丈夫织回文寄与妻子，岂不是桩极新奇之事？』

绕翠听了，喜笑欲狂，把从前之事，不但付之流水，还说他的恩义，重似丘山，竟要认真拜谢起来。段玉初道：『拜谢的也要拜谢，负荆的也要负荆，只是这番礼数，要行得闹热，不要把难逢难遇的佳期，寂寂寞寞的过了。我当日与你成亲，全是一片愁肠，没有半毫乐趣；如今大难已脱，愁担尽丢，就是二帝

还朝，料想也不念旧恶，再做吃醋拈酸的事了。当日已成死别，此时不料生还，只当重复投胎，再来人世。这一对夫妻竟是簇新配就的，不要把人看旧了。」就分付家人，从新备了花烛，又叫两班鼓乐，一齐吹打起来，重拜华堂，再归锦幕。这一宵的乐处，竟不可以言语形容。男人的伎俩，百倍于当年。女子之轻狂，备呈于今夕。才知道云雨绸缪之事，全要心上无愁，眼中少泪，方才有妙境出来。世间第一种房术，只有两个字眼，叫做『莫愁』。街头所卖之方，都是骗人的假药。

后来段玉初位至太常，寿逾七十，与绕翠和谐到老。所生五子，尽继书香。郁子昌断弦之后，续娶一位佳人，不及数年，又得怯症而死。总因他好色之念，过于认真，为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，不肯使人满志。后来官居台辅，显贵异常，也是因他宦兴不高，不想如此，所以偏受尊荣之福。可见人生在世，只该听天由命，自家的主意，竟是用不着的。

这些事迹，出在《段氏家乘》中，有一篇《鹤归楼记》，借他敷衍成书，并不是荒唐之说。

评：

此一楼也，用意最深，取径最曲，是千古钟情之变体。惜玉怜香者，虽不必有其事，亦不可不有其心；但风流少年阅之，未免嗔其太冷。予谓热闹场中，正少此清凉散不得！读《合影》、《拂云》诸篇之后，忽而见此，是犹盛夏酷热之时，浑汗流浆之顷，有人惠一井底凉瓜，剖而食之，得此一冰一激，受用正不浅也。

奉先樓

第一回 因逃难陀妇生儿 为全孤劝妻失节

诗云：

衲子逢人劝出家，几人能撇眼前花？

别生东土修行法，权作西方引路车。

茹素不须离肉食，参禅何用着袈裟？

但存一粒菩提种，能使心苗长《法华》。

世间好善的人不一定要披缁削发，断酒除荤，方才叫做佛门弟子。只要把慈悲一念，刻刻放在心头，见了善事即行，不可当场错过。世间善事，也有做得来的，也有做不来的。做得来的，就要全做；做不来的，也要半做。半做者，不是叫在十分之中，定要做了五分，就象天平弹过的一般，方才叫做半做。只要权其轻重，拣那最要紧的做得一两分，也就抵过一半了。留那一半以俟将来，或者由渐而成，充满了这一片善心，也未见得。

作福之事多端，非可一言而尽。但说一事，以概其余。譬如断酒除荤，吃斋把素，是佛教入门的先着，这桩善事，出家人好做，在家人难做。出家之人，终日见的，都是蔬菜，鱼肉不到眼前，这叫做：『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』在家之人，一向吃惯了嘴，看见肉食，未免流涎；即使勉强熬住，少不得喉里作痒，依

旧要开，不如不吃的好。

我如今说个便法，全斋不容易吃，倒不如吃个半斋，还可以熬长耐久。何谓半斋？肉食之中，断了牛犬二件，其余的猪羊鹅鸭，就不戒也无妨。同是一般性命，为甚么单惜犬牛？要晓得上帝好生，佛门恶杀，不能保全得到，就要权其重轻。伤了别样生命，虽然可悯，还说他人无罪，却也于世无功；杀而食之，就像虎豹食麋鹿，大虫吞小虫，还是可原之罪。至于牛犬二物，是生人养命之原，百姓守家之主。耕田不藉牛力，五谷何由下土？守夜不赖犬功，家私尽为盗窃。有此大德于人，不但没有厚报，还拿来当做仇敌，食其肉而寝其皮，这叫做负义忘恩，不但是贪图口腹。所以宰牛屠狗之罪，更有甚于杀人；食其肉者，亦不在持刀执挺之下。若能戒此二物，十分口腹之罪，就可以减去五分；活得十年，只当吃了五年长素，不但可资冥福，能免阳灾，即以情理推之，也不曾把无妄之灾，加于有功之物。就像当权柄国，不曾杀害忠良，清夜扪心，亦可以不生惭愧。

这些说话，不是区区创造之言，乃出自北斗星君之口。是他亲身下界，分付一个难民，叫他广为传说，好劝化世人的。听说正文，便知分晓。这篇正文，虽是桩阴鹭事，却有许多波澜曲折，与寻常所说的因果不同。看官里面尽有喜说风情、厌闻果报的，不可被『阴鹭』二字，阻了兴头，置新奇小说而不看也。

明朝末年，南京池州府东流县，有个饱学秀才，但知其姓，不记其名；连他的内人，也不知何氏，只好称为『舒秀才』、『舒娘子』。因是一桩实事，不便扭捏其名，使真事变为假事也。舒族之人，极其繁衍，

独有他这一分，代代都是单传。传到秀才，已经七世，但有祖孙父子之称，并无兄弟手足之义。五伦之内，缺少一伦。『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』，这两句《四书》，竟做了传家的口号。

舒秀才早年娶妻，也是个名家之女，姿容极其美艳，又且贤淑端庄，长于内助。夫妻之恩爱，枕席之绸缪，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做亲数年，再不见怀孕，直到三十岁上，才有了身。就央通族之人，替他联名祈祷，求念人丁寡弱，若是女孕，及早变做男胎。不想生下地来，果然是个儿子，又且气宇轩昂，眉清目秀。舒秀才见了，喜笑欲狂，连通族之人，也替他庆幸不已。独有邻舍人家，见他生下地来，不行溺死。居然领在身边，视为奇物，都在背后冷笑，说他夫妻两口是一对痴人。

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彼时流寇猖獗，大江南北，没有一寸安土。贼氛所到之处，遇着妇女就淫，见了孩子就杀。甚至有熬取孕妇之油，为点灯搜物之具；缚婴儿于旗竿之首，为射箭打弹之标的者。所以十家怀孕，九家堕胎，不肯留在腹中，驯致熬油之祸。十家生儿，九家溺死。不肯养在世上，预为箭弹之媒。起初有孕，众人见他不肯堕胎，就有讥诮之意。到了此时，又见种种得意之状，就把男子目为迂儒，女人叫做黠妇，说他：『这般艳丽，遇着贼兵，岂能幸免？妇人失节，孩子那得安生？不是死于箭头，就是毙诸刀下。以太平之心，处乱离之世，多见其不知量耳！』

舒秀才望子急切，一心只顾宗祧，并不曾想起利害。直到生子之后，看见贺客寥寥，人言籍籍，方才悟到『乱离』二字。觉得：『儿子虽生，断不是久长之物，无论遇了贼兵，必遭惨死；就能保其无恙，也

必至母子分离，失乳之儿，岂能存活？这七世单传的血脉，少不得断在此时。生与不生，其害一也。」想到此处，就不觉泪下起来，对了妻孥，备述其苦。

舒娘子道：「你这诉苦之意，是一点甚么心肠？还是要我捐生守节，做个冰清玉洁之人？还是要我留命抚孤，做那程婴、杵臼之事？」舒秀才道：「两种心肠都有，只是不能勾相兼。万一你母子二人落于贼兵之手，倒不愿你轻生赴难，致使两命俱伤。只求你取重略轻，保我一支不绝。」舒娘子道：「这等说起来，只要保全黄口，竟置节义纲常于不论了！做妇人的操修全在「贞节」二字，其余都是小节。一向听你读书，不曾见说「小德不逾闲，大德出入可也」。」舒秀才道：「那是处常的道理，如今遇了变局，又当别论。处尧、舜之地位，自然该从揖让；际汤、武之局面，一定要用征诛。尧、舜、汤、武，易地皆然。只要抚得孤儿长大，保全我百世宗祧，这种功劳，也非同小可！与那匹夫匹妇，自经于沟渎者，奚啻霄壤之分哉！」

舒娘子道：「是便是了，我若包羞忍耻，抚得孤子成人，等你千里寻来，到骨肉团圆的时节，我两人相对，何以为颜？当初看做《浣纱记》，到那西子亡吴之后，复从范蠡归湖，竟要替他羞死！起先为主复仇，以致丧名败节，观者不施责备，为他心有可原；及至国耻既雪，大事已成，只合善刀而藏，付之一死，为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，依旧随了前夫？人说他是千古上下，第一个绝色佳人。我说他是从古及今，第一个颀颜女子！我万一果然不幸，做了今日之西施。那一出「归湖」的丑戏，也断然不做！你须要牢记此语，

以为后日之验。」舒秀才听了这些话，不觉涕泗交流，悲恸不已。

过了几时，闻得贼兵四至，没处逃生。做男子的还打点布袜芒鞋，希图走脱。妇人女子都有一双小脚，替流贼做了牵头，钩住身子，不放手转动。舒秀才对妻子道：「事急矣！娘子留心，千万勿负所托。」舒娘子道：「名节所关，不是一桩细事，你还要谋之通族，询诸三老。若还众议佥同，要我如此，我就看祖宗面上，做了这桩不幸之事；若还众人之中，有一个不许，可见大义难逃，还是死节的是。」舒秀才道：「也说得有理。」就把一族之人，请来会于家庙。

那座家庙，名为「奉先楼」。舒秀才把以前的话遍告族人，询其可否。族人都说：「守节事小，存孤事大。」与舒秀才的主意相同。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，把妻子请入奉先楼，大家苦劝，叫他看宗祀分上，立意存孤，勿拘小节。

舒娘子道：「从来不忠之臣、不节之妇，都假借一个美号，遂其好淫。或说「勉嗣宗祧」，或说「苟延国脉」，都未必不出于本心，直等国脉果延，宗祧既嗣之后，方才辨得真假。如今蒙列位苦劝，我欲待依从，只有一句说话，也要预先讲过：初生乍养的孩子，比垂髫总角者不同，痧痲痘疹，全然未出。若还托赖祖宗，养得成功便好；万一寿算不长，半途而废，孤又不曾抚得成，徒然做了个失节之妇，却怎么好？」众人道：「那是命该如此，与你何干？只问你尽心不尽心，不问他有寿没有寿。」

舒娘子道：「虽则如此，也还要斟酌。绝后不绝后，关系于祖宗，还须对着神主，卜问一卜问。若还

高曾祖考，都容我失节，我就勉强依从；若还占卜不允，这个孩子就是抚不成，养不大了，落得抛弃了他，完我一生节操，省得名实两虚，使男子后来懊悔。」众人道：「极说得是。」

就叫舒秀才磨起墨来，写了「守节」、「存孤」四个字。分为两处，搓作纸团，对祖宗卜问过了，然后拈阄。却好拈着「存孤」二字。舒秀才与众人大喜，又再三苦劝一番，他才应许。应许之后，又对着祖宗拜了四拜，就号啕痛哭起来，说：「今生今世，讲不起「贞节」二字了！止因贼恶滔天，以致纲常扫地。只求天地祖宗早显威灵，殄灭此辈，好等忠臣义士出头。」

哭完之后，别了众人，抱了孩子，夫妇二人且到黄柏树下弹琴去了。后事如何，再容分说。

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生 一道麻绳完骨肉

舒秀才夫妇立了存孤的主意，未及半月，闯贼就至东流。舒秀才弃家逃走，得免于难。那一方的妇人，除老病不堪之外，未有不遭淫污者，舒娘子亦在其中。

遇贼之初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任凭扯拽，只是不放。闯贼拔刀要砍孩子，他就放声大哭起来，说：『宁可辱身，勿杀吾子；若杀吾子，连此身也不肯受辱，有母子偕亡而已。』闯贼无可奈何，只得存其一线，就把他带在军中，流来流去，不知流过多少地方。母子二人，总不曾离了一刻。

却说舒秀才逃难之后，回来不见了妻子，少不得痛哭一场。耐心苦守，料想乱离之世，盼不得骨肉团圆，直要等个真命天子出来，削平区宇，庶有破镜重圆之日。至皇清定鼎，楚蜀既平后，川湖总督某公，大张告示，许赎民间俘女。舒秀才闻得此信，知道闯贼所掳之人，尽为大兵所得，就卖了家产，前去寻妻赎子。历尽艰难困苦，看见无数男人，都赎了妻子回去，独有自家的亲属并无踪影。在川湖两处，寻访了半年。资斧用去一大半，只得废然而返。不想来到中途，又遇了土贼，把盘费劫得精光，竟要饿死！只得沿途乞食。不想川湖地界，日日有大兵往来，居民尽皆远避，并无人施舍，只好倒在兵营之中，讨些吃吃。

一日，饿倒在路旁，不能举动；到将晚的时节，忽有大兵经过，因近处没有人家，就在大路之旁撑起帐房宿歇。舒秀才知道，屯兵之处，必定举火。只得勉强支撑，走到帐房门首，要乞些余粒，以救残生。只见众人所吃的都是肉食，并无米面；那肉食又无碗盛，都是切成大块，架在炭火之中，旋烧旋吃。见他

走到，就有个慈心的将官，提起熟肉一方，约有一斤多重，往他面前一丢。舒秀才饿得眼花，拾了竟走，也不看是猪肉羊肉，及至拿到冷庙之中，撕些入口，觉得这种香味，与寻常所吃的不同，别是一种气味。及至咽下喉去，就高声念起佛来。原来不是猪，不是羊，竟是一块牛肉！

舒秀才家中累世不食犬牛，那奉先楼上现刻着一道碑文，说祖上遇着个高僧道：他家本该绝后，只因世不杀生，又能戒食牛犬，故为上帝所悯，每代赐子一人，以绵宗祀。破戒之日，即绝嗣之年也。所以舒秀才持戒甚坚，到了性命相关的时节，依旧不违祖训，宁可绝食而死，不肯破戒而生。就把几个指头，伸进喉内，再三抠挖，定要哇而出之。

谁想肉便哇出来，那一丝残喘，却已随声而绝。觉得自家的魂灵与自家的尸首，隔了一丈多路，附又附不上，走又走不开。正在飘忽无依之际，只见有许多神明，骑马张盖而过。看见舒秀才，就问：『是什么游魂，不阴不阳，流落在此处？』舒秀才跪倒，哭诉遭难饿死的缘由。那些神明道：『你现有吃残的余肉弃在尸首之旁，怎么还说是饿死？』舒秀才又把戒牛不食，误吞入喉，到知觉之后方才呕出。所以气随声断的原故述了一番。又说：『有哇出之肉可证。』那些神明道：『这等说起来，是个吃半斋的人了，岂有不得善终，蒙此惨祸之理！』就叫跟随的神役：『快把他的魂灵，附在尸首上去。』舒秀才又道：『请问诸位尊神，是何名号？因甚到此？』那些神明道：『吾辈乃北斗星君。为察人间善恶，偶然到此。』舒秀才问：『何以谓之半斋？』北斗星道：『五荤三厌俱不食，谓之全斋；别荤不戒，单戒牛犬，谓之半斋。这』

个名目世人不晓，你可遍传一传：凡食半斋者，俱能逢凶化吉，生平没有奇灾。即你今日之事，就是一个证验了。』

舒秀才还要把寻妻觅子的话哀告一番，兼问妻子的存亡，还求他指条去路。不想他说完之后，带起马头，竟飘然去了。留几个神役，引他的魂灵附入尸首，也就不知去向。舒秀才昏沉了一会，觉得冰冷的身子，渐渐的暖热起来，知道是还魂的气象，就把眼目一睁，精神一抖，不觉的健旺如初，竟与吃饱之人无异。随往各处募缘，依旧全活了身子。

约过半月有余，走了一千多路，不想灾星未灭，好事多磨，遇着一起大兵，拿他做了纤夫。依旧要拽船上去，日间有人押守，一到夜间，就锁在庙中宿歇，不容逃走。舒秀才受苦不过，每夜哭到天明，口中不住的说：『北斗星君，你曾亲口对我说过，凡吃半斋的人，生平没有奇祸；如今死在须臾，为甚么不来救我？』说来说去，总是这几句玄虚的话，一连哭了三四夜。不想被船上听见，恼了一位太太，等到天明，差几个牢子，拿到船边去审究。

原来这只坐船止载家眷，并无官府；官府从四川下来，家眷由湖广上去，约在中途相会的。船里的太太，隔着帘子问他：『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谁？为甚么跟住坐船，不住的啼哭，使我睡不安稳？』舒秀才就把姓名举止与寻妻觅子的话说了一番；说完之后，就不住的磕头，求他释放还乡，活此狗命。那位太太听了，就高声呵叱起来，分付押伏之人：『把铁链锁了，解到前途，等老爷发落。』

那些兵丁得了这句说话，就把几条铁索，盘在他颈上，只当带了重枷，如何行走得动？一连捱上三日，颈也磨穿，脚也拖肿，只求官府早到一刻，好发放他上路，省得活在世上受此奇苦。

只见到第四日上，遇着几号坐船，都说是老爷来了。众兵跪在路旁，接过后，只见一位将军走过船来，在官舱之中坐了一会。就叫岸上的兵丁，一面带犯人听审，一面准备刀斧，俟候杀人。舒秀才听见了，三魂入地，七魄升天，那里彀觥得了。

不上一刻，那位将军走到船头，取一把交椅，朝岸上坐了。众人呐喊一声，就把舒秀才带到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位将军竖起双眉，满脸都是杀气，高声问道：『你是何等之人？跟着官船啼哭，又见船上没有男子，更深夜静走进舱来，要做不良之事？』舒秀才听了这一句，一发魂飞胆裂，不知从那里说起。也高声回复道：『生员是个读书人，颇知礼法，怎敢胡行？实为寻妻觅子而来。路上遇了天兵，拿我拽纤。我因妻子寻不见，又系住身子，不得还乡，所以惨伤不过，对着神明啼哭，不想惊动了太太，把我锁到如今，听候老爷发落。这是实情，此外并无他罪。』

那位将军就掉过脸来，问众人道：『这几条铁索，是几时锁起的？』众人道：『就是他啼哭之后，惊动了太太，分付锁起，候老爷发落，如今已四日了。』将军道：『不信有这等事。既然如此，开了锁，待我验一验看。』众人听了，就呐喊一声，替他开锁。不想这几管铁锁在露天之下过了三夜，又遇几次大雨，锁簧上了铁锈，再开不开。直等捺上几十次，敲上几百锤，打开锁门，方才除去铁索。

那位将军把他膊项之中仔细一验，只见铁索所盘之处，磨得肉绽皮穿，就不觉回嗔作喜，放下脸来对众人道：『若不是这几把铁锁、一片血痕做了证据，不但此人必杀，连你们的性命也要断送几条。这等看起来，果然不曾上船，是我疑错了。』又问舒秀才道：『这等，你妻子何氏，儿子何名？若在这边，如今该几岁了？』舒秀才据实以答。将军对左右道：『把他带过一边，我自有处。』说了这几句，就笑嘻嘻的进舱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些举动是甚么来由？为甚么平空白地把纤夫认作奸夫，做起吃醋拈酸的事来？要晓得这位太太，就是舒秀才的妻子。这位将军自从得他之后，就拿来做了夫人，宠爱不过，把他带来的儿子视若亲生。舒娘子相从之日，与他订约在先，说：『前夫七代单传，止得这点骨血，若有相会之日，求把儿子交付还他。』这位将军是个仗义之人，就满口应承，并无难色。

这一夜，舒娘子睡在舟中，听见岸上啼哭，好似丈夫的声音，所以等至天明，拿到船边来审问。原是要识认面容，不想果然是他，心中大喜。若把别个妇人遇了亲夫，少不得揭起珠帘与他相会。若还见了一面，就涉了瓜李之嫌，舒秀才这条性命今日就不能保了。亏他见识极高，知道男子的心肠最多猜忌，若还在他未到之先通了一言言语，就种下了无限的疑根，连同枕共衾，开囊卷橐的事，都要疑心出来了。若不说明，又怕他逃了开去，后来没处抓寻。所以一字不提，只把铁索锁了，叫人带住。一来省得他逃走，二来倒借了这条铁索，做一件释疑解惑的东西，省得他诽谤起来，没得分辩。不想到了今日，果应其言。

将军看了那些光景，走进舱来，和颜悦色对他道：『你的心迹，如今验出来了，可见是个光明正大之人。儿子遇了父亲，自然交付还他，只是你的身子，作何归结？他是前夫，我是后夫，还是要随那一个，老实说来？』舒娘子道：『妾自失身以后，与前面的男子，就是恩断义绝之人了。莫说不要随他，就要随他，叫我把何颜相见？只将儿子交付还他，我的心事就完了。别样的话，都不必提起。』将军道：『如此极好。』

就把儿子带到前舱，唤舒秀才上来，当面问道：『这是你的儿子么？』舒秀才道：『正是。』将军道：『这个孩子，你不要看容易了，费你妻子多少心血，方才抚养得成！说你七世单传，止得这点骨血，比寻常孩子不同。日间不放下地，夜间不放着床，竟是在手上养大、身上睡大了的。如今交付还你，他的心事完了；至于他的身子，业已随了别人，不便与你相见，休想要再会他，领了儿子去罢。』舒秀才道：『得了儿子，已属万幸，岂敢复望前妻？就此告别了。』

说完之后，深深拜了几拜，谢他抚育之恩，领了儿子竟走。将军送他路费一封。又拨小船一只，顾不得孩子啼哭，等他抱过船头，就叫扯起风帆，溯流而上。不上半刻时辰，母子二人已有天南地北之隔了。

却说舒秀才，口中虽说不敢望妻子，这一点得陇望蜀之心，谁人没有？看见儿子虽然到手，妻子并不见面，未免睹物伤情，抱了孤儿不住的痛哭。正在悲苦不胜之际，只见江岸之上有一匹飞马赶来。骑马之人手持令箭，说：『将爷有令，特地来追你转去！』舒秀才又吃一惊，不知何意，只得随旗而转。及至赶

着大船；见了将军，原来是一团好意。

只因舒娘子赋性坚贞，打发儿子去后，就关上舱门，一索吊死。众丫鬟推门不进，知道必有原故，就报与将军知道。将军劈开舱门，只见这位夫人已做了梁上之鬼。将军怜惜不已，叫人解去索子，放下地来。取续命丹一粒，塞入口中，用滚汤灌下。也是他大限未终，不该就死，一连灌上几口，就苏醒转来。

将军问道：『你寻死之意，无非是爱惜儿子，又舍不得前夫，故用这条短计。我起先问你，原有个开笼放鹤之心；你又不肯直说，故意把巧言复我。到如今首鼠两端，是何道理？』舒娘子道：『今日之事，已定于数载之前。当日分别之时，曾与丈夫讲过，说：「遭瑕被玷之余，决无面目相见！侥幸存孤之后，有死而已。」』老爷不信，只叫他上来问就是了。』

将军道：『若果然如此，竟是个忍辱存孤的节妇了！我做英雄豪杰的人，那里讨不出妇女，定要留个节妇为妻？我如今唤他转来，使你母子夫妻，同归一处，你心下何如？』舒娘子道：『有话在先，决不做颯颜之事。只求一死，以盖前羞。』将军道：『你如今死过一次，也可谓不食前言了。少刻前夫到了，我自替你表白。』

此时见舒秀才走到，就把他妻子忍辱存孤、事终死节的话，细细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『今日从你回去，是我的好意，并不是他的初心。你如今回去，倒是说前妻已死，重娶了一位佳人，好替他起个节妇牌坊，留名后世罢了。』

说完这些话，就别拨一只大船，把他所穿的衣服、所用的器皿，尽数搬过船去，做了赠嫁的奩资。这夫妻二人与那三尺之童，一齐拜谢恩人，感颂不遑，继之以泣。

这场义举，是鼎革以来第一件可传之事，但恨将军的姓名，廉访未确，不敢擅书，仅以『将军』二字，概之而已。

生我樓

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

词云：

千年劫，偏自我生逢。国破家亡身又辱，不教一事不成空。极狠是天公！
差一念，悔杀也无功。青冢魂多难觅取，黄泉路容易相逢。难禁面皮红。

右调《望江南》

此词乃闯贼南来之际，有人在大路之旁，拾得漳烟少年，此词录于片纸，即闯贼包烟之物也。拾得之人，不解文义，仅谓残编断幅而已。再传而至文人之手，始知为才妇被掳，自悔失身，欲求一死，又虑有颯面目，难见地下之人，进退两难，存亡交阻，故有此悲愤流连之作。玩第二句有『国破家亡』一语，不但是庶民之妻、公卿士大夫之妾；所谓『黄泉路容易相逢』者，定是个有家有国的人主。彼时京师未破，料不是先帝所幸之人，非藩王之妃，即宗室之妇也。贵胄若此，其他可知；能诗善赋、通文达理者若此，其他又可知。

所以论人于丧乱之世，要与寻常的论法不同，略其迹而原其心。苟有寸长可取，留心世教者，就不忍一概置之。古语云：『立法不可不严，行法不可不恕。』古人既有诛心之法，今人就该有原心之条。迹似忠良，而心同奸佞，既蒙贬斥于《春秋》；身居异地，而心系所天，宜见褒扬于末世。诚以古人所重，在此不

在彼也。此妇既遭污辱，宜乎背义忘恩，置既死之人于不问矣。犹能慷慨悲歌，形于笔墨，亦当在可原可赦之条，不得与寻常失节之妇，同日而语也。

此段议论，与后面所说之事不甚相关，为甚么叙作引子？只因前后二楼，都是说被掳之事，要使观者稍抑其心，勿施责备之论耳。

从来鼎革之世，有一番乱离，就有一番会合。乱离是桩苦事，反有因此得福，不是逢所未逢，就是遇所欲遇者。造物之巧于作缘，往往如此。

却说宋朝末年，湖广鄖阳府竹山县，有个乡间财主，姓尹名厚。他家屡代务农，力崇俭朴，家资满万，都是气力上挣出来，口舌上省下来的。娶妻庞氏，亦系庄家之女，缟衣布裙，躬亲杵臼。这一对勤俭夫妻，虽然不务奢华，不喜炫耀，究竟他过的日子比别家不同，到底是丰衣足食。

莫说别样，就是所住的房产，也另是一种气概。《四书》上有两句云：

富润屋，德润身。

这个『润』字，从来读书之人，都不得其解。不必定是起楼造屋，使他焕然一新，方才叫做润泽；就是荒园一所，茅屋几间，但使富人住了，就有一种旺气，此乃时运使然！有莫之为而为者。若说润屋的『润』字，是兴工动作粉饰出来的；则是润身的『润』字，也要改头换面，另造一付形骸，方才叫做润身。把正心诚意的工夫，反认做穿眼凿眉的学问了，如何使得？

尹厚做了一世财主，不曾兴工动作。只因婚娶以后，再不宜男，知道是阳宅不利，就于祖屋之外另起一座小楼。同乡之人，都当面笑他道：『盈千满万的财主，不起大门大面，蓄了几年的精力，只造得小楼三间，该替你上个徽号，叫做「尹小楼」才是。』尹厚闻之甚喜，就拿来做了表德。

自从起楼之后，夫妻两口搬进去，做了卧房，就忽然怀起孕来。等到十月满足，恰好生出个孩子，取名叫做楼生，相貌魁然，易长易大，只可惜肾囊里面，止得一个肾子。小楼闻得人说，独卵的男人，不会生育，将来未必有孙，且保了一代再处。

想不到三四岁上，随着几个孩童出去嬉耍，晚上回来，不见了一个，恰好是这位财主公郎。彼时正有虎灾，人口猪羊，时常有失脱，寻了几日不见，知道落于虎口。夫妻两口，几不欲生。起先只愁第二代，谁想命轻福薄，一代也不能保全。劝他的道：『少年的妇人，只愁不破腹，生过一胎，就是熟肚了，那怕不会再生？』小楼夫妇道：『也说得是。』

从此以后，就愈敦夫妇之好，终日养锐蓄精，只以造人为事。谁想从三十岁造起，造到五十之外，行了三百余次的月经，倒下了三千多次的人种，粒粒都下在空处，不曾有半点收成。小楼又是惜福的人，但有人劝他娶妾，就高声念起佛来，说：『这句话头，只消口讲一讲，就要折了冥福。何况认真去做，有个不伤阴德之理？』所以到了半百之年，依旧是夫妻两口，并无后代。

亲戚朋友个个劝他立嗣，尹小楼道：『立后承先，不是一桩小事，全要付得其人。我看眼睛面前，没

有这个有福的孩子。况且平空白地，把万金的产业送他，也要在平日之间，有些情意到我，我心上爱他不过，只当酬恩报德一般，明日死在九泉之下，也不懊悔。若还不论有情没情，可托不可托，见了孩子就想立嗣，在生的时节，他要得我家产，自然假意奉承，亲爷亲娘，叫不住口；一到死后，我自我，他自他，那有甚么关涉？还有继父未亡，嗣子已立，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」，倒要胁迫爹娘，欺他没儿没女；又摇动我不得，要逼他早死一日，早做一日家主公的。这也是立嗣之家，常有的事。我这份家私，是血汗上挣来的，不肯白白送与人，要等个有情有义的儿子。未曾立嗣之先，倒要受他些恩惠，使我心安意肯，然后把恩惠加他。别个将本求利，我要人将利来换本，做桩不折便宜的事，与列位看一看何如？」众人不解其故，都说他是迂谈。

一日，与庞氏商议道：「同乡之人，知道我家私富厚，那一个不想立嗣？见我发了这段议论，少不得有垂钩下饵的人，把假情假意来骗我。不如离了故乡，走去周游列国，要在萍水相逢之际，试人的情意出来。万一遇着个有福之人，肯把真心向我，我就领他回来，立为后嗣，何等不好？」庞氏道：「极讲得是。」就收拾了行李，打发丈夫起身。

小楼出门之后，另是一种打扮：换了破衣旧帽，穿着苧袜芒鞋。使人看了，竟像个卑田院的老子、养济院的后生，只少得一根拐棒，也是将来必有的家私。这也罢了，又在帽檐之上插着一根草标，妆做个卖身的模样。人问道：「你有了这一把年纪，也是大半截下土的人了，还有甚么用处？思想要卖身，看你

这个光景，又不像以下之人，他买你回去，还是为奴作仆的好，还是为师作傅的好？」小楼道：「我的年纪，果然老了，原没有一毫用处，又是做大惯了的人，为奴做仆又不合，为师作傅又无能。要寻一位没爷没娘的财主，卖与他做继父，拼得费些心力，替他管管家私，图一个养老送终，这才是我的心事。」

问的人听了，都说是油嘴话，没有一个理他。他见口里说来，没人肯信，就买一张绵纸，裱做三四层，写上几行大字，做个『卖身为父』的招牌。其字云：

年老无儿，自卖与人作父，止取身价十两，愿者即日成交，并无后悔。

每到一处，就捏在手中，在街上走来走去；有时走得脚酸，就盘膝坐下，把招牌挂在胸前，与和尚募缘的相似。

众人见了，笑个不住，骂个不了，都说是丧心病狂的人。小楼随人笑骂，再不改常。终日穿州撞府，涉水登山，定要寻着个买者才住。

要问他寻到几时，方才遇着受主？只在下回开卷就见。

第二回 十两奉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

尹小楼捏了那张招帖，走过无数地方，不知笑歪了几千几万张嘴。忽然遇着个奇人，竟在众人笑骂之时，成了这宗交易。俗语四句道得好：

弯刀撞着瓢切菜，夜壶合着油瓶盖。

世间弃物不嫌多，酸酒也堪充醋卖。

一日，走到松江府华亭县，正在街头打坐，就有许多无知恶少走来愚弄他，不是说『孤老院中少了个叫化头目，要买你去顶补』；就是说『乌龟行里缺了个乐户头儿，要聘你去当官』。也有在头上敲一下的，也有在腿上踢一脚的，弄得小楼当真不是，当假不是。

正在难处的时节，只见人丛里面挤出一个后生来，面白身长，是好一个相貌，止住众人，叫他不要罗唆，说：『鰥寡孤独之辈，乃穷民之无靠者，皇帝也要怜悯他，官府也要周恤他。我辈后生只该崇以礼貌，岂有擅加侮慢之理？』众人道：『这等说起来，你是个怜孤恤寡的人了，何不兑出十两银子，买他回去做爷？』那后生道：『也不是甚么奇事。看他这个相貌，不是没有结果的人；只怕他卖身之后，又有亲人来认了去，不肯随我终身。若肯随我终身，我原是没爷没娘的人，就拚了十两银子，买他做个养父，也使百年以后，传一个怜孤恤寡之名，有甚么不好？』

小楼道：『我止得一身，并无亲属，招牌上写得分明，后来并无翻悔。你若果有此心，快兑银子出来，

我就跟你回去。』众人道：『既然卖了身子，就是他供养你了，还要银子何用？』小楼道：『不瞒列位讲，我这张瘠嘴，原是馋不过的，茶饭酒肉之外，还要吃些野食。只为一生好嚼，所以做不起人家。难道一进了门，就好问他取长取短？也要吃上一两个月，等到情意浹洽了，然后去需索他，才是为父的道理。』

众人听了，都替这买主害怕，料他闻得此言，必定中止。谁想这个买主，不但怕，倒连声赞美，说他：『未曾做爷，先是这般体谅，将来爱子之心，一定是无所不至的了。』就请到酒店之中，摆了一桌嘎饭，暖上一壶好酒，与他一面说话，一面成交。

起先那些恶少，都随进店中，也以吃酒为名，看他是真是假。只见卖主上坐，买主旁坐，斟酒之时，必恭必敬，俨然是个为子之容。吃完之后，就向兜肚里面摸出几包银子，并拢来一称，共有十六两。就双手递过去道：『除身价之外，还多六两，就烦爹爹代收。从今以后，银包都是你管，孩儿并不稽查。要吃只管吃，要用只管用，只要孩儿趁得来，就吃到一百岁也无怨。』小楼居然受之，并无惭色。就除下那面招牌，递与他道：『这件东西，就当了我的卖契，你藏在那边做个凭据就是了。』后生接过招牌，深深作了一揖，方才藏入袖中。小楼竟以家长自居，就打开银包，称些银子，替他会了酒钞，一齐出门去了。旁边那些恶少，看得目定口呆，都说：『这一对奇人，不是神仙，就是鬼魅。决没有好好两个人，做出这般怪事之理！』

却说小楼的身子虽然卖了，还不知这个受主姓张姓李，家事如何，有媳妇没有媳妇？只等跟到家中察

其动静。只见他领到一处，走进大门，就扯一把交椅摆在堂前，请小楼坐下，自己志志诚诚拜了四拜。拜完之后，先问小楼的姓名，原籍何处？小楼恐怕露出形藏，不好试人的情意，就捏个假名假姓，糊涂答应他，连所居之地，也不肯直说，只在邻州外县，随口说一个地方。说出之后，随即问他：『姓甚名谁，可曾婚娶？』那后生道：『孩儿姓姚名继，乃湖广汉阳府汉口镇人。幼年丧亲，并无依倚。十六岁上，跟了个同乡之人叫做曹玉宇，到松江来贩布，每年得他几两工钱，又当糊口，又当学本事。做到后来，人头熟了，又积得几两本钱，就离了主人，自己做些生意，依旧不离本行。这姓人家就是布行经纪，每年来收布，都寓在他家。今年二十二岁，还不曾娶有媳妇。照爹爹说起来，虽不同府同县，却同是湖广一省。古语道得好：「亲不亲，故乡人。」今日相逢，也是前生的缘法。孩儿看见同辈之人，个个都有父母，偏我没福，只觉得孤苦伶仃，要投在人家做儿子，又怕人不相谅，说我贪谋他的家产，是个好吃懒做的人。殊不知有我这个身子，那一处趁不得钱来？七八岁上失了父母，也还活到如今，不曾饿死，岂肯借出继为名，贪图别的财利！如今遇着爹爹，恰好是没家没产的人，这句话头料想没人说得，所以一见倾心，成了这桩好事。孩儿自幼丧亲，不曾有人教诲，全望爹爹耳提面命，教导孩儿做个好人，也不枉半路相逢，结了这场大义。如今既做父子，就要改姓更名，没有父子二人各为一姓之理。求把爹爹的尊姓赐与孩儿，再取一个名字，以后才好称呼。』

小楼听到此处，知道是个成家之子，心上十分得意，还怕他有始无终，过到后来渐有厌倦之意，还要

留心试验他。因以前所说的不是真语，没有自己捏造姓名，又替他捏造之理，只得权词以应，说：『我出银子买你，就该姓我之姓；如今是你出银子买我，如何不从主便，倒叫你改名易姓起来？你既姓姚，我就姓你之姓，叫做姚小楼就是了。』姚继虽然得了父亲，也不忍自负其本，就引一句古语做个话头，叫做『恭敬不如从命』。

自此以后，父子二人亲爱不过，随小楼喜吃之物，没有一件不买来供奉他。小楼又故意作娇，好的只说不好，要他买上几次，换上几遭，方才肯吃。姚继随他拿捏，并不厌烦。过上半月有余，小楼还要妆起病来，看他怎生服事，直到万无一失的时候，方才吐露真情。

谁想变出非常，忽然得了乱信，说：『元兵攻进燕关，势如破竹，不日就抵金陵。』又闻得三楚两粤盗贼蜂起，没有一处的人民不遭劫掠。小楼听得此信，魂不附体，这场假病那里还妆得出来！只得把姚继唤到面前，问他：『收布的资本，共有几何？放在人头上的，可还取讨得起？』姚继道：『本钱共有二百余金，收起之货，不及一半，其余都放在庄头。如今有了乱信，那里还收得起！只好把现在的货物，装载还乡，过了这番大乱，到太平之世，再来取讨。只是还乡的路费，也吃得许多，如今措置不出，却怎么好？』小楼道：『盘费尽有，不消你虑得。只是这样乱世，空身行走还怕遇了乱兵，如何带得货物？不如把收起的布，也交与行家，叫他写个收票，等太平之后，一总来取。我和你轻身逃难，奔回故乡，才是个万全之策。』

姚继道：『爹爹是卖身的人，那里还有银子？就有，也料想不多。孩儿起先还是孤身，不论有钱没钱，都可以度日。如今有了爹爹，父子两人过活，就是一分人家了；捏了空拳回去，叫把甚么营生？难道孩儿熬饿，也叫爹爹熬饿不成？』

小楼听到此处，不觉泪下起来，伸出一个手掌，在他肩上拍几拍道：『我的孝顺儿呵！不知你前世与我有甚么缘法，就发出这片真情。老实对你讲罢，我不是真正穷汉，也不是真个卖身。只因年老无儿，要立个有情有义的后代，所以妆成这个圈套，要试人情义出来的。不想天缘凑巧，果然遇着你这个好人，我如今死心塌地，把终身之事付托与你了。不是爹爹夸口说，我这份家私，也还勾你受用。你买我的身价，只去得十两，如今还你一本千利。从今以后，你是个万金的财主了。这三百两客本，就丢了不取，也只算得毡上之毫。快些收拾起身，好跟我回去做财主。』

姚继听到此处，也不觉泪下起来，当晚就查点货物，交付行家。次日起身，包了一舱大船，溯流而上。看官们看了，只说父子两个同到家中，就完了这桩故事；那里知道，一天诧异，才做动头；半路之中，又有悲欢离合，不是一口气说得来的。暂结此回，下文另讲。

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

尹小楼下船之后，问姚继道：『你既然会趁银子，为甚么许大年纪，并不娶房妻小，还是孤身一个？此番回去，第一桩急务，就要替你定亲，要迟也迟不去了。』姚继道：『孩儿的亲事。原有一头，只是不曾下聘。此女也是汉口人，如今回去，少不得从汉口经过，屈爹爹住在舟中，权等一两日，待孩儿走上岸去，探个消息了下来。若还嫁了，就罢；万一不曾嫁，待孩儿与他父母定下一个婚期，到家之后，就来迎娶。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』小楼道：『是个甚么人家？既有成议在先，无论下聘不下聘，就是你的人了，为甚么要探起消息来？』姚继道：『不瞒爹爹说，就是孩儿的旧主人，叫做曹玉宇，他有一个爱女，小孩儿五六岁，生得美貌异常。孩儿向有求婚之意，此女亦有愿嫁之心；只是他父母口中还有些不伶不俐，想是见孩儿本钱短少，将来做不起人家，所以如此。此番上去，说出这段遭际来，他是个势利之人，必然肯许。』小楼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就上去看一看。』

及至到了汉口，姚继分付船家，说自己上岸，叫他略等一等。不想满船客人，都一齐哗噪起来，说：『此等时势，各人都有家小，都不知生死存亡，恨不得飞到家中，讨个下落，还有工夫等你！』小楼无可奈何，只得在个破布袱中，摸出两封银子，约有百金，交与姚继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只得预先回去，你随后赶来。这些银子，带在身边，随你做聘金也得，做盘费也得。只是探过消息之后，即便抽身，不可担迟了日子，使我悬望。』姚继拜别父亲，也要叮咛几句，叫他『路上小心，保重身子』；不想被满船客人催促上

岸，一刻不许停留。姚继只得慌慌张张跳上岸去。

船家见他去后，就拽起风帆，不上半个时辰，行了二三十里。只见船舱之中，有人高声喊叫，说：「句要紧的话不曾分付得，却怎么处？」说了这一句，就捶胸顿足起来。

你说是那一个？原来就是尹小楼。起先在姚继面前，把一应真情，都已说破，只是自己的真名真姓与实在所住的地方，倒不曾谈及。只说与他一齐到家，自然晓得，说也可，不说也可。那里知道，仓卒之间，把他驱逐上岸，第一个要紧关节，倒不曾提起；直到分别之后，才记上心来。如今欲待转去寻他，料想满船的人不肯耽搁；欲待不去，叫他赶到之日，向何处找寻？所以千难万难，惟有个抢地呼天，捶胸顿足而已。急了一会，只得想个主意出来，要在一路之上，写几个招子，凡他经过之处，都贴一贴，等他看见，自然会寻了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姚继上岸之后，竟奔曹玉宇家，只以相探为名，好看他女儿的动静。不想进门一看，时事大非！只有男子之形，不见女人之面。原来乱信一到楚中，就有许多土贼假冒元兵，分头劫掠。凡是女子，不论老幼，都掳入舟中，此女亦在其内，不知生死若何；即使尚在，也不知载往何方去了。姚继得了此信，甚觉伤心，暗暗的哭了一场，就别过主人，依旧搭了便船，竟奔郟阳而去。

路不一日，到了个马头去处，地名叫做仙桃镇，又叫做鲜鱼口；有无数的乱兵，把船泊在此处，开了个极大的人行，在那边出脱妇女。姚继是个有心人，见他所爱的女子掳在乱兵之中，正要访他的下落，得

了这个机会，岂肯惧乱而不前？又闻得乱兵要招买主，独独除了这一处不行抢掠。姚继又去得放心，就带了几两银子，竟赴人行来做交易，指望借此为名，立在卖人的去处，把各路抢来的女子都识认一番，遇着心上之人方才下手。不想那些乱兵又奸巧不过，恐怕露出面孔，人要拣精择肥，把像样的妇人都买了去，留下那些『拣落货』卖与谁人？所以创立新规，另做一种卖法：把这些妇女当做腌鱼臭鲞一般，打在包袱之中，随人提取。不知那一包是腌鱼，那一包是臭鲞，各人自撞造化。那些妇人都盛在布袋里面，止论斤两，不论好歉，同是一般价钱。造化高的，得了西子、王嫱；造化低的，轮着东施、嫫姆，倒是从古及今第一桩公平交易。姚继见事不谐，欲待抽身转去，不想有一张晓谕贴在路旁道：

卖人场上，不许闲杂人等，往来窥视。如有不买空回者，即以打探虚实论，立行枭斩，决不姑贷！特谕。

姚继见了，不得不害怕起来，知道：『只有错来，并无错去。身边这几两银子，定是要出脱得了。就去撞一撞造化，或者姻缘凑巧，恰好买着心上的人，也未见得；就使不能相遇，另买着一位女子，只要生得齐整，像一个财主婆，就把他充了曹氏，带回家中，谁人知道来历？』算计定了，走到那叉口堆中，随手指定一只说：『这个女子，是我要买的。』那些乱兵拿来秤准数目，喝定价钱，就架起天平来兑银子。还喜得斤两不多，价钱也容易出手。

姚继兑足之后，等不得抬到舟中，就在卖主面前要见个明白。及至解开袋结，还不曾张口，就有一阵

雪白的光彩透出在叉口之外。姚继思量道：『面白如此，则其少艾可知。这几两银子，被我用着了。』连忙揭开叉口，把那妇人仔细一看，就不觉高兴大扫，连声叫起屈来。原来那雪白的光彩，不是面容，倒是头发。此女霜鬓皤然，面上毅纹森起，是个五十向外、六十向内的老妇。乱兵见他叫屈，就高声呵叱起来，说：『你自家时运不齐，拣着老的，就叫屈也无用。还不领了快走！』说过这一句，又拔出刀来，赶他上路。

姚继无可奈何，只得抱出妇人，离了布袋，领他同走到舟中，又把浑身上下，仔细一看。只见他年纪虽老，相貌尽有可观，不是个低微下贱之辈。不觉把一团欲火，变作满肚的慈心。不但不懊悔，倒有些得意起来，说：『我前日去十两银子，买着一个父亲，得了许多好处；今日又去几两银子，买着这件宝货，焉知不在此人身上，又有些好处出来？况且既已恤孤，自当怜寡。我们这两男一女，都是无告的穷民，索性把鰥寡孤独之人，合来聚在一处，有甚么不好？况且我此番去见父亲，正没有一件出手货，何不就将此妇当了人事，送他充做一房老妾，也未尝不可。虽有母亲在堂，料想高年之人，无醋可吃，再添几个也无妨。』

立定主意，就对那老妇道：『我此番买人，原要买个妻子，不想得了你来。看你这样年纪，尽可以生得我出；我原是个无母之人，如今的意思，要把你认做母亲，不知你肯不肯？』老妇听了这句话，就吃惊打怪起来，连忙回复道：『我见官人这样少年，买着我这个怪物，又老又丑，还只愁你懊悔不过，要推我

下江。正在这边害怕，怎么没缘没故说起这样话来？岂不把人折死？姚继见他心肯，倒头就拜；拜了起来，随即安排饭食与他充饥；又怕身上寒冷，把自己的衣服脱与他穿着。

那妇人感激不过，竟号咷痛哭起来；哭了一会，又对他道：『我受你如此大恩，虽然必有后报，只是眼前等不得。如今现有一桩好事，劝你去做来。我们同伴之中，有许多少年女子，都要变卖，内中更有一个可称绝世佳人！德性既好，又是旧家，正好与你作对。那些乱兵，要把丑的老的都卖尽了，方才卖到这些人。今日脚货已完，明日就轮到此辈了，你快快办些银子，去买来了来。』姚继道：『如此极好。只是一件，那最好的一个，混在众人之中，又有布袋盛了，我如何认得出？』老妇道：『不妨，我有个法子教你。他袖子里面藏着一件东西，约有一尺长、半寸阔，不知是件甚么器皿，时刻藏在身边，不肯丢弃。你走到时节，隔着叉口，把各人的袖子都捏一捏，但有这件东西的，即是此人，你只管买就是了。』

姚继听了这句话，甚是动心。当夜醒到天明，不曾合眼。第二日起来，带了银包，又往人行去贸易，依着老妇的话，果然去摸袖子；又果然摸着一个，有件硬物横在袖中。就指定叉口，说定价钱，交易了这宗奇货。买成之后，恐怕当面开出来，有人要抢夺，竟把他连人连袋，抱到舟中，又叫驾掌开了船，直放到没人之处，方才解看。

你道此女是谁？原来不姓张，不姓李，恰好姓曹！就是他旧日东君之女，向来心上之人。两下原有私情，要约为夫妇；袖中的硬物，乃玉尺一根，是姚继一向量布之物，送与他做标记的，虽然遇了大难，尚

且一刻不离。那段生死不忘的情分，就不问可知了。

这一对情人，忽然会于此地，你说他喜也不喜？乐也不乐？此女与老妇，原是同难之人，如今又做了婆媳，分外觉得有情，就是嫡亲的儿妇，也不过如此。

姚继恤孤的利钱，虽有了指望，还不曾到手；反是怜寡的利息，随放随收，不曾迟了一日。可见做好事，再不折本。奉劝世人，虽不可以姚继为法，个个买人做爷娘；亦不可以姚继为戒，置鰥寡孤独之人于不问也。

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

却说尹小楼自从离了姚继，终日担忧，凡是经过之处，都贴一张招子，说：『我旧日所言，并非实话；你若寻来，只到某处地方，来问某人就是。』贴便贴了，当不得姚继心上并没有半点狐疑，见了招子，那有眼睛去看，竟往所说之处，认真去寻访。那地方上面都说：『此处并无此人，你想是被人骗了。』姚继说真不是，说假不是，弄得进退无门。老妇见他没有投奔，就说：『我的住处，离此不远，家中现有老夫，并无子息。你若不弃，把我送到家中，一同居住就是了。』

姚继寻人不着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他送去。只见到了—处地方，早有个至亲之人，在路边等候，望见来船，就高声问道：『那是姚继儿子的船么？』姚继听见，吃了一惊，说：『叫唤之人，分明是父亲的口气，为甚么彼处寻不着，倒来在这边？』老妇听了，也吃—惊，说：『那叫唤之人，分明是我丈夫的口气，为甚么丢我不唤，倒唤起他来？』及至把船拢了岸，此老跳入舟中，与老妇—见，就抱头痛哭起来。

原来老妇不是别人，就是尹小楼的妻子。因丈夫去后，也为乱兵所掠。那两队乱兵，原是一个头目所管，—队从上面掳下去，—队从下面掳上来，原约在彼处取齐，把妇女都卖做银子，等元兵—到，就去投降，好拿来做使费的。恰好这—老—幼，并在一舱，预先打了照面。若还先卖幼女，后卖老妇，尹小楼这—对夫妻，就不能勾完聚了。就是先卖老妇，后卖幼女，姚继买了别个老妇，这个老妇又卖与别个后生，姚继这—对夫妻，也不能勾完聚了。谁想造物之巧，百倍于人！竟像有心串合起来，等人好做戏文小说的

一般，把两对夫妻合了又分，分了又合，不知费他多少心思。这桩事情也可谓奇到极处，巧到至处了！

谁想还有极奇之情、极巧之事，做便做出来了，还不曾觉察得尽。小楼夫妇把这一儿一媳领到中堂，行了家庭之礼，就分付他道：『那几间小楼，是极有利市的所在，当初造完之日，我们搬进去做房，就生出一个儿子。可惜落于虎口，若在这边，也与你们一般大了。如今把这间卧楼，让与你们居住，少不得也似前人，进去之后，就会生儿育女。』说了这几句，就把他夫妻二口，领到小楼之上，叫他自去打扫。

姚继一上小楼，把门窗户扇与床幔椅桌之类，仔细一看，就大惊小怪起来，对着小楼夫妇道：『这几间卧楼，分明是我做孩子的住处，我在睡梦之中，时常看见的。为甚么我家倒没有，却来在这边？』小楼夫妇道：『怎见得如此？』姚继道：『孩儿自幼至今，但凡睡了去，就梦见一个所在，门窗也是这样门窗，户扇也是这样户扇，床幔、椅桌也是这样床幔椅桌，件件不差！又有一夜，竟在梦中说起梦来道：「我一生做梦，再到别处去，只在这边。是什么原故？」就有一人对我道：「这是你生身的去处，那只箱子里面，是你做孩儿时节顽耍的东西，你若不信，去取出来看。」孩儿把箱子一开，看见许多戏具，无非是泥人、土马、棒槌、旗帜之属。孩儿看了，竟像是故人旧物一般。及至醒转来，把所居的楼屋，与梦中一对，又绝不相同！所以甚是疑惑。方才走进楼来，看见这些光景，俨然是梦中的境界。难道青天白日，又在这边做梦不成？』

小楼夫妇听了，惊詫不已，又对他道：『我这床帐之后，果然有一只箱子，都是亡儿的戏物。前因儿

子没了，不忍见他，并做一箱，丢在床后。与你所说的话，又一毫不差，怎么有这等奇事？终不然我的儿子不曾被虎驼去，或者遇了拐子拐去，卖与人家？今日是皇天后土，怜我夫妻积德，特地并在一处，使我骨肉团圆不成？」

姚继道：『我生长二十余年，并不曾听见人说道我另有爷娘，不是姚家所出。』他妻子曹氏，听见这些话，就大笑起来道：『这等说，你还在睡里梦里！我们那一方，谁人不知你的来历？只不好当面说你。你求亲的时节，我的父母见你为人学好，原要招做女婿，只因外面的人道你不是姚家骨血，乃别处贩来的野种，所以不肯许亲。你这等聪明，难道自己的出处还不知道？』姚继听到此处，就不觉口呆目定，半晌不言。

小楼想了一会，就大悟转来道：『你们不要猜疑，我有个试验之法。』就把姚继扯过一边，叫他解开裤子，把贤囊一捏，就叫起来道：『我的亲儿，如今试出来了！别样的事或者是偶尔相同，这贤囊里面只有一个卵子，岂是同得来的？不消说得，是天赐奇缘，使我骨肉团圆的了！可见陌路相逢，肯把异姓之人呼为父母，又有许多真情实意，都是天性使然，非无故而至也。』

说了这几句，父子婆媳四人，一齐跪倒，拜谢天地，磕了无数的头。一面宰猪杀羊，酬神了愿，兼请同乡之人，使他知道这番情节。又怕众人不信，叫儿子当场脱裤，请验那枚独卵。他儿子就以此得名，人都称为『尹独肾』。

后来父子相继积德，这个独卵之人，一般也会生儿子，倒传出许多后代，又都是独肾之人，世世有田有地，直富到明朝弘治年间才止。又替他起个族号，都唤做『独肾尹家』。有诗为证：

综纹入口作公卿，独肾生儿理愈明。

相好不如心地好，麻衣术法总难凭！

评：

觉世稗官所作，事事在情理之中；独有买人为父一节，颇觉怪诞。观者至此，都谓跳出破绽来，将施责备之论矣。及至看到原属父子、『天性使然』一语，又觉得甚是平常，并不曾跳出情理之外。可见人作好文字，与做好人、行好事一般，常有初使人惊、次招人怪，及至到群疑毕集、怨□将兴之际，忽然见出他好处来，始知做好人行好事者，原有一片苦心，令人称颂不已。悟此，即知作文之法。悟此，即知读书之法。

闻过楼

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

诗云：

市城戎马地，决策早居乡。

妻子无多口，琴书只一囊。

桃花秦国远，流水武陵香。

去去休留滞，回头是战场。

此诗乃予未乱之先，避地居乡而作。古语云：『小乱避城，大乱避乡。』予谓无论治乱，总是居乡的好；无论大乱小乱，总是避乡的好。只有将定未定之秋，似乱非乱之际，大寇变为小盗，戎马多似禾车，此等世界，村落便难久居；造物不仁，就要把山中宰相削职为民，发在市井之中去受罪了。

予生半百之年，也曾任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，所以极谙居乡之乐；如今被戎马盗贼赶入市中，为城狐社鼠所制，所以又极谙市廛之苦。你说这十年宰相，是那个与我做的？不亏别人，倒亏了个善杀居民、惯屠城郭的李闯。被他先声所慑，不怕你不走。到这时候，真个是『富贵逼人來，脱去楚囚冠，披却仙人氅。』初由田峻社师起家，屡迁至方外司马。未及数年，遂经枚卜，直做到山中宰相而后止。

诸公不信，未免说我大言不惭，却不知道是句实话。只是这一种功名，比不得寻常的富贵，彼时不以

为显，过后方觉其荣；不像做真官受实禄的人，当场自知显贵，不待去官之后，才知好运之难逢也。如今到了革职之年，方才晓得未乱以前，也曾做过山中的大老。诸公若再不信，但取我乡居避乱之际，信口吟来的诗，略摘几句，略拈几首念一念，不必论其工拙，但看所居者何地，所与者何人，所行者何事，就知道他受用不受用，神仙不神仙，这山中宰相的说话，僭妄不僭妄也。如五言律诗里面，有『田耕新买犊，檐盖旋诛茅。花绕村为县，林周屋是巢』，『绿买田三亩，青赊水一湾。妻孥容我傲，骚酒放春闲』之句。七言律诗里面，有『自酿不沽村市酒，客来旋摘野棚瓜。枯藤架拥诙谐史，乱竹篱编隐逸花』，『栽遍竹梅风冷淡，浇肥蔬蕨饭家常。窗临水曲琴书润，人读花间字句香』之句。此乃即景赋成，不是有因而作。还有《山斋十便》的绝句，更足令人神往。诸公试览一过，只当在二十年前到山人所居之处，枉顾一遭。就说此人虽系凡民，也略带一分仙气，不得竟以尘眼目之也。何以谓之『十便』？请观小序，便知作诗之由。小序云：

笠道人避地入山，结茅甫就，有客过而问之曰：『子离群索居，静则静矣，其如取给不便何？』道人曰：『予受山水自然之利，享花鸟殷勤之奉，其便良多，不能悉数。子何云之左也？』客请其目，道人信口答之，不觉成韵。

耕 便

山田十亩傍柴关，护绿全凭水一湾。

唱罢午鸡农就食，不劳妇子馐田间。

课农便

山窗四面总玲珑，绿野青畴一望中。

凭几课农心力尽，何曾妨却读书工！

钓便

不蓑不笠不乘舸，日坐东轩学钓鳌。

客欲相过常载酒，徐投香饵出轻脩。

灌园便

筑成小圃近方塘，果易生成菜易长。

抱瓮太痴机太巧，从中酌取灌园方。

汲便

古井山厨止隔墙，竹梢一段引流长。

旋烹茗茗供佳客，犹带源头石髓香。

浣濯便

浣尘不用绕溪行，门里潺湲分外清。

非是幽人偏爱洁，沧浪逼我濯冠缨。

樵便

臧婢秋来总不闲，拾枝扫叶满林间。

抛书往课樵青事，步出柴扉便是山。

防夜便

寒素人家冷落村，只凭沁水护衡门。

抽桥断却黄昏路，山犬高眠古树根。

还有《吟便》、《眺便》二首，因原稿散失，记忆不全，大约说是纯赖天工，不假人力之意。此等福地，虽不敢上希蓬岛，下比桃源；方之辋川、剡溪诸胜境，也不至多让。谁想贼氛一起，践以兵戎，遂使主人避而去之，如掷敝屣，你道可惜不可惜？今日这番僭妄之词，皆由感慨而作，要使方以外的现任司马，山以内的当权宰相，不可不知天爵之荣，反寻乐事于疏水曲肱之外也。

如今说个不到乱世，先想居乡的达者，做一段林泉佳话，麈尾清淡；不但令人耳目一新，还可使人肺肠一改。人人在市井之中，个个有山林之意，才见我作者之功；不像那种言势言利之书，驱天下之人而归于市道也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直隶常州府宜兴县，有个在籍的大老，但知姓殷，不曾访得名字。官拜侍讲之职，人

都称为『殷太史』。他有个中表弟兄，姓顾，字呆叟，乃虎头公后裔，亦善笔墨，饶有宗风。为人恬澹寡营，生在衣冠阔阅之乡，常带些山林隐逸之气。少年时节，与殷太史同做诸生，最相契密。但遇小考，他的名字常取在殷太史之前，只是不利于场屋。曾对人立誓道：『秀才只可做二十年，科场只好进五六次。若还到强仕之年而不能强仕，就该弃了诸生，改从别业。镊须赴考之事，我断断不为！』不想到三十岁外，髭须就白了几根。有人对他道：『报强仕者至矣，君将奈何？』呆叟应声道：『他为招隐而来，非报强仕也。不可负他盛意，改日就要相从。』果然不多几日，就告了衣巾，把一切时文讲章，与镂营穴孔的笔砚，尽皆烧毁，只留农圃种植之书，与营运资生之具，连写字作画的物料都送与别人，不肯留下一件。

人问他道：『书画之事，与举业全不相关，弃了举业，正好专心书画，为甚么也一齐废了？』呆叟道：『当今之世，技艺不能成名，全要乞灵于纱帽。仕宦作书画，就不必到家，也能见重于世；若叫山人做墨客，就是一桩难事。十分好处，只好看做一分，莫说要换钱财，就赔了纸笔，白送与人，还要讨人的讥刺，不如不作的好。』知事的听了，都道他极见得达。

他与朋友相处，不肯讲一句肤言，极喜尽忠告之道。殷太史自作宦以来，终日见面的，不是迎寒送暖之流，就是胁肩谄笑之辈；只有呆叟一人，是此公的畏友。凡有事关名节，迹涉嫌疑，他人所不敢言者，呆叟偏能正色而道之。至于挥麈谈玄，挑灯话古，一发是他剩技，不消说得的了。所以殷太史敬若神明，爱同骨肉，一饮一食，也不肯抛撇他。他的住处，去殷太史颇远，殷太史待他，虽然不比别个，时时枉驾

而就之，到底仕宦的脚步，轻贱杀了也比平人贵重几分，十次之中，走去就教一两次，把七八次写帖相邀，也就是折节下交、谦虚不过的了；何况未必尽然，还有脱略形骸、来而不往的时候。况且宜兴城里，不止他一位乡绅，呆叟自废举业以来，所称『同学少年多不贱』者，又不止他一个。朋友人人相拉、个个见招，那里应接得暇？若丢了一处不去，就生出许多怪端，说：『一样的交情，为甚么厚人而薄我？』

呆叟弃了功名不取，丢了诸生不做，原只图得『清闲』二字；谁想不得清闲，倒加上许多忙俗，自家甚以为耻，就要寻块避秦之地。况且他性爱山居，一生厌薄城市，常有『耕云钓月』之想；就在荆溪之南，去城四十余里，结了几间茅屋，买了几亩薄田，自为终老之计。起初并不使人与闻，直待临行之际，方才说出；少不得众人闻之，定有一番援止。暂抑谈锋，以停倦目。

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

呆叟选了吉日，将要迁移，方才知会亲友，叫他各出分资，与自己饯别，说：『此番移家，不比寻常迁徙，终此一生优游田野，不复再来尘市。有人在城郭之内，遇见顾呆叟者，当以「冯妇」呼之！』众人听了，都说：『此举甚是无谓，自古道：「小乱避城，大乱避乡。」就有兵戈扰攘之事，乡下的百姓，也还要避进城来；何况如今烽火不惊，夜无犬吠，为甚么没原没故，竟要迁徙下乡，还说这等尽头绝路的话？』呆叟道：『正为太平无事，所以要迁徙下乡；若到那犬吠月明、烽烟告急的时节，要去做绿野耕夫，就不能勾了。古人云：「趋名者于朝，趋利者于市。」我既不趋名，又不趋利，所志不过在温饱。温莫温于自织之衣，饱莫饱于亲种之粟。况我素性不耐烦嚣，只喜高眠静坐，若还住在城中，即使闭门谢客，僵卧绳床，当不得有剥啄之声，搅人幽梦，使你不得高眠；往来之礼，费我应酬，使人不得静坐。希夷山人之睡隐，南郭子綦之坐忘，都亏得不在城市；若在城市，定有人来搅扰，会坐也坐不上几刻，会睡也睡不到论年，怎能勾在枕上游仙与嗒然自丧其偶也？』

众人听了，都说他是迂谈阔论，个个攀辕，人人卧辙，不肯放他出城。呆叟立定主意，不肯中止。众人又劝他道：『你既不肯住在城中，何不离城数里，在半村半郭之间，寻一个住处？既可避嚣，又使我辈好来亲近。若还太去远了，我们这几个，都是家累重大的人，如何得来就教？』呆叟道：『入山惟恐不深。既想避世，岂肯在人耳目之前？半村半郭的，应酬倒反多似城内，这是断然使不得的。』回了众人，过不上

几日，就携家人山。

自他去后，把这些乡绅大老，弄得情兴索然。别个想念他，还不过在口里说说，独有殷太史一位，不但发于声音，亦且形诸梦寐，不但形诸梦寐，又且见之羹墙。只因少了此人，别无诤友，难道没些过失，再没有人规谏他。因想呆叟临别之际，坐在一间楼上，赠他许多药石之言，没有一字一句不切着自家的病痛。所以在既别之后，思其人而不得，因题一匾，名其楼曰『闻过楼』。

呆叟自入山中，遂了闲云野鹤之性，陶然自适，不啻登仙。过了几月，殷太史与一切旧交因少他不得，都写了恳切的书，遣人相接，要他依旧入城。他回札之言，言语甚是决裂。众人知道劝他不回，从此以后，也就不来相强。

一日，县中签派里役，竟把他的名字开做一名柜头，要他人县收粮，管下年监兑之事。差人赍票上门，要他人城去递认状。呆叟甚是惊骇，说：『里中富户甚多，为甚么轮他不着？我有几亩田地，竟点了这样重差？』差人道：『官错吏错，来人不错。你该点不该点，请到县里去说，与我无干。』

呆叟搬到乡间，未及半载，饭稻羹鱼之乐，才享动头，不想就有这般磨劫！况且临行之际，曾对人发下誓言，岂有未及半年，就为冯妇之理！只得与差人商议，宁可行些贿赂，央他转去回官，省得自己破戒。差人道：『闻得满城乡宦都是你至交，只消写字进去，求他发一封书札，就回脱了，何须费甚么钱财！』

呆叟素具傲骨，不肯轻易干人，况有说话在先，恐为人所笑，所以甘心费钱，不肯写字。差人道：『既要

行贿，不是些小之物，可以干得脱的，极少也费百金，才可以望得幸免。」呆叟一口应承，并无难色，尽其所有，干脱了这个苦差，未免精疲力竭，直到半年之后，方才营运得转。

正想要在屋旁栽竹，池内种鱼，构书屋于住宅之旁，畜蹇驴于黄犊之外，有许多山林经济，要设施布置出来。不想事出非常，变生不测：他所居之处，一向并无盗警，忽然一夜，竟有五七条大汉，明火执仗，打进门来，把一家之人，吓得魂飞胆裂。呆叟看见势头不好，只得同了妻子立过一边，把家中的细软，任凭他席卷而去。既去之后，捡着几件东西，只说是他收拾不尽，遗漏下来的；及至取来一看，却不是自己家中之物，又不知何处劫来的。所值不多，就拿来丢过一边，付之不理。

他经过这番劫掠，就觉得穷困非常，渐渐有些支撑不去；依旧怕人耻笑，不肯去告贷分文。心上思量说：『城中亲友闻之，少不得要捐囊议助，没有见人在患难之中，坐视不顾之理。与其告而后与，何如不求而得？』过不上几日，那些乡绅大老，果然各遣平头，赍书唁慰。书中的意思便关切不过，竟像自己被劫的一般。只是一件可笑：封封俱是空函，并不见一毫礼物，还要赔酒赔食，款洽他的家人。心上思量道：『不料人情恶薄，一至于此！别人怪吝也罢了，殷太史与我是何等的交情，到了此时，也一毛不拔，要把说话当起钱来，总是日远日疏的原故。古人云：「一日不见黄叔度，鄙吝复生。」此等过失，皆朋友使然，我实不能辞其责也。』写几封勉强塞责的回书，打发来人转去。从此以后，就断了痴想，一味熬穷守困。

又过了半年，虽不能勾快乐如初，却也衣食粗足，没有啼饥呼寒之苦。不想厄运未终，又遇了非常之事。忽有几个差人赍了一纸火票，上门来捉他，说：『某时某日，拿着一伙强盗，他亲口招称，说在乡间打劫，没有歇脚之处，常借顾某家中暂停，虽不叫做窝家，却也曾受过赃物，求老爷拘他来面审。』

呆叟惊诧不已，接过票来一看，恰好所开的赃物，就是那日打劫之际遗失下来的几件东西，就对了妻孥叹口气道：『这等看来，竟是前生的冤孽了！我曾闻得人说：「清福之难享，更有甚于富贵。」当初有一士人，每到黄昏人静之后，就去焚香告天，求遂他胸中所欲。终日祈祷，久而不衰。忽然一夜，听见半空之中，有人对他讲道：「上帝悯汝志诚，要降福与汝，但不知所愿者何事？故此命我来询汝。」士人道：「念臣所愿甚小，不望富贵，但求衣食粗足，得逍遥于山水之间足矣。」空中的人道：「此上界神仙之乐，汝何可得？若求富贵则可耳。」就我今日之事看来，岂不是富贵可求，清福难享，命里不该做闲人？闲得一年零半载，就弄出三件祸来，一件烈似一件。由此观之，古来所称方外司马、山中宰相其人者，都不是凡胎俗骨。这种眠云漱石的乐处，骑牛策蹇的威风，都要从命里带来；若无夙根，则山水烟霞，皆祸人之具矣！』

说了这些话，就叫妻孥收拾行李，同了差役起身。喜得差来的人役，都肯敬重斯文，既不需索银钱，又不擅加锁钮，竟像奉了主人之命，来邀他赴席的一般，大家相伴而行，还把他逊在前面。

呆叟因前番被劫，不能见济于人，知道世情恶薄，未必肯来援手，徒足以资其笑柄，不如做个硬汉，

靠着『死生由命』四个字，挺身出去见官。想不到近城数里之外，有许多车马停在道旁，却像通邑的乡绅，有甚么公事商议，聚集在一处的光景。呆叟看了，一来无颜相见，二来不屑求他，到了人多的地方，竟低头障面而过。

不想有几个管家走来拽住道：『顾相公不要走！我们各位老爷知道相公要到，早早在这边相等，说有话要紧话商议，定要见一见的。』呆叟道：『我是在官人犯，要进去听审，没有工夫讲话。且等审了出来，再见众位老爷，未为晚也。』那几个管家，把呆叟紧紧扯住，只不肯放；连差人也帮他留客，说：『只要我们不催，就住在此间过夜，也是容易的，为何这等执意？』

正在那边扯拽，只见许多大老，从一个村落之内赶了出来，亲自对他拱手道：『呆叟兄，多时不会，就见见何妨？为甚么这等拒绝？』说了这一句，都伸手来拽他。呆叟看见意思殷勤，只得霁颜相就，随了众人走进那村落之内，却是一所新构的住居。只见：

柴关紧密，竹径迂徐。篱开新种之花，地扫旋收之叶。数椽茅屋，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，不竟是农家结构；一带梅窗，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，有似乎墨客经营。若非陶处士之新居，定是林山人之别业。

众人拽了呆叟，走进这个村落，少不得各致寒暄，叙过一番契阔，就问他致祸之由。呆叟把以前被劫的情形，此时受枉的来历，细细说了一遍。众人甚是惊讶。又问他：『此时此际，该作甚么商量？』呆叟

道：『我于心无愧，见了县尊，不过据理直说。难道他好不分曲直，就以刑罚相加不成？』众人都道：『使不得！你窝盗是假，受赃是实，万一审将出来，倒有许多不便。我们与你相处多年，义关休戚，没有坐视之理。昨日闻得此说，就要出去解纷，一来因你相隔甚远，不知来历，见了县父母，难以措辞；二来因你无故人山，满城的人都有些疑惑，说你踪迹可疑。近日又有此说，一发难于分解，就与县父母说了，他也未必释然。所以定要屈你回来，自己暴白一暴白。如今没有别说，县中的事，是我们一力担当，代你去说，可以不必见官。只是一件，你从今以后，再到乡间去不得了，这一所住宅，也是个有趣的朋友起在这边避俗的，房屋虽已造完，主人现在城中，不曾搬移得出。待我们央人去说，叫他做个仗义之人，把此房让你居住。造屋之费，待你陆续还他，既不必走入市廛，使人唤你做『冯妇』；又不用逃归乡曲，使人疑你做窝家：岂不是个两全之法？』

呆叟道：『讲便讲得极是。我自受三番横祸，几次奇惊，把些小家资都已费尽。这所房子，住便住了，叫把甚么屋价还他？况且居乡之人，全以耕种为事；这负郭之田，比不得穷乡瘠土，其价甚昂。莫说空拳赤手不能骤得，就是有了钱钞，也容易买他不来。无田可耕，就是有房可住，也过不得日子，叫把甚么聊生？』殷太史与众人道：『且住下了，替你慢慢的商量，决不使你失所就是。』

说完之后，众人都别了进城，独有殷太史一个，宿在城外，与他抵足而眠，说：『自兄去后，使我有过不闻，不知这一年半载之中，做差了多少大事。从今以后，求你刻刻提撕、时时警觉，免使我结怨于桑

梓，遗祸于子孙。』又把他去之后，追想药石之言，就以『闻过』二字题作楼名，以示警戒的话说了一遍。呆叟甚是叹服，道他：『虚衷若此，何虑说言之不至！只怕葑菲之见，无益于人，徒自增其狂悖耳。』

两个隔绝年余，一旦会合，虽不比他乡遇故，却也是久旱逢甘。这一夜的绸缪缱绻，自不待说。但不知讼事如何，可能就结？且等他睡过一晚，再作商量。

第三回 魔星將退三桩好事齐来 讹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

呆叟与殷太史二人，抵足睡了一夜。次日起来，殷太史也进城料理，止留呆叟一人住在外面，替人看守山庄。呆叟又在山庄里面，周围踱了一回，见他果然造得中窾，朴素之中又带精致，恰好是个儒者为农的住处，心上思量道：『他费了一片苦心，造成这块乐地。为甚么自己不住，倒肯让与别人？况且卒急之间，又没有房价到手，这样呆事，料想没人肯做。众人的言语，都是些好看话儿，落得不要痴想。』

正在疑虑之间，忽有一人走到，说是本县的差人，又不是昨日那两个。呆叟只道乡绅说了，县尊不听，依旧添差来捉他，心上甚是惊恐。及至仔细一认，竟有些面善。原来不是别个，就是去年签着里役，知县差他下乡唤呆叟去递认状的。呆叟与他相见过了，就问：『差公到此，有何见教？』那人答应道：『去年为里役之事，蒙相公托我夤缘，交付白银一百两；后来改签别人，是本官自己的意思，并不曾破费分文。小人只说自家命好，撞着了太岁，所以留在身边，不曾送来返璧。起先还说相公住得鸾远，一时不进城来，这主银子，没有对会处，落得隐瞒下来；如今闻得你为事之后，依旧要做城里人，不做乡下人了，万一查访出来，不好意思，所以不待取讨，预先送出来奉偿，还觉得有些体面。这是一百两银子，原封未动，请相公收了。』

呆叟听见这些话，惊诧不已，说：『银子不用，改签别人，也是你的造化，自然该受的。为甚么过了一年有余，又送来还我？』再三推却，只不肯收。那人不由情愿，塞在他手中，说了一声『得罪』，竟自己去

了。呆叟惊诧不过，说：『衙役之内，那有这样好人？或者是我否极泰来，该在这边居住，所以天公要成就我，特地把失去之物，都取来付还，以助买屋之费，也未可知。』

正在这边惊喜，不想又有叩门之声，说：『几个故人要会。』及至放他进来，瞥面一见，几乎把人惊死！你说些甚么人？原来就是半年之前，明火执杖，拥进门来打劫他家私的强盗！自古道：『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』那有认不出的道理？呆叟一见，心胆俱惊，又不知是官府押来取他，又不知是私自逃出监门，寻到这边来躲避，满肚猜疑，只是讲不出口。只见那几个好汉，不慌不忙对他拱拱手道：『顾相公，一向不见，你还认得我们么？』呆叟兢兢栗栗，抖做一团，只推认他不得。

那些好汉道：『岂有认不得之理！老实对你说罢，我们今日之来，只有好心，并无歹意，劝你不要惊慌。那一日上门打劫，原不知高姓大名，只说是山野之间一个鄙吝不堪的财主，所以不分皂白，把府上的财物尽数卷来。后来有几个弟兄，被官府拿去，也还不识好歹，信口乱扳，以致有出票拘拿之事。我们虽是同伙，还喜得不曾拿获，都立在这近之处打点衙门。方才听得人讲，都道出票拿来的人，是一位避世逃名的隐士，现停在某处地方。我们知道，甚是懊悔，岂有遇着这等高人，不加资助，反行打劫之理？所以如飞赶到这边，一来谢罪，二来把原物送还。恕我辈是粗卤强人，有眼不识贤士，请把原物收下，我们要告别了。』说到这一声，就不等回言，把几个包袱，丢在他面前，大家挥手出门，不知去向。

呆叟看了这些光景，一发愁上加愁，虑中生虑说：『他目下虽然漏网，少不得官法如炉，终有一日拿

着。我与他见此一面，又是极大的嫌疑了。况且这些赃物，原是失去的东西，岂有不经官府、不递认状，倒在强盗手中私自领回之理？万一现在拿着的，又在官府面前招出这主赃物，官府查究起来，我还是呈送到官的是？隐匿下来的是？』想到这个地步，真是千难万难。左想一回又不是，右想一回又不是，只得闭上柴门，束手而坐。

正在没摆布的时节，只听得几下锣响，又有一片吆喝之声，知道是官府经过。呆叟原系罪人，又增出许多形迹，听见这些响动，好不惊慌！惟恐有人闯进门来，攻其不意，要想把赃物藏过一边，怎奈人生地不熟，不知那一个去处可以掩藏。正在东张西望的时节，忽听得捶门之声如同霹雳，锣声敲到门前，又忽然住了，不知为甚么原故。欲待不开，又恐怕抵当不住；欲待要开，怎奈几个包袱摆在面前，万一官府进来，只当是自具供招，亲投罪状，买一个强盗窝家，认到身上来做了，如何使得？急得大汗如流，心头突突的乱跳。又听得敲门之人高声喊道：『老爷来拜顾相公，快些开门，接了帖子进去！』

呆叟听见这句话，一发疑心说：『我是犯罪之人，不行扑捉也勾了，岂有问官倒写名帖上门来拜犯人之理？此语一发荒唐，总是多凶少吉。料想支撑不住，落得开门见他。』谁想拔开门栓，果然有个『侍弟』帖子，塞进门来。那投帖之人又说：『老爷亲自到门，就要下轿了，快些出来迎接！』

呆叟见过名帖，就把十分愁胆放下七分，料他定有好意，不是甚么机谋，就整顿衣冠出去接见。县尊走下轿子，对着呆叟道：『这位就是顾兄么？』呆叟道：『晚生就是。』县尊道：『渴慕久矣！今日才得识

荆。』就与他挽手而进。行至中堂，呆叟说是犯罪之人，不敢作揖，要行长跪之礼。县尊一把扯住说：『小弟惑于人言，唐突吾兄两次，甚是不安，今日特来谢过。兄乃世外高人，何罪之有！』呆叟也谦逊几句，回答了他，两个才行抗礼。

县尊坐定之后，就说：『吾兄的才品，近来不可多得，小弟钦服久矣！两番得罪，实是有为而然，日后自明，此时不烦细说。方才会着诸位令亲，说吾兄有徙居负郭之意。若果能如此，就可以朝夕领教，不作「蒹葭白露」之思了。但不知可曾决策？』呆叟道：『敝友舍亲都以此言相勸，但苦生计寥寥，十分之中还有一二分未决。』县尊道：『有弟辈在此，「薪水」二字，可以不忧，待与诸位令亲替兄筹个善策，再来报命就是了。』呆叟称谢不遑。县尊坐了片时，就告别而去。

呆叟一日之中，遇了三桩诧异，好像做梦一般，祸福齐来，惊喜毕集。自家猜了半日，竟不知甚么来由。直等黄昏日落之时，诸公携酒而出，一来替他压惊，二来替他贺喜，三来又替他暖热新居。吃到半席之间，呆叟把日间的事，细细述了一遍，说：『公门之内，莫道没有好人；盗贼之中，一般也有豪杰。只是这位县尊，前面太倨，后面太恭，举动靡常，倒有些解说他不出。』众人听了这些话，并不则声，个个都掩口而笑。呆叟看了，一发疑心起来，问他：『不答者何心，暗笑者何意？』殷太史见他盘问不过，才说出实心话来，竟把呆叟喜个异常、笑个不住！

原来那三桩横祸，几次奇惊，不是天意使然，亦非命穷所致，都是众人用了诡计做造出来的。只因思

想呆叟，接他不来，知道善劝不如恶劝，他要享林泉之福，所以下乡，偏等他吃些林泉之苦。正要生发摆布他，恰好新到一位县尊，极是怜才下士。殷太史与众人就再三推毂，说：『敝县有才之士，止得一人，姓某名某，一向避迹入山，不肯出来谒见当事。此兄不但才高，兼有硕行，与治弟偶相处，极肯输诚砥砺。自他去后，使我辈鄙吝日增，聪明日减。可惜不在城中，若在城中，老父母得此一人，就可以食「怜才下士」之报。』

县尊闻之，甚是踊跃，要差人赍了名帖，下乡去物色他。众人道：『此兄高尚之心，已成了膏肓痼疾，不是弓旌召得来的。须效晋文公取士之法，毕竟要焚山烈泽，才弄得介子推出来。治弟辈正有此意，要借老父母的威灵，且从小处做起，先要如此如此。他出来就罢，若不出来，再去如此如此。直到第三次上，才好把辣手放出来。先使他受些小屈，然后大伸，这才是个万安之法。』县尊听了，一一依从，所以签他做了柜头，差人前去呼唤。明知不来，要使他蹭蹬，起头先破几分钱钞，省得受用太过，动以贫贱骄人。第二次差人打劫，料他穷到极处，必想入城，还怕有几分不稳，所以分付打劫之人，丢下几件赃物，预先埋伏了祸根，好等后来发作。谁想他依旧倔强，不肯出来，所以等到如今，才下这番辣手。料他到了此时，决难摆脱，少不得随票入城。

据众人的意思，还要哄到城中，弄几个轻薄少年立在路口，等呆叟经过之时，叫他几声『冯妇』，使他惭愧不过，才肯回头。独有殷太史一位不肯，说：『要逼他转来，毕竟得个两全之法，既要遂我们密迹之

意，又要成就他高尚之心；趁他未到的时节，先在半村半郭之间，寻下一块基址，替他盖几间茅屋，置几亩腴田。有了安身立命之场，他自然不想再去。我们为朋友之心，方才有个着落。不然，今日这番举动，真可谓之虚构了。』众人听见，都道他虑得极妥。

县尊知道有此盛举，不肯把『倡义』二字让与别人，预先捐俸若干，送到殷太史处，听他设施。所以这座庄房与买田置产之费，共计千金。三股之内，县尊出了一股，殷太史出了一股；其余一股，乃众人均出。不但宴会宾客之所、安顿妻孥之处，替他位置得宜，不落寻常窠臼；连养牛畜豕之地，鸡栖犬宿之场，都造得现现成成，不消费半毫气力。起先那两位异人、三桩诧异，亦非无故而然，都是他们做定的圈套，特地叫人送上门来，使他见了，先把大惊变为小惊，然后到相见的时节，说了情由，再把小喜变为大喜。连县尊这一拜，也是在他未到之先就商榷定了的。要等他一到城外，就使人相闻，好等县尊出来枉顾，以作下交之始。

呆叟在穷愁落寞之中，颠沛流离之际，忽然闻了此说，你道惊也不惊？喜也不喜？感激众人不感激众人？当夜开怀畅饮，醉舞狂歌，直吃到天明才散。

呆叟把山中的家小与牛羊犬豕之类，一齐搬入新居，同享现成之福。从此以后，不但殷太史乐于闻过，时时往拜昌言；诸大老喜得高朋，刻刻来承麈教；连那位礼贤下士的令尹，凡有疑难不决之事，推敲未定之诗，不是出郭相商，就是走书致讯。呆叟感他『国土』之遇，亦以『国土』报之。凡有事关民社、迹系

声名者，真所謂『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』殷太史还说声气虽通，终有一城之隔，不便往来；又在他庄房之侧，买了一所民居，改为别业。把『闻过楼』的匾额，叫人移出城来，钉在别业之中一座书楼之上，求他朝夕相规，不时劝诫。

这一部小说的楼名，俱从本人起见，独此一楼，不属顾而属殷，议之者以为旁出，殊不知作者原有深心。当今之世，如顾呆叟之恬澹寡营，与朋友交而能以切磋自效者，虽然不多，一百个之中，或者还有两个。至于处富贵而不骄，闻忠言而善纳，始终为友，不以疏远易其情、贫老变其志者，百千万亿之中，正好寻不出这一位！只因作书之旨，不在主而在客，所以命名之义，不属顾而属殷。要使观者味此，知非言过之难，而闻过之难也。觉世裨官之小说，大率类此。其能见取于人，不致作覆瓿抹桌之具者，赖有此耳！

评：

诸公既遂呆叟之高，又使之不迁其迹，诚一时盛举。叙养士之功者，必以太史为最，县令次之，诸大老又次之。以求田问舍之资，合诸老所出者，仅得三分之一，而两公之力居多也。予谓此番捐助，不亏太史，不亏县令，独独亏了诸公，为呆叟者，不可不知感激。何也？太史善于闻过，县令工于谋野，其取偿于呆叟者，不啻什百，岂止三分之一而已哉？其余诸老，既乏闻过之虚衷，又无谋野之实意，不过于高谈阔论之时，增一酒朋诗客而已。所以出一分，失一分；助一股，折一股。俗语云『施

恩不望报』，惟诸老能之。若太史、县令二公，皆居奇射利之尤者也，然又不得不谓之『仗义』。可见名实兼收之事，惟礼贤下士一节，足以资之；较积德于冥冥之中，俾后世子孙食其报者，尚有迟早賒现之别耳！